

# 二度梅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956B



第一回 十回

第二回 十回

第三回 十回

第四回 十回

第五回 十回

第六回 十回

第七回 十回

第八回 十回

第九回 十回

第十回 十回

第十一回 十回

第十二回 十回

第十三回 十回

第十四回 十回

第十五回 十回

第十六回 十回

第十七回 十回

第十八回 十回

一二度梅譜

# 度

# 梅全傳

## 目錄

- 老忠良衙齋自歎
- 聞王命忠良訓子
- 衆黎民哭留青天
- 梅公路途逢頭接
- 謁東閣險遭不測
- 天子命朝臣慶賀
- 奸臣暗施巧計謀
- 假傳旨捉拿全家
- 假欵差唬詐財寶
- 梅公子儀徵投岳父
- 哭窮途公子捐生
- 扮書童暫時避難
- 賞梅花陡思請年

# 第廿五



大案... 聖天子欽召梅公  
為陞遷語命勸夫  
賢縣主慰勞赤子  
見奢華規戒來人  
拜都院誤觸良朋  
盧杞黃黃嵩陪賓  
忠臣反受行刑罪  
透真情放脫母子  
陳府尹受驚囑託  
侯知縣罪加假東床  
救顯危禪僧仗義  
識年伯暗裏悲傷  
降風雨忽想雲遊

第十三回

拜求神聖因留父

上天垂象念孤兒

第十四回

梅開二度乃千秋佳話

花園聯詩實萬載奇逢

第十五回

眼識英雄憐友念故交

心結絲繆情舊道好變

第十六回

選民女百姓驚惶

認兄妹家痛痛聚

第十七回

程程途民夫怨復

到重台兄妹沾襟

第十八回

雁門關夫妻聚別

蘇武廟主操傷心

第十九回

落雁崖烈女殉節

大蒙羅祖劍賊佳人

第二十回

真容投落飛崖下

假扮貴人和番節

第二十一回

昭君顯靈送真節

雲英絳香逢香元

第二十二回

撞巡更梅在破姓

遇門生馮公荐友

第二十三回

路傍無人春生救水

漁人有緣玉勒聯姻

第二十四回

江公驚色拾玉姐

蒙漁發怒罵江魁

第二十五回

陳春生當朝陳狀

軍門門前問陳春

第二十六回

漁婆被曉透出消息

軍門傑才收留東床

第二十七回

軍台贈銀陡然得病

書房吟句巧露衷腸

第二十八回

昭君送杏元聯姻

鄒公同府知根由

第二十九回

穆榮會試游泮水

春生赴考上長安

第三十回

蒙舉子午呵嚙奸

兩奸賊法場受刑

大家封贈慶團圓



217829



梅魁

香山

香池和尚

陳東初



梅夫人

陳春生

梅良玉

梅



陳杏元

周玉姐

郝云英



# 二度梅全傳

## 第一回 老忠良衝齋自嘆 聖天子欽召梅公

離了朝官位兒 跳出是非窩兒 渣閒老人家  
 心兒消磨了豪傑性兒 尋一塊無人地兒  
 做幾間矮房兒 打幾扇窗兒 種幾株樹兒  
 山上有草牧羊兒 池塘有水養魚兒 到春  
 來賞花兒 到夏來乘涼兒 到秋來觀菊兒  
 到冬來踏雪兒 一年四季收些五穀雜糧兒  
 做幾盞酒兒 殺一隻雞兒 烹幾尾魚兒 請  
 幾位知心的老兒 猜拳行令兒 謳歌唱曲兒  
 只吃到三更月兒 懷中抱子兒 脚下睡  
 妻兒 這才是无憂无慮 快活逍遙一個老頭  
 自古高風重大儒 忠君愛國費躊躇 身至諫  
 填心輸政 豈知天意不能除 奸邪反作君心  
 腹 忠良頸血濺當衢 文明日盛消羣黨 方

二度梅 第一回

### 顯男兒是丈夫

話說這部奇書。出在大唐肅宗年間。江西常州府。有一清廉正直之臣。這位老爺。姓梅名魁。字伯高。夫人邱氏。所生只一位公子。諱賢字良玉。自幼與侯登結親。因各為官出仕。故爾未娶。單冒梅魁乃科甲出身。初任特授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榮任十餘年。為官清正。只吃民間一杯水。不要百姓半文錢。常聞得慮杞為相。信用奸邪。俱用錫錢寶玩。結交權黨。都是剝削小民。席捲地皮之輩。但逢如意。即陞轉得快。不上幾年。可任至極品。一切清廉正直之臣。又不能陞遷。他還要尋出事來拿問他。可憐把些忠良。眨的眨。殺的殺。不知害了多少官的性命。這梅公子。幸喜他還有那故舊同年。有幾個在朝。做了大位。故此才得做幾年官。不。是同年之力。不知怎麼結局。你說這幾位同年是誰。一個是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氏。姓陳名日昇。字東初。官居吏部尚書。一個是淮安府山陽人氏。姓馮名樂天。字度修。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個是河南開封府考城縣人氏。姓黨名進。字懋修。官居翰林。大舉士。一個是山東兗州府濟寧人氏。姓唐名禮齊。字爾修。官居詹事

一

府正詹事。這幾位朋友。都是梅公的年兄。刎頸之交。故在京中照應。是以盧杞不能下手害他。梅公平日無事。常對夫人說道。這幾人登科發甲。與皇家出力。爲官必須愛惜黎民。報皇家知遇之恩。若逢迎上司。謀幹遷擢者。必要金銀珠寶。古玩好物。才能高陞。你想若要如此進獻權黨。至少也得千萬金。方能充裕。我想一個讀書之人。十年寒苦。磨穿鉄硯。那有如此財寶。若要進獻當道。必須剝削小民脂膏。都爲己有。纔得榮陞捷徑。下民易虐。上蒼難欺。我這頂紗帽。也是十年苦得來的。又蒙皇上天恩。祖宗福庇。在此化民。以正人倫之事。豈能效尋常官。用珠寶去饋送上司。並那當道的。貴。貴乃覆天之禍。在此爲官。做一日官。治一日民。雖一日忠。若不做官時。回家同老妻兒子。守看幾畝薄產。樂於林下。也是人生在世一場。要我梅魁結交上司。送饋權黨。打幹陞遷。斷不做沒天良。喪天害理的事。且自安天由命而已。忽一日沒事。梅公與夫人閒坐談道。光陰似箭。在此任上。已有十多年了。此日正陽暎。喜得渡事。後日又是夫人的壽誕。我想備兩盤餚菜。與夫人上壽。夫人道。年年老爺上壽。難爲你了。

於是梅公即吩咐院子。傳出去。叫值日買辦買菜。院子答應道曉得。即將買菜單子。交與買辦。不多時買辦將菜送進宅門上。你道是些什麼東西原來是兩把菠菜。八塊豆腐。劬半猪肉。兩斤水酒。家人送進廚房備辦不提。再說梅公叫家人。請公子與夫人上壽。公子聽得。即起身來。整頓衣冠。叫書童鎖了書房門。一路走進內堂。只見老夫人對坐談心公子說道。爹爹母親在上。孩兒拜揖。梅公與夫人說道。我兒坐了。梅公道。今日衙中無事。後日又是你母親壽誕。叫你來把盞上壽。公子道。孩兒知道。不多一會。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兩碗猪肉。兩碗菠菜豆腐。三雙杯筷。安了坐位。梅公與夫人上坐。公子傍坐。梅公與夫人說道。我兒也算晚景有靠。但此酒席。雖不豐美。孩兒禮節不差。後來必成大用。自古道。爲師誇徒。必不是好師。爲父誇子。必不是好父。只是我爲父的。不是那不才之父。你爲子的。胸中之才。這一向不會與你講論。你把平日所習的經書。細呈一篇。與爲父的看看。夫人對梅公笑道。孩兒讀書。原以功名爲念。一朝脫白挂綠。纔你的書香。還有什麼講究。梅公道。你乃婦人家見識。那知世間道理。聖人

袁。正則守經。亂則從權。如今聖上被奸臣壙把蒙混。總不能進朝見駕。倘若陞金階。而奏。除奸保忠。將盧祀一黨奸賊。啓奏龍顏。若聖上准奏。將盧祀一黨。斬盡殺絕。若不准奏。下官必定遭其害。即斬首示衆。我亦含笑於九泉。縱死亦瞑目。留得一個好名。傳於後世。一不負皇上忠心未報。二則生于盛世。千載難逢。那時我梅魁。亦能見祖宗。方稱我志氣也。下官說孩兒。无非看他心跡如何。倘若名登金榜。那班狐羣狗黨。橫行朝中。恐此子效尤。與那不成才。結交權黨。勢壓班僚。喪名失節的事。豈不辱我一門清白。且辱祖先。被人唾罵。讀幾行詩書。倒不如隱姓埋名。樂守田園。以爲正理。夫人道。老爺教訓孩兒。甚是有理。夫妻閑談了些家常之話。漸漸日色沈西。席散各歸寢室不提。却說第三日。梅公洗臉已畢。正要打點坐堂理事。忽聽得宅門上打點稟事。不多一會。只見管門家人稟道。外面有報子二名。說老爺奉旨納陞。要求見領賞。梅公沈吟。叫他帶進來。家人回轉。即帶進那二名。手執報紙跪稟道。小的們是吏部衙門報子。報老爺高陞極品。梅公聞言。哈哈大笑。你們起來。有話問你只是我老爺雖是科

甲。在此做了十數年窮官。雖是窮官。從不受民財。又不徇那紳衿情面。或沒人在京謀幹陞遷。亦沒得珠寶打點上司。因何報我陞遷。莫非你等報差了。我想並沒有此事。報子復又跪下稟道。小的們怎敢誣報。現有皇上聖諭在此。請老爺觀閱。不知是那一位老爺保舉此事。皇上天恩。特陞老爺吏部都給事。梅公有了上諭。見面上寫道。朕諫陳日昇知悉。卿可行文與梅魁十三位知道。朕念爾等。久歷外任。治民有方。居官清勤。已屬陞之員。作速來京可也。因朕見梅魁有忠烈之志氣。着陞吏部都給事。餘者陞用可也。特諭。梅公看完上諭。又把報子一看。爾等外面伺候。自然有賞。入至後堂。夫人笑說道。恭喜老爺高陞。公子也來作揖道。恭喜爹爹內陞。梅公道。哎夫人。這也是命該如此。故有此上諭。夫人公子大驚道。老爺高陞。賴祖宗福庇。故才有這機遇。聖上才想着老爺。怎麼說命該如此。這話是怎麼說起。不知梅公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聞王命忠臣訓子  
爲陞遷誥命勸夫

詞曰：不喜皇都帝畿。只愛山野村居。說什麼綉戶珠璣。怎比俺茅舍竹籬。說什麼四馬駕車。

怎比俺藤床竹椅。說什麼玉佩金鞍。怎比俺

芒鞋草履。說什麼愛妾美妻。怎比俺稚子山

妻。說什麼珍饈美味。怎比俺麥飯黃齋。與

來時做首詩。畫的是海棠花蕊。愛的是紅蓮

出水。藕回頭菊綻東籬。又不覺寒梅雪裏

不管是和。見村童路半回。綠柳影內遊人

戲。紅杏村中飄酒旗。你爭名奪利求富貴

怎比俺水秀山青隱士居

詞曰：忙忙碌碌治黎民。忽聞玉命召登程。拋妻撇

子心耿直。猶將身首報君恩

話說梅公道。你那裏曉得內中之事。且打發報子去

子。回來再與你們講。梅公走進臥房。將分金稱幾兩。

又稱了三星。遂將紅紙包好。拿在手中。走到前廳。遂

吩咐把報子傳來。家人答應。即便把報子傳進。梅公道

。我却是一個窮官。有勞你二人遠來報我。這是俸金銀

四兩。送與你二人。只是輕微得緊。這是三星爲你二人

一飯之需。報子跪下稟道。小的怎敢領老爺之賞。只是

老爺有好親眷。寫幾十家。與小的報報。與領老爺賞一

樣。梅公道。我一個寒儒。怎麼有好親眷。縱有幾家。都

是守田園。樂山水的鄉農。怎好勞你去報。還是不去的

好。報子見梅公正直。不敢多言。只得磕頭謝了賞。此

時出了衙門。去到別家不題。梅公回到後堂。吩咐備酒

。仍如昨日一樣。不要過費。家人答應曉得。梅公對夫

人說道。我與你母子三人今日分別。不知可有相會日子

了。夫人道。老爺這話。怎麼講起。進京少不得我與你

孩兒同一路而行。那有分別之理。梅公道你與孩兒。不

可隨我進京。可收拾回轉常州。一來你母子也歸故土。

二來家中還有幾畝田地。足可供孩兒與你養活之用。你

若隨我進京則不可。我一進京。到任之後。就要將奏盧

杞黃蒿。這一般好賊。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恨不得咬

他的肉。粉骨碎身。方泄我恨。今蒙聖主擢用之恩。敢不

盡忠於國。我眼中豈容得這一般狐羣狗黨。我就將此性

命拚了。有何含怨。若我刑斬之後。你母子在京中慮杞

那賊。怎肯放你們。他必要斬草除根。可不絕了我梅門

之後。你們在常州。一聞什麼吉凶了。還可改名換姓。

以躲避。待孩兒日後。可以立身於廊廟。那時見機而行

· 藉的衆年伯叔。一同參奏。豈不是個長遠之見。卽不能出仕皇家。亦可以耕種田園。存身於後世。必要隨我進京。做什麼。夫人道。我母子們不到京。也罷。只是你在京都任上。何人服侍。况老爺年邁。冷煖飢寒。誰人照顧。梅公道。只此中一言。足感夫人盛情。一到京城。必與奸賊見個高低。若是聖上准了我的本章。削除奸黨那時再着人來接夫人孩兒。到我任所不遲。正在說話之間。那宅門的家人稟道。合城衆鄉紳來恭喜老爺高陞。都在迎賓館。老爺還是會。還是不會。梅公道。平日我從不會客。今日他們既來。我也會他們一會。家人答應是。正走出。梅公道且待與我吩咐禮房。填寫官衙帖子。備辦伺候拜謝。凡有送禮之人。一概拿我名帖應謝。於是梅公穿了補服。一齊上前迎接。說道恭喜老爺。得台珥之權。真乃國家禎祥之兆也。梅公謙遜了。回。於是各分賓主坐下。衆紳士道。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實曠世之幸也。聞老父母都諫之遷。又出自上。意將來必至三公之位治弟等子姪。他日後必出于門下矣。梅公道。豈敢。只是弟在此爲官。却沒有徇情等弊。既蒙天子之恩。豈能不忠於國削除朝中奸黨。諸位先生

獎譽真有愧耳。不說梅公與鄉紳敘話。再說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細軟等物。便對公子說道我兒你父親執意要與皇家削除奸黨。只是滅門之禍不遠。公子道。母親所慮正是。但爹爹並不以生死爲念。只要做一代名臣。故爾捐軀爲國。也是人臣之道。正說之間。梅公送紳士去了。回轉宅門。脫了補服。只見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便暗暗點頭无非世人名利攸關。故此一世奔勞。只見夫人公子在內堂講敘。苦言。便走進內堂說道。夫人你與孩兒低言俏語。說的是什麼事。夫人道。我與孩兒。在此說老爺進京之事。孩兒說道。這也是人臣之道也。梅公道。夫人又相了一相公子。把手拈着一部長鬚。便哈哈大笑道。好好一個人臣之道。夫人我孩兒將來。竟有下官之風。非是弗不肖之輩。只此一言。足見他的收梢結果了。下官今日卽頸血濺地。也沒身後之慮了。便攜了夫人之手。又叫公子道。我兒也進來。同到內堂。梅公叫丫環把箱櫃拜匣。一概取來。親自用鑰匙。一開了箱子等件。與夫人同公子一同檢點。只見其衣衫裙袄把宮衣圓領數件。其餘不過是布衣市服。別無他用。又。拜匣開了。內中只有俸金三百兩。並無金珠玉器。梅公

將俸銀五十兩。餘下並箱籠等物。總交與夫人。便說道。老夫做了十餘年官。只此而已。你與孩兒。即便收拾動身到常州。我已吩咐備下船隻伺候。惟于明日開行。梅公話畢。又叫執事人進來。吩咐道。明日送公子夫人回鄉。後日辭行。拜上司各位大老爺。與閩城鄉紳。只候署迎老爺一到。我交代了。即便起行。爾等準備小轎一乘。騾子二匹。供我路上長行足矣。書吏出外備辦不提。且說這梅老爺又傳衆衙役。並三班六房書吏人等。齊集後堂。於是衆人同到後堂。參見梅公。分班站立兩旁。梅公見衙役人等。一個不少。便開言道。爾等俱是我署中衙役人等麼。衆人一齊稟道是。梅公道。本縣奉命進京。爾等心中以我何如。衆人道。老爺榮任高陞。真乃加官進爵。衣紫腰金之先兆也。梅公道。我在此做了十數年官。却也沒甚艱難。你們只是弊竇。卻要清除。本縣去後。各要遵守條約。不得仍踵前轍。有礙本官之職守。本官有玷官箴。爾等豈能逃于法網之外。必帶累於父母。自古道。忠君孝親。此爲人一世之名節也。爾等自後。以忠孝爲心。自有上天昭察。還報兒孫。近在自身。衆人道。小的們謹領老爺的明訓。磕了頭辭出

。梅公起身。欲向後去。只見宅門上稟道。有各位上司大老爺。差人來恭喜老爺。還有書字。面交。梅公道。外面有多少人。家人道。是閩省以及同寅諸位老爺的家人。俱在外面伺候。要見老爺。有書繳稟。因見老爺吩咐衆衙役。故前不敢進來。梅公道。你與我回復各位老爺的管家。說書信不消看得。叫他們回去。多多拜上你主人。說我改日拜謝辭行。再者我到京中之後。少不得忠則忠。奸則奸。都自然呈帝之前。聽從他上意罷了。要書做什麼。家人答應出外。照梅公分付之話。同那些管家說了。各人滿臉羞愧。即拱手而散。列位你說只些合省鄉紳。各位上司。爲何竟着人來恭喜梅公。這是什麼意思。无非見皇上親點內陞。不知怎麼恩寵。那來送的書信。无非要梅公在京。替他們照應。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梅公早已看破。俱一概回絕。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見。他自然回轉一一告稟他的本官。那些上司。也少不得担些鬼胎在心中。免不得又寫信進京。與那些奸賊不題再說梅公已開發那些上司的家人去了。便帶着笑說道。如今世上。真真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權。自歎進內宦。見夫人與公子。俱各收拾停當。夫人見梅公便問道。老

爺方才與何人說話。梅公道。下官方才傳衙役。教訓一番。正要到後堂與夫人饋行。不得那些沒廉恥的上司。俱家人來恭喜。拿些書信來。託下官。你想我平日要去見他們。可輕易一見。我方才笑的。是丈夫一日沒權之故耳。夫人道。老爺你怎麼樣耳。梅公道。他們的書信。便原封帶回。一概改日拜謝。夫人你說。好笑不好笑。夫妻正說話之間。家人稟道。酒已齊備。梅公吩咐。喚公子飲酒。三人入座。梅公便向夫人說。你母子同鄉。自立門戶。勤耕苦讀。且勿以我在京爲念。日日教訓孩兒。不可遊蕩。以致有那些不時的書信。入在那鄉府州縣各衙門中。你知我今日謹慎。況且我年登五十。官居多年。未有片紙隻字。出人公庭。汝等回家。不可壞我的名聲。夫人道。這個自然。遵老爺教。只是老爺在京做官。也要見機而行。凡事可忍則忍。不可做性。自古道三思而行。方不愧男子之大統。至于盧黃等輩。只可推三分呆處。不可做性要緊。望老爺察之。梅公聽得此言。不覺鬚眉直豎。拍案叫道。夫人你說那里話來。我恨不得即刻到京。把這一黨奸賊。親手碎戮其尸。食其肉而寢其皮。怎麼還要三思而後行。我常與夫人說過

恨不得一時見駕。今乃天從人愿。聖天子恩重如山。以知縣之微員。而擺廳科諫。怎能再受。俺這方劍在手。盡在羣奸頸上。怒氣冲冲。把靈筋一推道。明日夫人回鄉。也該早早安寢。吩咐家人。把酒席散了。好生收拾。小心火燭。梅公與夫人進房安寢。公子回到書房。看書僮收拾琴劍書籍等件。忙忙碌碌。不覺更深。方纔就寢。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梅公與夫人起來梳洗。公子來至臥房請安。夫人道。我兒今日如何起來。只等早。公子道。今日乃是母親壽誕。孩兒特來拜壽。梅公道。今日是夫人生辰。我卻忘記了。吩咐家人備辦香燭。伺候。於是梅公與夫人行過禮後。公子也拜過壽。家人又叩過了頭。大人拜家神祖先事畢。然後就擺下小菜碟子。梅公與夫人用過。家人打發行李上船。夫人公子用畢早飯。又拜辭了官署裏面神祇。又與梅公拜別。公子也過來拜別爹爹。夫人又說了幾句叮嚀道。老爺一路要保重身體。寒着衣。飢進食。說不盡家常話。家人又來拜辭梅公。夫人問道。老爺帶幾個家人進京服侍。梅公道。我不用多人。只用梅白隨我進京。其餘都隨夫人回家。正說之間。只聽得署外有千百人聲喧嚷。梅

公與夫人的公子。並合署家人。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黎民哭留青天 賢縣主慰勞赤子

詞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湘榮處生靈。茅屋兒

不用高和犬。愛清閒豈在繁華。紙糊窗紗

樹榻挂一幅丹青畫。插幾枝得意花。自燒香

童子養茶。

詩曰：黎民聞知賢縣陞。樂輾赴轉淚盈盈。只因正

直無枉曲。纔得芳名滿道稱。

話說梅公與夫人。忽聽得堂上喧嚷。不知所為何事

。正在驚惶之際。只見宅門上眾人稟道。外面書吏要見

老爺。梅公道。夫人請進後堂。吩咐傳他進來。即刻書

吏進來叩見。梅公問道。方才大堂上面。是何人喧嚷。

書吏道。小的們為這件事。稟明老爺的。是衆百姓聞知

老爺高陞。他們把城門都閉了。罷了市。要留老爺在此

。梅公聽了道。原來是這個原故。你們出去說。叫他們

不要喧嚷。本縣即刻陞堂。有話吩咐。書吏答應出來。

對百姓說知。就不嘈嚷了。梅公與夫人公子道。衆百姓

同心。也是難得的。夫人道。只都是平日愛民。不愛民

何致有此今日。萬民感戴。這也是為官難得的。梅公道

。你們且慢下船。等我把百姓打發去了。方可出城。如

今城門已閉。怎麼去得。話畢。吩咐打點坐堂。衆百姓

聽見聲響。一齊跪下。煖閣一開。梅公坐堂道。爾等衆

百姓。有年紀大的上來。本縣有話問你。內中有幾個為

頭的。就在煖閣傍邊跪稟道。小的們受老爺天恩。沒齒

也不能忘。只是老爺在此做了官。果真是夜不閉戶。路

不拾遺。強民化為善良。奸詐不敢生風。倚勢鄉宦之家

。老爺一體都治。除強扶弱。不避權貴。不愛民財。但

凡整理輕重事件。虛衷詢問。再沒暴燥極刑之苦。衙門

諸色人等。不敢倚勢凌人。徵收錢糧。除絕弊病。真小

民等世世之父母也。今聞老爺高陞。只是小民等懇求都

堂。與諸位大老爺。保留老爺。以陞任之銜。留在此地

。小民等值願供給薪水之費。若是老爺一定進京見駕。

小民等也寫一民本。隨後進京。呈於聖駕前。要留老爺

在此為官。梅公笑道。衆位賢百姓請坐。爾等真心真意

。苦留本縣。至于陞。出自上意。爾等各宜安分。本

不宜暴謀。本縣在此為官。不過與皇上出力。忠心報國

。



傳法。化奸爲良。這些是爲官當爲之事。爾等百姓。當以祭祀孝弟爲先。本縣離任所之時。必有新官到此交代。本縣自然囑託。以愛爾等衆百姓就是。衆百聽得梅公真意要進京。便一齊跪下道。老爺豈不知朝中奸相乎。穿官奪爵。似老爺這等正直清廉。未必容得那班小人之態度。倘若觸犯了奸相。必有不測之虞。老爺要知進退。與其受奸人之害。不如退歸林下。與夫人公子。在小民城縣居住。凡事不要老爺費心。都是小民的替老爺措辦如何。梅公道。衆位賢民所言。甚是有理。都是爲本縣忠言。只是聖命在身。皇上以本縣爲心腹。我焉敢不效犬馬之勞。皇恩重大。爾等豈不知麼。本縣勸爾等回家。教訓子孫敬重父母。爲兄要寬。爲弟要忍。總把忠信孝弟。時時教訓汝等子孫。且士農工商。以耕織爲本。本縣有一對聯。送諸位良民。以作遺愛之紀念。

對云：業可養身須着意 事非干己莫勞心

梅公吩咐已畢。衆百姓見梅公實意要去。便一齊大笑起來道。老爺要去。小民等情愿保老爺一同長行。如有料用等件。小民等一一奉敬。但不能讓老爺獨自進

京。梅公道。爾等小民。不是要本縣揚顯于親。反是要本縣揚名聲。但爾等賢民。俱是真心。可念本縣忠于君。愛于民。故有保留之意。朝中盧賊開知。窺本縣買囑民心。違悖聖旨。萬一啓奏一本。說我要買民心。藐視皇上。不趨朝覲。皇上一怒。我就死無葬身之地矣。衆賢民若讓本縣進京。朝覲龍顏。就有殺身之禍。也得揚名于後世。足感爾等愛我梅魁顯揚之名。梅本說到此處。衆人啼哭道。老爺所論極是。小民等怎敢陷老爺于不義。但老爺去後。再沒有似老爺這般清廉正直无私的青天。這是小民等无福。趁早晚被老爺榮陞。只辦得清香跪送。散長生牌位供奉。如同見老爺一般。梅公道。生受你的厚恩。文從新吩咐一番好話。於是衆百姓方才起身。悲哀而去。梅公含淚。退入後堂。夫人公子。方纔拜別。兩下各自含淚。夫人公子上轎登舟。衆人一同常州。這且不表。單言梅公在衙內。與那蒼頭梅白。收拾行李。且自安寢。又傳值日。衙役進署。安宿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梅公吩咐打轎。傳聽事書吏。各用名帖往拜上司與鄉紳老爺拜辭。書吏伺稟。俱已伺候。梅公上轎。出衙拜客。非止一日。那日新官已到。

梅公即便交代了倉庫了。城池案卷等件。一來是梅公內  
隨新官。不敢刁難。二來梅公並沒私弊。因此不費艱難  
。三五日一概交清。交盤之後。到第三日起程進京。衆  
百姓已備下萬民衣傘等物件。送與梅公。跪下滿街百姓  
。好不熱鬧。只見家家戶戶。點燭燒香。都寫着長生牌  
位。衆百姓將萬民獻着。萬民傘撐着。梅公正走。衆百  
姓不捨。都擁送。城隍廟裏廟僧。迎接梅公進廟。拈香  
拜神。已畢。衆百姓把萬民衣與梅公穿上。又將靴子換  
了。將酒敬過三杯。百姓們叩首哭泣。甚是悲哀。梅公  
道。衆賢百姓請起。待本縣這裏拜別辭行了。衆百姓遂  
拜於地下道。拆毀下民。梅公方才上轎出城。梅公自己  
將行李收拾停當。往十里長亭等候。只見那合城上司鄉  
紳。俱在那裏送行。又見那些百姓。辦席如山。都是餞  
行之人不多時梅公到。衆百姓迎下亭來。梅公望見。遠  
遠下轎。在道傍一躬到地道。卑職有多大職分。怎敢驚  
動列位大人。並諸位老先生。衆上司一齊上前。扯住了  
梅公的手道。老先生榮任。弟等當爲老先生餞送。何說  
驚動。於是擁上亭中。梅公不得已。勉強飲三杯。又說  
了多少盡孝附勢的話。方纔起身。梅公俱已一一拜謝。

又見開城鄉紳。也恭敬三杯散去。然後衆百姓都一齊叩  
拜。也捧靈票敬奉三杯。梅公道。衆百姓請起。本縣領  
爾盛情就是了。梅公見衆百姓叩拜於郊外之地。只得也  
領三杯。說道怎忍與爾等分別。無奈聖命在身。故不得  
已而去。爾等回家。各宜敬父母。勤習本分。以耕讀爲  
事。不可閑蕩奢華。百姓道。敢不遵老爺的金諭。梅公  
方纔洒淚。與衆百姓分別。有詩云。

依依東魯十餘秋 心正民淳倚邑侯

恨無替得端方宰 辜負賢民爲我留

不言衆百姓各自分別回家。單言梅公與梅白。主僕  
二人。若是別個。便見悽慘。梅公平日生性好靜。就是  
在任所。做十數年官的時節。那一日不是早起晚眠。那  
一日在路趨行。見前來了四匹牲口。上騎着四個大漢  
。那穿的是公服色。迎着梅公轎子。離不多遠。只見那  
大漢問道。老爺請問一聲。老爺從那裏來。梅公道。我  
們是山東來的。那四個人一齊跳下牲口來。又問道。爺  
們可知省城梅大老爺可有動身否。梅公道。是那個梅大  
老爺。那人道。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內陞吏部都給事。  
梅白道。這不是梅大老爺麼。那四個人就把牲口拴在路旁

樹下地裡尋尋向。叫喚子且住者。俺們有話與老爺。當時轎夫將轎子住下。那四人在轎子前跪下叩稟道。小的們本衙內衙役。叩見大老爺。梅公道。你們是吏部衙門差役。來迎接的麼。四人一齊跪下道。是。這途中

无事。爾等與我找一間僻靜房子。我有細話問你。不可擾亂。四伏叩頭答應是。站起身來。在樹下解了牲口。正要前街。梅公又叫住下。分付道。你等不可大驚小怪。曉開店之家。與人容應道。小的們曉得。方上牲口。

找尋了下一。轎夫踏了梅公。往前裏去。看轎子。只見頭接的衙役。又迎著稟道。啓稟老爺。房子已經尋下。梅公道。爾等領着轎夫。回到房裏去。於是梅公下轎。頭役領道。一直引進裏面。梅公抬頭一看。只見當中三間小廳。又見兩傍掛下金堂交椅。中間設了公坐。筆親判杖錢筒。一概俱全。梅公看了。又待後走。

轉過屏門。又是二間書房。已設床帳交椅。俱已停當。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梅公在內安息。只見店中服侍

之次。送進洗臉水來。梅公接了。與梅公淨臉。又送上

一壺茶。少頃捧了杯碟。燈籠等物來。梅公點燭。安放

坐。梅公次連吩咐道。下次不消過。只喜淡麻省儉。

不喜美味佳餚。衆衙役答應得。梅公飲酒之間。叫道。你們是吏部衙門差役。來迎接的麼。有什麼話問他們。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梅公路途逢頭接 見奢毒警戒來人

詞云：一日首政事。人生不自由。怕貧休浪蕩。愛

富莫閒遊。好事終成盡。勤耕必無慮。要得

身富貴。惟向苦中求。詩曰：勤主政務懶逢迎。規戒從人莫浪名。自古男

兒當節儉。自然家道有餘盈。話說梅公飲酒之間。向那四個衙役道。你等一向何

候前任的官。自然是曉得朝中的政事。目下首相盧杞。禮部黃臺。那一班不存國體的奸黨。如今是怎麼樣。作為

爾等細細說來。衆人稟道。盧太爺是皇上恩寵。禮部

黃臺。倚太師的勢。真正是人入害怕。個個欽遵。在朝中之官。無不趨奉。今老爺榮擢進京。也須要姪結交老

師。而禮部黃臺。亦要留心。這是不小的講稟。老爺。聽

效他牠們結交趨奉不成。我今進京。偏不奉承他們。看牠們怎樣。若那時惱了我性兒。只怕這一塊的好處不能安枕。越想越惱。姑起身來分咐收了罷。爾等早去睡了。明日早晨伺候。衆人答應道是。各自安寢。次早梅公洗臉已畢。只見店家送茶。獻茶已畢。即便擺下酒席。伏侍梅公。梅公道。前日吩咐爾等。不喜美味佳餚。又爲何如此過費。於是梅公用過飯菜。起身閑步。只見壁上挂的伯叔齊。餓於曾陽山下的畫圖。不意觸了忠臣之念。卻見有筆硯在此硬隨手拈起簫來。在那畫邊上題了四句詩道。

昆仲當年餓首陽

至今留得姓名香

若教叔季存今世

豈忍羣奸立廟堂

梅公把筆丟下。見梅白裏道。轎夫在外伺候已久。

梅公稱謝了店主。上轎起身。數里之路。遙望前面頭接

的人役。同着衙門諸色人等。一齊上前。迎接大老爺

。梅公吩咐爾等。在公館伺候。於是衆衙役在公館伺候

。不題。且說頭接四人與梅公行不數里。進了都城。只

奔公館安。頓了行李。梅公然後傳書吏進來說道。衙門

儀注。爾等照常辦事。不可失錯。書吏衙答應是梅公道

。我已擇定五日後上任。即去禮部衙門掛號。明朝上朝。書吏

回稟道。四處衙門俱沒統屬。只有兵部衙門。要用紅綠紙

札。梅公道。一概不許用。書吏叩頭。出了公館。梅公

傳頭接四人吩咐道。爾等途中辦事。勤謹妥當。你四人

輪流值日伺候。四人叩頭。謝了出來。好不歡喜。說道

今年運氣興望。新官到任。就點我四人做值日頭役。心

中十分歡喜。不在話下。且說梅公又傳買辦。只見外面

走進八個人來。一齊跪下稟道。小的們叩見大老爺。梅

公道。買辦如此多人。只用一人足矣。餘者各自回家。

爲農爲賈。豈不美哉。何必在衙中吃苦當差。衆答應是

。一齊叩謝。出外公議道。新官只用一人買辦。我們大

家公議一人。還是輪流當差。還是合衆公辦。衆人道。

還是接派。一齊出來。與衆公辦是了。茲且不題。覆說

梅公一宿晚景已過。次日五鼓上朝。來至午門。走入朝

房。見各同年兄。講些閑話。不一時鐘鼓齊鳴。聖駕臨

朝。文武百官。朝參已畢。各依班次。立于兩旁。梅公

又在品級台前跪伏。口中奏道。臣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

縣。陞吏部都給事梅魁見駕。願吾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臣朽礪庸材。今蒙聖恩。不棄微賤。擢陞台垣。雖粉昆

碎骨。難報天恩於萬一。天子向梅魁道。卿是梅魁。得卿初進之時。滿腹經綸。故念卿久在東魯十餘年。今授卿爲直諫之職。方不愧濟世之才也。梅公又跪奏一番。謝恩退班。聖駕回宮。衆官各回府第。單言梅公回至公館。用過早飯。傳衙役打小轎。去見相府聽事。書更稟道。請老爺下轎。已是相府。梅公道。怎麼在此下轎。聽事書吏。不敢再稟。轎役只得抬進柵欄。梅公在轎內覷見那官廳內坐着無數的官員。俱是間安稟見的。又見兩傍柵欄下。馬牌前。轎馬紛紛不計其數。梅公吩咐把轎子抬進儀門正中。方才住轎。只見那相府儀門閉着。東角門外。坐着許多烏袍角帶的官員。見梅公的轎子。抬至儀門歇下。便喝道。你那邊是個什麼官。敢在儀門住轎。聽事差役。執着手本。搶一步稟道。這是新官吏部都給事梅老爺。來謁相府的。那官兒道。既是新官上任。爲什麼轎子抬進儀門正中。也不按個儀注。就來見相爺麼。又一官道。也罷念他是的外任新陞。不與他計較。你只那規禮加厚些。方得見俺們的相爺。聽事回稟啓老爺有相府門官索取規禮。方肯與老爺回稟。梅公道。規禮多少方能得見。書更稟道。常例的規矩。豈更轉關

。見相爺須得千金。門包最少得百兩。方可得見相爺。梅公便冷笑兩聲。說道有這等奇事。此時用手將轎簾推開。向那門上官兒。點了一點頭。你來我有話與你講。那門官當做是交門包與他。帶着笑臉。及至轎前。梅公道。請了。你與我通報你家相爺。我是新任吏部都給事梅魁。原任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特來謁見相爺。爾等若是容我見就見。若不容我見。我就不見。卻又何妨。爲什麼門包。還是奉旨的。還是你相爺的定例。我想到有兩句比語。調和蕭蕭三公府。魑魅魍魎勢利家。梅公吩咐將手本拿回。轎夫只得抬轎子。出了西柵欄。往都察院衙門。這也不題。再言門公與梅公搶白了一場。梅公竟自去了。衆人道。他既不知死活。我們照他的話。回稟相爺。進書房。見了禮部黃嵩陪。着盧杞在那裏開談門官站在身傍。盧杞便問是什麼帖兒。門官跪下稟道。是新任吏部都給事。梅魁的手本。盧杞接來。門官稟道這個官兒的話。所行的事。一些也不合儀注。盧杞道。他怎樣說的。門官就把不下轎。不送禮。丟下手本。把轎抬轉去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黃嵩在傍。只氣得眉毛直豎。心中說道。那有如此放肆。這等

大限的寬免。他竟不知利害若不早與他一個失儀注的罪兒。故違國典。必先誅此強囑的匹夫。以免日後唇舌。也不知盧杞怎樣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謁東閣險遭不測 拜都院誤觸良朋

詞曰：得歲月 延歲月 得歡悅 且歡悅 萬事謀

成總在天 何心勞若干萬劫 莫胆怯 放寬

心 金谷繁華眼底塵 淮陰功業鋒頭血 陶

潛羅醉菊花黃 范蠡湖邊蟹蟹等 時來頑鐵

有光輝 運速黃金無色 逍遙且讀聖人書

到此方知趣味別 粗衣淡飯是家常 養得

浮生一世拙

詩曰：耿耿端方古世多 轉心讓國出淮河 忠肝義

胆為都諫 不懼威嚴黃與盧

話說盧杞聽得黃嵩的言語哈哈大笑著門上人說。

他是個窮身那有規例。把帖存下。他是沒錢之故。門上

人見相爺不動怒。反帶笑着那帖子。只得走了出來與火

伴人說知。大家氣惱不提。單表盧杞向黃嵩道。此入大

才。老夫久已有心收攝他。些須小事可寬恕之。且慢慢的收其心。看他如何再作道理。不言盧杞黃嵩。再言梅公轎子到了都察院門首。聽審就將帖傳達內堂傳出話來。請會梅公下了轎走進大堂只見馮公同着陳公。詹事府陳公。翰林院黨公。俱一齊接至簷前。梅公上前行了禮。馮公挽住說道。年兄你好見外。何必行此禮。我早已知年兄來至我處。故此請了二位年兄。在此奉陪。挽住年兄一同走入後堂。各行了常禮。序齒分賓主坐。馮公陳公開言問道。年兄久住東魯。弟等刻刻思念。幸今日年兄內陸都給。可為歡慶。我等早晚得以領訓示矣。梅公道。弟與衆位年兄久別。欲觀尊顏。真難見面。今蒙聖恩。擢列台垣。得以領教。諸位年兄。真乃三生之幸也。馮公問道。年兄可曾去見相爺。梅公道。總在那里來的。有件事不好說與列位年兄知道。陳公道。是怎麼樣。梅公道。弟與列位年兄。俱是皇上的進士。做皇上官。治天下民。方才弟在那個相府中。有那一班不知羞恥的同那一羣狐黨的家入。不分邪正。我去見他的時節。那奸賊門上的家入。要什會規禮。又要什麼門包。須得千金。才能做裏。列位年兄。想弟可有千金送與他。被

搶白了一場。將手本丟下。卽到年兄這里來稟見。衆公俱一齊笑賀道。眞乃端方士也。年兄之作。爲弟等敬服。大家笑談了一番。馮公回轉問道。酒筵可會齊備否。家人道。俱已齊備。於是請梅公入席。梅公便辭道。弟少陪列位。馮公道。年兄弟聊備一席。與年兄洗塵。此三位年兄。特邀來陪年兄。何必又辭。衆公齊留道。我等許久闊別。借此談心。勿卻馮公之盛意。於是坐下。馮公道。請位年兄。同到小齋。方可暢敘。一齊同到書房。梅公見那席前。排的器皿。都是金玉之類。不消一時。家人將酒菜齊擺在席上。各自謙遜讓坐。梅公上座。其餘序齒而坐。酒上三巡。家人獻上菜來。不多時菜畢。言不盡珍饈。嘗不盡美味。梅公道。年兄爲何如此過豐。但弟平素。只煖衣飽食足矣。兄何以豐隆若是。弟不可當。馮公道。這是年兄羞辱弟之不恭也。今日无非便酒。奉請光顧。想列位年兄。必不他卻。梅公道。酒已數了。馮公吩咐撤去獻茶。不多一時又擺上素碟。年兄請各照席坐了。陳公道。梅年兄今日飲酒暢談。適才所敘年兄之疑難。不知拿夫人與年姪。幾時到都否。梅公道。家眷俱同常州。弟只帶一個老蒼頭。在身邊

伺候。不曉得年兄說。到是當日爲縣官。也還罷了。今日榮耀。乃弟之不幸也。故而家眷一概發回。馮公與黨公大驚道。年兄爲何出此不和之言。梅公道。弟在外任之時。久聞奸賊成黨。現今屈官直諫。豈容弄權之奸賊。誓必除之。陸公向梅公道。你如今欲忠。豈不知道這班的奸賊。俱是皇上恩寵的。你一時未必能除。不若耐性子。待這班奸賊。恩榮消滅。那時我等同參。這一班賊子。必誅無疑。豈不是兩全其美。梅公道。年兄所言雖是。但弟行止坐臥之中。沒一刻不思。怎能容忍。待後慢慢。與年兄同主莫大之功。以報聖恩。我心中必要朝廷清理。焉能遲緩。諸位年兄。不過是要身家性命而已。我除此奸賊。以免官民之害。倘或遭奸賊之手。難逃市曹之患。也盡爲臣之道。那時可念同胞。稍顧我梅氏門中之後。爲弟在九泉銘感矣。目下聞知廣東潮州府黃士鑽。賊兵作叛。屢屢搶劫庫中錢糧。以及過路經商之人。列位年兄。這可是虜賊之過。與他若不去黃士的總兵。怎得有此等猖狂。又聽得邊關。驍勇屢次與兵犯境。搶劫大兵。此亦是虜賊之過。他一本免了口外先帝賑濟的大。米胡人以大米爲珍貴一般。這一免。又加重

兵鎮壓自必有放槍之地步。依弟愚見。先斬了盧杞黃嵩。只一班奸賊。然後復了黃土鎮的總兵。着他招安舊日的營兵。關外原與胡人們賑濟。自然兩下不動干戈。而立見太平矣。馮公與衆公道。年兄所論最高。但皇上不以心腹相待。常把忠言當惡言。我你本章。聖上一見。必與盧賊同看。恩罪如此。怎奈他何。恐反爲不美。故此先人多事。只好聽天子施爲。不可強違上意。梅公聽了不能強違上意。只句話。便把臉一變。站起身來說道。好一個不能強違上意。怪道年兄們。身列百僚之上。无非是個蒙蔽容奸而已。先怪弟只守一畝。以致今日乃能陞遷。皆是不能迎合上意。故耳。衆年兄正合着兩句古語道。無端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梅公於是走出席來。一躬道。承列位年兄指送。我告辭了。衆人見梅公要一去。留不住。只得送了出來。梅公含笑道。好一個不能強違上意。送出堂。躬道。不敢勞列位大人遠送。僕注有礙。四位俱留住。打一恭。說還命了。衆人同轉書房。以後不可勸梅年兄。乃纔他有氣了。若要再勸。必要受他的呼叱。黨公道。梅年兄忠心耿耿。你我不諫。再有何人肯諫。自古道鐵性者可以同居。於是又重擺了杯檮。入席飲酒敘談。瑣且不言。單言梅公出了都察院

院的衙門。上轎回到公館。梅白接進。見梅公一臉怒氣。又不敢問。斟了一杯茶。送在梅公面前。老爺用茶。梅公將茶接來。將項下鬚鬚粘着。自言自語道。我既出仕。與皇家出力。決不負聖天子之深恩。好教我在九泉。見先皇于地下矣。我梅魁就是一門滅絕。也死有餘光。不辱繼守。替祖先增一個美名。梅白站立多時。方才問道。老爺今日拜盧相矣。可曾與老爺會否。梅公道。會與不會。也不題他。那相爺的惡僕。要規禮門包。方纔傳票。你想我那有千金之費。此時把個門官叫過來。叫來說了他一遍。將手本丟下。就到馮公察院衙門裏。不想他約了三四位同年。備了酒席。諸事也罷了。只是說話言語。不是忠臣正士之談。梅白又問道。老爺明日要拜閣城文武各位老爺。梅公道。特上任之後拜客。主僕二人閒談。不覺日已沈西。梅白點起蠟燭。梅公吩咐道。我今日不用晚飯。你自己吃罷。梅白答應得。即送進水來。梅公用過。安寢不提。次日早起。用過飯畢。出門拜客。不覺又是第五日上任日期。梅公標了告示。有書吏人等迎接。梅公道。到任諸色人等叩見。梅公退入私朝。次日朝罷回衙。傳書役伺候。一日裏拜閣城文武官員。宿役備案執事。梅公即刻拜客回衙。到次日



那些各官回拜。又忙了數日。方纔沒事。忽一日梅公在衙門坐不一時。陳隆二公齊到。見過了禮。同入書房。敘談朝政。看看日色西沈。明月東升。家人們擺開酒席。設定坐位。梅公謙遜了一回。飲齒坐下。家人捧上酒餚。衆公又談些詩賦文章。各人十分歡喜。正飲酒之間。忽見陳公向梅公道。年兄可知後日是虛耗六十歲。今日皇子差了內臣去祝壽。又賜了許多禮物。我等亦去走走。梅公道。自然要去。第一要看看個好賊。只是在那裏會齊同去。陳公道會齊到有守候之苦。不如在相府會齊。衆公如此甚好。又飲了一會。飲盡方散。各歸回衙不題。次日五鼓。朝罷無事。第三日乃復上朝。聖天子旨下道。首相生辰。各官免朝。卿等俱往相府拜壽。衆臣領旨。齊至相府。那些文武官員。玉侯弼城。驕馬人夫。擁擠不開。言不盡的希奇珍寶。吃不了海味山珍。真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這盧杞坐在後面。命禮部黃嵩在前陪客。不言各官用麵。單言陳馮二公說道。梅年兄此刻該來。爲何還不見到。正言之間。只見門官拜着一個禮單。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壽麵千絲。壽燭雙輝。下面寫着官銜。黃嵩看了禮單。與那手本。不知

是怎麼回裏盧杞。而梅公的禍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天子命朝臣慶壽  
盧杞着黃嵩陪賓

詞云：萬事皆從天定。人生各自安排。善惡到頭有

興衰。參差須當等代。草木雖枯有本。將春自有時來。一朝有運轉瑤台。也得清閒自在。

安分守己最樂。遊奸反自招災。一味忠心是

癡呆。作事豈知自害。

詩曰：狐羆狗黨結同心。聖明尚且體優尊。百僚齊

赴筵東閣。權貴當時重二人。

話說黃嵩看梅吏科的禮單。大怒道。禮物在那裏。門官稟道。在外面。黃嵩吩咐抬進來。門官答應是。走出來叫梅吏科的禮物抬進去。不一時將盒子捧至。黃嵩

面前。見是三四斤麵。三四斤紅燭。便假作笑。向着在

廳的諸位大臣說道。列位老先生。看一看梅年翁的這一

分豐盛厚禮。列位老先生。如何辦得起這樣的重禮。大

家忍笑不言。陳公向着黃嵩說道。黃大人。梅年兄實在

淡泊。這果然着不上眼。使梅年兄還覺吃力。黃嵩粘着

淡泊。這果然着不上眼。使梅年兄還覺吃力。黃嵩粘着

淡泊。這果然着不上眼。使梅年兄還覺吃力。黃嵩粘着

禮單說道。捧禮的家人。你轉喚梅吏部送禮的人來。只見一人答應道有。即時帶至黃嵩面前。黃嵩問道。你就是梅吏部送禮的人麼。但此禮貴重。必須帶你回稟相爺一聲。隨我進來。那送禮的人只得捧著這兩包禮物。隨着黃嵩。一直走進內堂。見相爺走過正廳。只見兩顆珠燈耀眼。看不盡的古玩玉器。觀不盡的慶壽軸。重重疊疊。不計其數。滿室盡是猩猩毡鋪地。走過廳房。又至後廳。只見那上頭的壽屏奇巧。燿燿輝煌。異香撲鼻。只見相爺端坐在蟠龍椅上。頭上帶的軟羽太師巾。身穿大紅蟒袍。腰間束的藍田玉帶。脚下蹬的粉底朝靴。兩足蹯的金毛獅子。繫着孔雀領子。內襯着寶綾子。垂蓋罩着了。廬相爺兩傍站着了堂官。甚是威嚴。黃嵩回頭。叫捧禮的人外面伺候。黃嵩走進內堂稟道。如今有梅吏科送禮在此。黃嵩言猶未完。只見太師說道。老夫生辰。勞你陪接朝臣。又拈着項下鬚鬚笑道。你手中拿的莫不是禮單。些須小事。又何須稟知老夫。凡事我兒作主。當收則收。不當收的回璧。黃嵩說道。蒙恩父抬舉着兒。看待朝臣。敢不稟遵。其餘各官送禮。當收則收。不當收的即當回璧。爲兒的想裏恩父。此話未曾申

完。今有梅吏科送禮呈上。真正與衆不同。詞恩父過目。那奸賊看過禮單笑說道。我兒這個官是窮官俗語說得好人情不在厚薄。看老夫的面情。不要與他較量。禮單全收了罷。好生接進官廳待廳。你不知道。此人着大才。若是他肯順我。何愁大事不成。黃嵩見相爺看了禮單。一點氣色沒有。到說些好話。黃嵩只得答應。走了出來。吩咐梅老爺的禮照單查收。那禮官答應道是。把禮物收下了。只見黃嵩吩咐。請梅老爺西廳用酒。笑盈盈的迎着梅公說道。恩父深知老先生高雅。梅公道。過蒙贊了。請問大人貴姓。黃嵩道。弟今年五十四歲。梅公道。太師年登花甲。只長年兄六歲。如何就有父子之稱。只是如今世人。只以勢利爲先。不顧綱常倫理。這話說得黃嵩。含羞忍恥。地下有洞。也是走了進去。說話之間已走到西廳。只見衆朝臣與各年兄。俱在上面。梅公走到中間。見過了禮。一齊說道。梅老先生爲何來遲。理該多餞幾杯才是。梅公也謙遜了一回。各依次序而坐。衆朝臣說道。梅老先生在蒙與之福。梅公道。學生凡遇生辰滿月。不肯受飲。梅公道。人收銀錢酒杯也不能飲。衆公見他。說不住口。望着黃嵩的臉上。紅一塊。

白一塊。自古道老羞成怒。黃嵩道他的話出去凡一應送禮拜壽的。一概收禮不會。家人答應方走。黃嵩又叫轉來說道。送禮的拜壽的。一概回絕他。就請收了請他。就是王侯國戚。俱不能會的。好不氣抬舉。梅公一聞此言。要站起身來。用手指定說道。我把你個幫粗的匹夫。你把我梅伯高當的什麼人。這道教誨。你這個匹夫。我的來意。你可曉得麼。俺家肯與你這一班狐羆狗黨的禽獸爲伍。不過是看聖上的金面。到一到。全其土意。你方才喚家人羞我麼。我梅伯高怎肯與你這一班狐羆狗黨的奸賊干休。若不掃除宇宙。整綱綱常。不爲人也。衆朝臣見梅兄說于好賊。萬奸賊。匹夫長。匹夫短。罵不住口。又見黃嵩氣得坐在椅上。陳公替梅公遮掩道。在兄今日醉了。送年兄回署去罷。梅公道。承列位年兄過愛。方才這匹夫。只等放驛。叫我如何忍耐得往。於是陳公把梅公勸道。送年兄出相府。上轎回署不題。且言陳公回轉入席。黃仍代梅公担着許多心事。且說衆朝臣也有議論也有勸諭的。紛紛不一。見黃嵩怒而不言。大家只得告辭散去。嵩帶怒送了朝臣。上轎回署。自己又羞又惱。只氣得暴跳如雷。便說道。反了反了。有

這等大姐等狗官。藐視功令。不遵國法。一直走進內堂。盧杞正與那歌舞女子們。歡飲取樂。忽聽得黃嵩的聲音。叫喚進來。盧杞一見問道。我兒因何如此形狀。黃嵩稟道。恩父在位。孩兒苦稟。就將梅公期間的年紀。又怎麼嫌吃酒。又說了許多不利之言。毀罵恩家。從頭至尾。細細告與一審。盧杞不聽罷罷。聽了之時。鬚亂炸。臉上通紅道。敢的有這等事。這畜生把老父做個善心之人。十分毀罵。老父我原見他有些才幹。故爾未曾加害於他。好一個不知死活的畜生。只叫他試一試老父的手段。正是人無善虎意。虎有害人心。我兒不要氣他。自有老父作主。你且坐下來歡飲一杯。稍釋悶懷。何必作此態度。黃嵩聞言只得告坐入席。誰飲幾杯。忽向着說道。依孩兒愚見。只個匹夫。須要放在叛黨內。使他滅口。受戮法。也沒有什麼益問。豈不一下就斷了。那畜生的性命了。盧杞點一點頭道。就是只樣處治。只個老畜罷。彼此二人在席上商議已定。暗害梅公不題。一宿晚景已過。次日五鼓。內監傳旨。各官朝駕。文武聽旨退散不題。再說盧杞轉回相府。早飯已畢。忽見門官稟道。皇上着內監在外邊。要見相爺。盧杞迎

至廳前。見部內監笑道。今皇上召老相國。在長樂殿下棋。盧杞道。請公公先行一步。在后齊門會齊。內監道。也罷。咱家在后宰門等候。走出相府上馬。先自去了。盧杞走入書房。寫了一聯簡帖。藏于袍袖之中。即便上轎。奔后宰門而來。下轎同內監至長樂殿見駕。皇上開言。朕今日无事。偶然想起着棋。故召先生耳。內監取過棋來。盧杞謝了恩。方才鋪墊之上坐下。飲龍鳳香茶。君臣酌茶。盧杞故意連輸兩盤。天子說道。先生今日下棋。為何恍惚。盧杞俯伏奏道。臣憂國憂民。不能靜奕。臣不敢隱瞞。伏望皇上恕臣之罪。臣還有短表。冒奏龍顏。望我主裁之。臣昨日接得邊關密報。內云我朝官身。私通韃靼。臣訪不確的。不敢妄奏。臣一面行文與各處地方訪拿。臣一面差心腹探聽。聽知有一異奇之事。連累上左右。亦有只班叛國的羽翼。正在私自酌量。恰有召臣。臣即到赴關應召。實有國事在心。心不在棋上。故此連輸一局。臣之罪也。天子聞奏大驚道。先生乃國家之棟樑。爾既知軍好。何不奏與朕知。把只等奸賊。斬首市曹。而先生反自容耶。盧杞又奏道。臣已知罪惡諸臣不服。又生他變。故臣不敢面奏。今主欲

知此人。臣不敢再為隱諱。盧杞只得在袍袖內取出寫的柬帖。遞與內臣。內臣接過。獻上天子。皇上揭開一看。心中大怒。不知寫的什麼言語。梅公禍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奸臣暗施巧計 忠臣反受行刑

詞云：我愛春 春意好 山騰吐晴烟 牆頭帶秀草 黃鸝罵杏花 惹得遊蜂惱 海棠憔悴牡丹

愁 只怕韶光容易老 我愛夏 夏日長 玉碾世塵碎 羅扇扇涼 南風賣奇貨 梅路

菱荷香 蟬在綠陰深處噪 也應回首顧雙鴛 我愛秋 秋色朝 露菊憶陶潛 征鴻喚蘇

武 黃葉低階底 隨風亂舞舞 雙雙紫燕散 歸期 蓬萊留得明年補 我愛冬 冬日閑

烹茶融雪水 曳杖看水山 戊歸征衣曲 將軍夜度關 若遇漁翁堪入留 一霎被得凍雲

還

詩曰：丹心貫日老梅公 耿介天生傲就忠 邪正從

話說盧杞將柬帖遞與內侍。獻與皇上。一見大怒道：「朕把這廝。當做正直之臣。委以臺諫之任。不意與穉。和通同叛逆。有負朕意。若非先生調和臬愚之才。朕怎知羣小之事。傳旨把這廝押赴市曹處斬。以謝先生緝訪之功。盧杞急奏道：「不可傳旨。聖上明朝臨朝。就說見邸報。邊關緊急軍務。命吏部尚書陳日昇。領兵出征。都察院馮樂天。參贊軍機。諭旨一下。此人有些阻當上意。我主可即着殿前武士。推出市曹斬首。只說攔阻軍機。惑亂兵衆。豈不是名正理順之事。皇上大悅道：「先生平身。卿乃國家棟樑。而又不顯這廝之叛名。免了他一家刀頭之苦。不枉朕拜先生爲首相。盧杞謝恩。又下了兩盤棋。方纔辭駕。回轉相府不題。却說次日五鼓。天子臨殿百官朝駕已畢。皇上問道：「文武官可齊否。殿頭官奏道：「文武俱齊。皇上問道：「朕昨日聞邊關失守。命吏部尚書陳卿。領兵勦胡虜。都察院馮卿。參贊軍情。一卿相度。便宜行事。即日興兵。不可遲緩。馮陳二人俯伏金階。曉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只聽得左班中一人大叫道：「不可。臣有本章啓奏。不用興師動旅。」

自然胡虜永無犯邊之慮。言未了。越衆出班。在金階跪倒奏道：「臣吏部都給事梅魁見駕。今有短表。冒奏龍顏。自古道：文能安邦。武能定國。文臣焉能做得武事。今邊關上胡虜叛亂。非韃靼之本意。皆因聖上寵信奸權。廢了先帝恩賑之糧。而胡人以我國米爲珍寶。聖上乃聽奸臣止賑。故有勦旅之勞。且動用軍需錢糧。較恩賑萬倍矣。仍復胡人所賑米糧。俾先帝每年樂善施米之規例。再將奸臣盧杞。佞臣黃嵩。這一班斬首。胡人聞知。復賑除奸。不用動兵。而胡人必服立見太平。望皇上准臣之本。國家必興盛矣。天子見奏。龍顏大怒道：「聖人道。爲君難。爲臣不易。爾不能忠心於國。反言首相權黨。先王設立糶米之條。原爲无忠臣之故。今首相有棟樑之才。朕豈受胡人之挾。人言爾私通胡人爲內應。看來豈是謬語。着殿前武士。剝去匹夫冠帶。押去市曹斬首。以爲後人之警戒。金瓜武士。把梅公冠袍剝去。細柳了。梅公大笑道：「聖上呵。小臣今日盡忠於國。死又九泉。得見先帝之面。必哭訴於先帝之前。退奸賊的魂。到陰司對一對。誰忠誰奸。今奸賊雖騰騰聖上。豈能欺天地也。社稷山河。皆先帝所耕的基業。不可窺爲兒

人直登與他。只是難得真真。頭又看馮陳二  
 人道。年兄。小弟再不能親面了。又望着班中。叫盧杞  
 黃嵩。你這兩個奸賊。俟候到陰司對案。皇上大怒道。  
 武士們作速押赴市曹。斬首繳旨。天子又問陳馮二人道。  
 卿可平身。出朝整頓軍務。為何俯伏不起。莫非還有  
 事奏否。二人在金階哭奏道。臣等讀經書。未習韜略。  
 不諳軍機。若領聖命。可誤國家大事。那時豈不是有辱  
 君命。臣二人死罪死罪。皇上道。你二人素日有功勞。  
 若是往日沒有功勞於國家。此刻必正法刑。始寬免死。  
 削職為民回籍。二人在金階。辭謝了聖恩。納還官誥。  
 辭駕出朝不題。天子又問盧杞道。先生保舉何人。能退  
 胡虜。盧杞道。兵部左侍郎袁輔臣。頗有將相之才。天  
 子准奏。着兵部往選。一問鎮守。道且不題。單言刑部  
 的司官。領了行刑的劄子。往早朝門外繳旨。聖天子回  
 宮。各官俱散。馮陳二公出朝。至午朝門外嘆道。梅  
 年兄為你我的事。把性命付與東流。你我應該前去。祭  
 奠纔是。正說之間。只見那行刑的司官便問道。方才梅  
 大人斬于何處。那司官答應。斬于西效天地壇。二人又  
 問道。可有人在那裏收殮。司官回道。只有一個老蒼頭

。在那裏料理。說畢司官去了。馮陳二人說道。梅年兄  
 此地沒人。我等須替他尋一僻靜之所。好放他的棺柩。  
 以盡交友之道。馮公道。依弟的愚見。非相國寺不可。  
 陳公道。正合吾意。你我同到相國寺。與僧人說道。方  
 可寄放棺柩。不一時至相國寺。見僧人敘談些閒話。然  
 後將梅公之事。細談一番。僧人應允。二人大喜。要着  
 家人走西郊。找尋梅公。言還未了。只見一個老蒼頭。  
 哭哭啼啼。捧將前來。陳馮二公一見。便問你可是梅公  
 的家人麼。蒼頭答應道。正是。陳公將梅白叫至面前說  
 道。管家你來的正好。我正要着人來尋你。不知你老爺  
 收殮否。梅白道。小人已將老爺收殮了。只是沒寄棺之  
 所。偶然想起相國寺可停。特此前來。陳馮二公道。我  
 們亦是為此而來。我們會與僧人言明。你速去把老爺靈  
 柩。快請入寺內。待你公子日後來搬柩。迎入祖塋內。  
 梅白應道。多蒙老爺厚恩。小人也是這個主意。二公你  
 道急速就去。不可遲緩。因我二人有皇命在身。即刻就  
 要起程也。不能等候。你可安頓。遠遠就回常州。我與  
 公子夫人知道不可久留在此要緊。梅白道。小人曉得。  
 於是陳馮二公。告辭。和尙。出了寺門。回轉衙門。啟

搶行李。各回原籍不題。單言梅白寄放了梅公的靈柩。照路回轉常州。不意年老之人。見主人慘亡。心內悲傷過度。出了都門以後。孤行獨宿。走于中途。下在飯店之內。可憐跋涉辛苦。不幸一疾而亡。以後沒有梅白的交代。撥轉言詞。單言盧杞回至相府。心中想道。梅魁遺厥。雖則典刑。奈他還有家眷。住在常州。自古道。斬草不除根。恐後隨春發。卽吩咐着錦衣衛官兒。叫他發一封支書。四個校尉。前往常州。捉拿梅魁的家眷。不可有違。堂官答應。吩咐出來。錦衣衛的官兒。怎敢不依從。寫了支書。差了校尉。連日趕到常州。對府尹說道。這是機密重事。喝退左右。方可開看。府尹聽了。叱退左右。只有家丁伺候。這知府姓陳名河。字文伯。爲官却也清正。他拆開支書。從頭至尾一看。大驚失色。道。大人原來究治梅吏科之子。只是卑職還有一句話。若同大人前往捉拿。恐梅壁不在家中。豈不是勞而無功。要依卑職的愚見。不若明日五鼓。傳齊犬役。協同衆等。奔至梅府。豈不是一網打絕了。說罷。既是貴府吩咐。弟敢不依。欲信與知府談。不料有誰知府的一

個家丁。姓陳名流。因他平日口內。有些收不住話。故此合衙的人。都知道他是水嘴的名字。他立在傍邊。見校尉同本府商議。到明日五鼓拿人之事。聽在耳中。他身上有些瘡疥。又吃了幾杯酒。渾身癢起來了。便走出衙門。向管門的人說道。我要去洗澡。你與我把門開了。管門道。陳哥你則回出去。不可在外多嘴。陳水嘴道。曉得不須吩咐。便走出側門。來到大堂上面。撞着一個卓隸。此人姓屠。水嘴道。大叔你如今方出來。我身上瘡疥甚癢。何不同上洗洗澡去。屠申道。此時渾堂未開。何不到酒館中。且飲三杯。水嘴道。如此多謝了。二人同入酒館。飲了些閒話。屠申道。今日京中到的飲差。是做什么事的。水嘴道。你吃酒。莫管他。屠申道。這半日是小人值日。恐有大事情。多弄幾個伙計伺候。水嘴道。足見你做事周到。也罷。這件事對你說了。你千萬不可向外人說。至要至要。屠申道。你既對我說。怎能泄漏的。陳水嘴道。今日來的飲差。是拿梅府的家眷。本官約至五鼓。梅府中拿人。你可幫幾個幫差的伺候。不可誤事。屠申道。梅公陞任進京。不知爲什麼。就有只個凶信。水嘴道。因梅公陞了盧相。將他斬在

西郊外。天地壇號令。棺槨寄在相國寺。今又差人拿他的家眷人等。以正國典。屠申一聽。唬了一跳。心中叫苦。却不好十分着急。只得笑說。蒙大叔指教。若不知他的確信。險些誤了大事。我今夜傳齊伙計。在衙門伺候。水嘴便吃了一會酒。起身說道。這事不可走漏千萬要緊。本官是要來罰的。屠申道。曉得。水嘴道。多謝你。我要洗澡去。二人出了酒館去了。水嘴一人洗澡去了。屠申乃性急慌忙。飛奔梅府。報與夫人公子得知。不知屠申怎樣報信。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傳假旨捉拿全家 透真情放脫母子

詞云：天豈許人短。偏偏團作欺。滿朝盡是小人。

私方知一痕半點不差池。淺眼何嘗誤。奸人斷不思。爲人忍耐是便宜。直到臨崖勒馬悔已遲。

話說屠申飛奔梅府報信。好着夫人公子。連夜逃走之意。列位你道屠申透信梅府。却有個原故。他乃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氏。只因他在家門鬧。一拳打死人。他自行投到抵罪。梅公見他正直。不怕生死。故此活了

他的死罪。只得收在身邊。又恐他生事。故此又寫了一封荐書。跑到常州府。承充差役。一來他也有拘管。二來又替自己照應房舍屋宇。他忽地聽得有這個信息。怎麼不着急。况他又是個直性漢子。豈不知當日受過活命之恩。他怎麼不報答。於是跑到梅府。一見了門上的人。拱了一拱手道。列位請了。公子可在家麼。門上人答道。公子與夫人正在中堂說話。屠申也顧不得回稟。一直走到後堂。見公子與夫人。在那裏。他就慌忙跪下稟道。小人屠申。請公子夫人有要緊的話說。夫人公子道你起來。有什麼要緊的話說。屠申道。夫人不好了。你老爺在京師。沒有書信回來。還不知道麼。老爺被奸賊盧杞陷害。已正典刑。歸天已久。夫人公子大驚哭道。你怎麼得知此信。屠申道。今日午前。有欽差校尉。來到本官。留在私衙。小的與衙內一個姓陳的相好。適纔在酒店內。說老爺在西郊外天地壇斬首。那奸相又與斬草除根。差了校尉在此。捉拿家眷。幸喜本府太爺。他留住校尉。在私衙內道。公子是浙江第一才子。恐口裏不在家中。約定明日五鼓。捉拿全家。小的受了老爺活命之恩。一聽此言。飛來報信。與公子夫人知道。趕早逃走。



補方。弄一個法處安身。方爲上計。待公子日後成名。好報前仇。若有遲緩。恐遲毒手。那日豈不冤沉海底。難報大仇。夫人公子聽說。一齊跪下大哭道。恩人請上。待愚母子一拜。此事若非恩人送僧與我母子。豈不被嫌賊害。那時滅門之冤。終難報矣。屠申又拜伏於地哭訴道。小人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難以報答。夫人公子。一並起身道。今番恩得生死莫忘了。屠申道。夫人公子不必悲傷。急早想一個存身之所。好躲過目下大難。不宜大哭。恐外人知道。走漏風聲。就不好了。小人也罷。不能久存此地了。如若夫人有了存身之所。小人少不得趕來。伏待恩人。夫人想道。我有一個胞弟。現在山東做節度。不若投奔他。亦可暫得安身。向著公子說道。我兒。我與你分爲兩路。你竟往儀徵縣。奔投你岳父的任所。一見了你岳父。就將家中顛沛流離的事情。細細稟知你岳父母。他必念你是他女婿。自然要照應你。你可以暫爲安身。藏形斂迹。發憤攻書。等將來待有天日之光。不失忠良後代。盧杞勢運一退。再與你父親報仇。屠申道。此言極是。務請速收拾出城。各奔路途。夫人公子又不敢啼哭。只得帶着淚吩咐。家人道。今

我家遭此不幸。你等愿同我去的。速收拾。一同逃難。如不願隨我去的。趁此今晚夜靜。各自逃生去罷。家人一齊哭道。小人們伏侍老爺夫人公子。並沒有呼叱之聲。怎忍一旦拋棄。屠申道。你們也不必啼哭。此刻正是啼哭的時候。逃生要緊。夫人道。正是就爲公子。收拾了一個小小的行李。裝了些細軟等物。又叫了一個自幼伴書的書僮。名喚喜童。你過來聽我吩咐。我見你自幼兒有些見識。久已要舉抬你。就是平日也沒有把你當了人看。你與公子。收拾往儀徵縣。投奔侯老爺的任所。你二人一路。莫分主僕。只以兄弟相稱。待有日你公子發達之時。少不得報你同患難之恩。喜童哭說那里話來。小人蒙夫人公子教養之恩。敢不盡忠以效犬馬之勞。夫人向公子說道。兒呀。你自幼未離我身邊一步。今日這大難臨身。我兒一路。必要小心。自己保重。我梅氏門中。只有你一點骨肉。倘有差池。就絕了我梅門禪祀。怎麼得了。於是母子大哭一場。自古道。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公子拜別了夫人道。母親此去。一路須要小心慎重。切莫思慮悲哀。有傷身體。公子言畢。喜童背了行李。不敢從大門出去。只得走後門

小路恭孝。出城雇了船隻。投奔儀徵認親不題。這且不  
 言。再說夫夫回房。收拾細軟物件。打成包袱。先着  
 個老僕。名喚根芳。去到河下。雇了船隻。等到黃昏  
 出城上船。房中見諸事停當。方才別了夫人。往衙門  
 聽事不題。直着梅府那些家人們。個個收拾齊備。等候  
 夜歸。大家逃命。夫人見了如此光景。不覺悽惶。兩下  
 淚來。想起當日提何等榮耀。今日如此愁苦狼狽。長嘆  
 了二聲。又不覺高聲啼哭起來。天色已晚。夫人拜別了  
 家神祖先。便從後門走出。帶了幾個隨身丫頭。年長的  
 若頭。步行走過城外。擔方接住。迎入舟中。即劃開船

住山黃而去。  
 野 賊 三 箱 飛 彩 獸 傾 刻 金 鎖 走 蛟 龍

且不言夫人行程。單說梅府家人。把大門關好。從  
 後門搬抬物件。大家遠走高飛。只剩得一所空屋。次  
 日五鼓。知府派衙役請欽差。請了聖命。都奔梅府拿人  
 。不多一時。來至梅府門首。只見大門緊閉。知府吩咐  
 敲門。衆人上前敲門。敲了半天。並沒有答應。只得回  
 裏府尹。裏面並無人答應。那欽差聽說差道。既沒人  
 答應。俺奉聖旨捉拿人。管他開門不開門。傳衙役。你  
 們將大門來打碎。看他開是不開。衆人發聽罷。一齊將

大門打開。只見裏面並無人影。衆人就不敢動手。那知  
 府一見無人。唬癡了。在那邊。欽差大怒道。貴府不必  
 動身。入內宣讀聖詔。捉拿欽犯。你看着大門做什麼。  
 知府心中發毛。臉上失色。便向欽差說道。此事其中有  
 變。欽差道。有變無變。且進去再講。知府只得差衙役  
 向前。都在那梅府正廳。排列兩旁坐定。知府同欽差當  
 中坐下。叫房中來吩咐道。你到廳後去看一看虛實。裏  
 面無人。是什麼緣故。你再看梅夫人與梅璧在那裏。速  
 速來。房中答應。走至後面。見重重門戶。都是開的  
 。自己心中想道。若是沒有這個機會。眼見得難免。今

日細細索縛之苦。即同身來到大廳上稟道。大人在上  
 小人進內看過。見重重門戶俱開。並無一人。知府聽說  
 。唬了一驚。欽在椅上。欽差說道。好一個人影全無。  
 也罷。待下官同貴府到後園。看個踪跡。今大門緊閉。  
 想是由後門逃走的。此時知府同欽差。走入後面。一廣  
 層看去。果然四下並無人影。於是吩咐關鎖了後門。欽  
 差復至大廳坐下。知府道。夫人此事。不傳四鄰。問不  
 出根由來。欽差道。下官不知確實。聽貴府號令。於是  
 知府傳衙役。地方把四鄰傳來。不一時總保四鄰地方俱

到。差止驛前裏到。小的是本坊鄉頭四鄰。叩見太老爺。知府問道。爾等就是梅府四鄰嗎。鄉頭答道。小的們正是。本府問你們。這梅府全家人口。怎一個也不會見。他們是往那裏去了。四鄰裏道。夫人在上。小人們怎麼曉得梅府的去處。知府道。本府並非問你的去處。你們可知他家幾時沒有人出入了。傍邊一個人說道。只怕有半明沒人出入了。知府便向欽差道。這就是了。大人你可聽見。這四鄰話麼。非怪卑職。緣乃大人未來之時。他半月之前。已逃往他方去了。望大人進京繳旨。但卑職只好出角補文。行到各府州縣。捉獲正犯。再發封條。封鎖住宅便了。那欽差官校罵道。帶着冷笑向知府道。貴府這句話。到處說得干淨。我想四鄰的話。必是貴府吩咐的。着他們在我面前瞞裏。無非是遮掩耳目之意。梅府乃欽犯之子。他走與不走。不敢問貴府的罪名。只是昨日下官一到之時。你就有許多閑話。說他是什麼才子。恐怕不在家中。要到今日。方可拿人。及至今日。却是空室。問四鄰說。半月從無人出入了。弟同貴府進門之時。見那些光景。是有人在裏面。及至衙役稟說。我同貴府齊至後面。層層看來。見那些桌椅板

凳。並無點灰塵。窗門格扇。並沒見損壞。及見灶上還有溫水菜蔬。請問貴府。此情可是做自。只是下官也不好十分遠拘但回棧時。少不得將貴府的美意。回稟太師。見得貴府有憐才愛惜。故放梅府回家眷。逃走遠方躲避。知府聞聽。大驚失色。不知府尹如何。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假欽差唬詐財寶  
陳府尹受驚任卸

詞云：辦理府務假旨到來。思想奸計百出。捉拿滿

門災刑。那知漏網潛逃。反惹傷財害。莫道

有報應。跟前受驚損。

詩曰：官長拘拿糾四鄰。鄉坊公論受恩深。明知有

疑君王法。因念孤臣不忍呈。

話說欽差向知府說道。貴府憐才愛才。故而放走梅

聖。知府道。大人怎麼說是卑職放走。欽差校罵道。還

不是你放走嗎。昨日為何不要我拿人。今日把犯人放走

。故意叫四鄰來問一問。就與你無過失了。豈不是你憐

才愛士嗎。知府道。請大人回署。再作商議。發放了四

鄰。着衙役喚木匠。收拾了大門。將裏面一切傢伙等件

着書殺開了單子。方才標了封條。吩咐地方。好生看守。府尹同欽差出了梅府。看着前後門都封了。方才上轎。回轉衙門。留住欽差款待。送上黃金百兩。再三相懇。欽差方允商議。寫起文書。上面無非把文書未到之先。梅府合家逃走的意思。不言欽差回京。繳梅府的假旨。單言知府送了欽差之後。心中大怒道。這件事是什麼人。走漏了消息。故此梅壁逃走了。本府若訪出來。必要立祭杖下。陳水嘴在旁邊聽見。把舌頭一伸。我方才想說出來。幸喜得沒有說出。若是說出屠申。老爺即刻傳進一頓板子。打他不死。也是只剩半命。他若說我與他講。還時連我也不得脫身。雖不至死。也有九分晦氣。從今以後。再也不多嘴了。且說這個屠申。他身孤身一人。又無家眷。雖然放走了公子一家。一見本官送了欽差許多金銀。自己一想。此事不好。萬一被陳水嘴溜出一句話來說我知風。本縣認真。怎肯干休。那時性命只恐難保。我緣是山東人。知老爺施恩活命存在此處。當充一個門戶。目下梅夫人已奔山東。莫若出了門戶。投節度使的衙門。可以躲過。免後日之累。算計已定。收拾行李。竟奔山東投軍門的任所去。不題。單言梅公子喜童在船上。非一日。那里敢出頭露面。那船至儀徵船

家說道。相公請上岸去罷。公子才推開格子。看那異鄉的風景。便問船家說道。我們是沒有出過門的。煩你替我尋一個飯店。我自然加倍謝你。船家道。緣來相公是沒有出過門的。等我停了船。與你去尋。於是船家上岸。尋了一個飯店。回船說道。相公我尋了一個飯店。相公請上岸罷。於是公子與喜童。收拾了行李。一間上岸。來到飯店。船家陪了。與店主見過禮。走進店內。見是三間房子。船家安放行李說道。相公道。這閣下處。可中意麼。相公道。罷了。但不知房錢幾何。船家道。這開店的主姓劉。爲了正直不欺。客房照例。每位客連房飯一錢一天。梅公子道。我不過一二天耳。吩咐喜童。忙稱了船錢外。又稱了二星酒錢。忙遞與船家。船家接了銀子。多謝了公子。歡喜不題。單言梅公子問店主說道。你這里縣官可姓侯嗎。店主道。姓侯。公子又道。他在这里做官。名譽如何。店主回道。相公你問縣大老爺。還是親戚。還是朋友。公子想道。若說親戚。他不肯說實話。公子慌言回道。說我與他同鄉。從此經過。意欲會他一會。不知可會得否。店主搖頭說道。既是同鄉。莫怪小人多嘴。依我說。莫若不去的好。若要去。倒惹煩惱。公子道。這却爲何。店主道。侯爺自到任以來

喜的財寶。惱的是朋友。他要人的金銀。千方百計。有什麼訟事出來。真是有錢得生。無錢得死。一些理性。都沒有。他來到任以後。他有個姪兒。在我店中寓住。却又貧寒。我聽得他說是縣主的嫡親姪兒。到我小店。住了一夜。次日背了行李。他發往縣中。送了司更。投了手稟。隨即傳進後堂。不多一時。裏面傳出話來。說老爺沒有這個姪兒。那相公聽了。傳出此語。登時暴跳如雷。道說豈有此理。那有這等事情。嫡親姪兒。千里相投。怎麼說老爺沒有這個姪兒。隨後自己又走到側門跟前。把代履遞向管側門的人。細細從頭說到尾。等至下晚。並不見回音。那相公見他不認。只得忿氣。收拾回家去了。看他姪兒。尚且如此。況你是同鄉之人。梅公子道。有這等事嗎。於是半信半疑。喜童在旁邊聽了。暗暗點了點頭。於是店主收拾晚飯。安放桌椅。梅公子與喜童。用了晚飯。店主收拾碗碟。又送了一盞細茶。與梅公子喜童吃。梅公子向喜童說道。賢弟。主人家這番言語。莫非是虛借之詞。我那岳父。豈有這等狠心。一個姪兒不認。必無此理。喜童道。相公豈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今時勢。做官的大概只以勢利爲先。不以理倫爲重。公子道。據你說。竟不必前去。喜

童道。相公不是不去。今聽他此話。去是要去的。爲今之計。不若想他一個主意。公子道。賢弟有什麼主意。喜童道。專賢難料。據方才店主說。侯老爺如此刻薄。不念親情。若是全信。似未的確。若要直去與他相會。倘或他把臉一變。說是飲犯之子。把你解往京師。那時你有口難分。豈不絕了梅門後代。若肯依小人的意見。公子將衣服毀壞下來。與小人穿了。將小人的衣服與公子穿了。待小人假充公子。去見侯老爺。見景生情。他若是忠良之心。必有許多嘆息。小人再把他中細情。一一說明再請公子與他相會。若是奸黨之徒。小人不不過略說幾句閑話。他問老爺京中之事。小人也自然把從頭至尾的事。細細的告訴他一番。他若不肯憐念。起了相害之心。相公聞得。可逃往山東。投奔舅老大人の任所。再作道理。公子道。此計雖好。那有代替之理。喜童道。非是小人敢欺騙公子。想此情測料不定。進退兩難。若不從權。恐遭他變。公子道。今夜且宿了。明日再作道理。二人方睡了。次日早晨。小二送水進來。洗臉梳洗已畢。又吃了早飯。喜童又苦勸了一番。公子若不從權。去見就在此住十年。也是無益的。不若早爲設計。去見了侯老爺。才能有出頭的日子。公子聽說。不得已。

只得脫下衣服。二人兌換穿了。走出店來。那店主人一見。便向着小二說道。你看這兩個。必定是江湖的。昨日是那個後生穿着。今日又是一個後生。穿着到有九分。去到知縣衙門打抽風的。話說未了。見喜童來。向着店主說道。店主人。我們的衣服行李。都在裏面。好好看管。店主笑道。請放心。得了彩與相公接風罷。二人出了飯店。喜童在前而搖擺。公子遠遠隨行。走幾步。看看身上的衣服。臉上含羞。心中暗暗叫苦。便自己叫道。我梅良玉生於宦門之內。到今日扮儂僕之輩。不言公子想思。單喜童看見梅公子。似有哭泣之狀。心中想道。我此一去。見了侯爵。凶多吉少。只得問着路向的而行。又回頭看見公子。離了多遠。正走之間。見路傍有聚鋪。便止住脚走進藥店。拱了一拱手道。官人請了。那櫃上的人。見他請了。相公要什麼東西。喜童道。我家耗鼠甚多。把小生成書籍都交傷。壞衣鞋脫下。他就傷損。要買些藥籍了藥鼠。櫃上的人說道。這批霜不敢亂賣的。有關性命之憂。得罪相公。喜童說道。此言差矣。我乃讀書之人。豈是那無知之輩。無非深恨鼠耗。因此買些藥鼠。那掌櫃的說道。相公說得有理。實與你罷。喜童在裏面。取出一塊銀子。與那

上的官人。買了些砒霜。那店官道。相公這東西莫要見戲。喜童道。曉得了。即拋入袖內。出了店門梅公子已走到衙前。問道賢弟。你在此店內。買些什麼東西。喜童道。因兄長走不上來。故我在此等候。於是兩下又分手。各依前後而行。又走了一會。到了縣前。喜童又等着公子。再叮嚀一番。公子只得站在牆壁下。這且不題。單言喜童走至大堂。叫道號房那里。號房聽見堂上有人呼喚。即便走來。問你是那位相公。喜童說道。你進去回稟老爺。你說常州府梅公子。要見老爺。那號房即便回稟老爺。吩咐請相公入私衙相見。門子請喜童入內。見了侯爵。喜童搶行幾步。躬到地道。岳丈大人請上。待小婿拜見。侯爵上前一把扯住道。賢婿路遠風新。只行常禮罷。兩下。又講過了一會。侯爵只得受了兩禮。假公子道。請岳母拜見。侯爵道。待到後堂在拜罷。請坐。假公子方才告坐。獻茶已畢。假公子把侯爵一看。只見他蛇頭鼠眼。鼻尖耳小。心中想道。店主之言。定非謬矣。我看此人。乃奸險之徒。疑心未定。只見侯爵向假公子道。今尊大人。榮陞部給事。一向在京得意。喜童一聞此言。故着裝扮苦之容。前來。

假做啼哭之聲。拜候道說。岳丈大人你還不知道先  
 父的旨意麼。侯道。你且站起來講。喜童站起來說道  
 告。岳丈大人。先君陞任。在京未久。因聖上命陳東  
 初征伐胡慶。馮度修年伯參贊軍機。那時先君位列台  
 郎。豈肯袖手旁觀。因此出班保奏。那時觸冒龍顏。把先  
 君斬首。又行文到常州。捉拿家眷。因此小婿避難在外  
 一身。則感岳丈大人再造鴻恩。侯把臉一變道。原來  
 如此。莫怪老夫說。你那父親。也太固執了些。如今做  
 官的。都要逢迎上司。給交當道。方可有個官做。創立  
 萬頃良田家業。不然。這十年寒窗。晨昏苦讀爲什麼。  
 他屢屢要講忠臣。到了如今。連頭都做弔了。假公子又  
 哭道。先君在日。多有得罪。岳丈憐念小婿。四海飄零  
 沒家可奔。救一救落魄之人。侯道。只是我的衙門  
 小。官卑職微。如何容得你下。假公子道。既是岳丈不  
 肯。你放我出去。只得再往別處去。侯道。你到說的手  
 裡。你是欽犯之子。我的女兒。怎肯做叛黨的媳婦。這  
 是萬耳萬目。都知道是我的女婿。今日又共滿衙門中吏  
 役。看見你到我衙門中來的。若是上司知道。行文要欽

犯之子。那時若夫把行感人與他。非是我沒情。不若同  
 年分上。是你命該如此。假公子又道。岳丈你把小婿怎  
 樣處治。侯道。你哭死也無益的。老夫也不用刑處治  
 將你解往京中。交與盧相爺。聽相爺發落。無怪老夫  
 到你。是你父帶累與你的。即刻傳那衙役。把假公子拿下  
 侯道。吩咐道。是欽犯之子好生看守。要解京請賞的。  
 一面標了監牌。衆衙役上前。把假公子上了刑具。押出  
 來收監。不知喜童進監如何。下同分解。

第十回 梅公子儀徵投岳丈 侯知縣罪加假東床

詞云：人言非假。果逢其因。主僕投親身避難。誰

知監禁獄牢中。前修有定。難脫本籍。皇天

不負忠良後。得會風塵上九重。

詩曰：慈命投親到異鄉。豈知苦醜更堪憐。店家說

出抽腸話。香主情甘獄度亡。

話說假公子上了刑具。出來不題。單言梅公子在牆

壁下等候。等得不耐煩走進衙門。抬頭一看。只見衆衙  
 役把喜童鎖着。帶往監門去了。公子限到監門首。衙

役們叫開監門。收欽犯梅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內一苦。眼中落下淚來。又不敢上前。只見喜童把頭回轉來。向着公子。丟了一個眼色。心裏是叫他速速走的意思。他却不知。還痴呆呆的站在那裏看。眾人把喜童帶到監中。這喜童一入監門。就把砒霜取出放入口中吞下。那砒霜入腹。寸腸俱斷。站立不穩。一交跌倒。此時七孔流血。牢中禁子。一把攙扶。喜童氣絕身亡。禁子撒手一推。只見牢頭走出來。衆知侯爵道欽犯進牢。服毒身死。侯爵聽了。把禁子獄卒。各責四十大板。又吩咐道。此犯已故。不必說他是欽犯之子。只是說本縣處死了不法應死的家人。又吩咐了一番不題。且言獄卒受責。領贖出來。只得法往店市。買了一副棺材。傳牌夫抬至監傍。將喜童拖出牢洞。裝入棺材。公子如同滾油煎心。悲傷想道。先前喜童在藥舖門口。莫非買毒藥。正在思想之間。只見牌夫把棺材一直抬到北門去了。梅公子也不管高低。跟着棺材。跑出了城門。見那抬棺材的歇下。把地方土工傳了來。挖個坑兒。把棺材安葬。各人散去。梅公子走到坟前。雙膝跪下。拜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愚兄自幼與你同窗共讀。寸步不離。

却不知賢弟有這一片忠心。只望與你同逃患難。今日成名補報賢弟相攜之力。豈知今日遇着我這人面獸心的岳丈。遭這等惡死。這是我梅良玉死之該當。賢弟不當受此慘變。我以店主之言。不過虛借浮詞。賢弟就是這等惡心。便先安排了替主的心腸吓。想我梅良玉為日後沒有寸進便罷。若有些須升騰。必替賢弟修墓道者。我與賢弟。雖是異姓。儻日後我有子孫。必須繼賢弟宗支。梅公子在坟上。磕了一個頭大哭失聲。雖是曠野地方。主人哭僕真鐵石人聞也斷腸。拜罷起來。肥認墳墓的跡。見坟左邊有一個土地廟。路旁又有一株雙丫叉榆樹為記。看罷拜辭。又哭了一會。心中如亂麻一般。又無伴侶。也不敢回店去拿行李。低着頭往正東大路而走。見前面已抵河邊。又海呆呆望了一回。只見一座城樓。心中想道。此樓定是東門。走到跟前。只見一隻切切。飛棹行來。那舡艙中坐着兩個老者。那航家就搖擺岸來。便問道朋友你上揚州。就搭我的舡。帶你去罷。那舡中兩個老者道。我們是熟紅。你只管上來。于是梅公子此時。猶如那失羣的孤雁。那有定見。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年紀幼小。又無親戚可投。心內又怕遇着店



主。又起風波。也罷。三到揚州。再作道理。只得說道。駕我到揚州去。缸家道。你既要去。快些上缸。梅公子上缸。拱手道。二位老客長請了。那兩位老者齊躬身道。小爺請前來坐。梅公子方才走入艙中坐下。船家問道。你可吃飯的麼。我們是不攔岸的。恐夜晚了。要趕快的。你要吃飯。快些買米來。梅公子道。我是不吃飯的。於是船家開了船。不一時稍後送進飯來。道二位老客請用飯。二人把食桌揭開。拈出二尾魚來。便向梅公子道。小爺請過來用飯。梅公子道。老客長請。晚生不用飯。那二位老者道。小爺我曉得你只有船錢。沒有飯資。不妨我二人對半出了。來說請了小爺。梅公子道。我萍水相逢。多蒙雅愛。何以克當。二位老者即取一付簍碗。三人共桌。用完了飯。一路又談了些閑話。船至三汊河。船家說道。朋友前面已是鈔關了。要把船錢拿出來。好上關了。梅公子道。今日不曾帶得來。改日再把你罷。船家說道。你上船來。安安穩穩。進來也沒的有拿出來。看動也不動。就是當差。也要把裏兒我看。你若無錢。就是破布衣服一分一片。照樣拿來。梅公子那里受過這等愁苦。把臉一紅道。今日偶然病却了帶

就把粘肉一件白紬衫子。脫將下來。遞於船家。家接過來一看。這白紬衫子。我們用他不着。若是可以算得錢。那兩個老者說道。船家你把那衣服與這位相公。我二人替他出了船錢罷。船家聽說。服遞於長者。長者遞與梅公子。梅公子道。一路而多蒙長客雅愛。又蒙出船錢。真乃三生有幸。晚生不淺。老者笑道。相公你說那裏話來。於是船抵碼頭家乘船登岸。梅公子又向二位長者一躬說道。晚生上府。而叩謝了。二位長者說道。豈敢。只是寒舍。不敢屈相公同去。天色已晚。相公要進城。也要罷。言罷二老向東去了不題。却說梅公子一邊一頓喜憂死得好苦。不覺心酸。在曠野所在。放聲大哭。見日已沉西。不敢留戀。一直奔到城內。欲投飯中無盤費行李。東跑西走。一徑來到壽庵寺前。那壽庵乃是揚州第一個廟宇。寺旁有一株樹。樹後數步是毛廁。梅公子到了此時。也無奈何。只得就在這樹下坐着。時已更深。思想從前爹爹在日。何等榮。日四海無家。母子分離。又且盧賊訪拿甚急。我恐終難保。若是那賊拿住。還有許多刑

法。我是一個怯弱書生。怎麼受得。不如趁此無人知道。尋個自盡罷。想到此處不免淚如雨下。即忙解下腰帶。掛在樹上。望南哭道。母親吓。孩兒死得好苦。又不敢高聲啼哭。悄悄用在上頭。可憐正是。投河只要三尺水。懸樑惟用一條繩。不知道公子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十一回

#### 哭窮途公子捐軀 救頭危禪僧仗義

詞云：野草閑花遍地愁。龍爭虎鬥幾時休。抬頭吳

越寨漢登。細看梁唐晉漢周。萬事皆由忙裏

錯。誰人肯向死前休。賢愚千載知誰是。滿

目蓬蒿共一邱。

詩曰：隻身流落到揚州。併命嗚咽欲喪幽。看他得

孤孤忠後。到底欣逢故舊留。

話說梅公子吊在樹上。命婦五鼓瑤台月。氣似三更油盡燈。不言梅壁弔頸。且說本廟有一個化陀和尚。早晨有個施主打齋。他吃了些東西。腹中又不聚。壓到東顧出恭去。兩手捧了肚子。往東廟一跑。不覺撞在梅公子的身上。跌了一交。扒將起來一摸。見是弔的一個死人。口中叫道。不好了。快救人。叫了幾聲。裏面衆僧

俱不知道是什麼事。大家只得走來問道。你因什麼事。大驚小怪。陀和尚說道。那樹上吊了一個死人。你們去陪。衆人一看。果然是真。只得進內。回稟了長老和尚。那長老一聽。口中念道阿彌陀佛。便即刻起身。隨衆僧來至樹前。那些僧人把梅公子擡下來。直僵僵的躺在地。長老忙吩咐快燒盪湯來。使者答應。拿了盪湯。把梅壁扶直椅上。灌了一會。只聽得裏面響了心聲。不一時梅公子就醒了轉來。嘆了一口氣道。好苦死我也。衆僧人一齊說道。此人醒轉了。只見和尚走至梅公子面前問道。你這位後生。小小年紀。因什麼短見。我乃出家之人。與你無仇。為何在此作踐。是何道理。那梅公子聽得有人說話便把眼睛一睜。只見一個和尚。站在面前。又見衆僧人站立兩旁。便站起來說道。小子乃是異鄉人氏。只因隨主人進京。往山陽關經過。是我失於檢點。把主人的箱籠。被脚夫擄了去。因此難以回紅。主人家法利害。如若回去。必無全生之命。故而小人進退無路。是以尋此短見。非是坑害師某。實因難存於世。又蒙師父救命。真乃是再造之恩。只是小子身無半文。往何處去好。豈不是賤生自死。不如做一個亡命。到也落得干淨。和尚見他這番話。是下人的衣箱。而骨格



和尚說道。愚兄失迎了。二人攜手入了方丈。見僧坐下。沙彌捧上茶來。二人用畢。隨來的家人。俱已進來磕頭。合寺僧人。也過來見禮。香池和尚問道。賢義時回來的。東初答道。昨日方回。聞知兄長在此寺禪。故此特來拜謁。理宜帶同弟媳姪兒姪女都來相見。恐有煩起居。香池和尚道。賢弟到來。足見手足之情。尚勞弟媳姪兒姪女來見。二人談心。不覺梅良玉走來。見二人形容一樣。便止住了脚步。站在一邊。聽他們話。香池道。賢弟我常惹你伴君。如羊伴虎。但如我衣草履。深憂沒辱。你今日回家。真正是知足不慮。今日來見我。却見了胞兄手足。也是千朵桃花一樹生。公道。說那里話來。小弟昨日到家。只見園亭塌倒。花木殘敗。怎似兄長。這樣清高。但為弟的福淺。不若兄長之見識。但弟居官。難瞞兄長之見察。也非不之故。只因奸黨專權。把梅伯高陷害。奸相將我保奏出。為武將。那伯高不效直諫。以致命喪黃泉。小弟卻回里。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為弟的看兄長。這些盆。盆可愛。不知出於何人之手。小弟家中園亭。欲思修。望兄長叫到我家園中。請教點綴。不知可。香池道。賢弟云盆景精緻。愚兄幾乎忘了。我於無意之中。公子偷眼一看。果然上下齊整。天姿國色。但見姿質嬌

。得了一個孩子。此人姓王名喜童。乃是異鄉的人氏。流落在此。這些花草。一概是經他手修理的。又寫得一筆好字。只愁他沒有出身之地。若賢弟修整園亭。此人十分中用。便叫喜童見過二老爺。好生伏侍。喜童聽見。二目流淚道。小人請願隨師太。早晚叫喚。也得報効。香池道。二老爺也同我一樣。我不日就要回山。那時沒人照料你。喜童聽了依允。只得拜辭了師太。陳公又吩咐道。你去收拾行李。香池道。他沒有鋪蓋行李。你回去送一副行李與他罷。陳公道。鬼長吩咐。怎敢不依。於是二人又談了一些家常。方才辭別起身。師太送出山門。陳公上轎。喜童隨在陳公的轎後。一直回到府門。到了大廳門口下轎。帶着笑容。一直回入後堂。夫人說道。今日老夫往壽庵寺中。拜兄長。得了一個小孩子。夫人問道。老爺所得的是什麼人。這樣欣。陳公道。你見了那個孩子。也必欣喜此時公子小姐聽得。帶了一個人道來。唧唧噥噥說道。不知何等樣人。爹爹如此歡喜。言還未了。只見王正帶了一個後生。由

冷·美豔容顏。不知道那梅良玉是怎見禮。且看下同分解。

## 第十二回

### 扮書僮樓時服役 識年伯暗裏悲傷

詞云：獨上妝樓悄悄。見斜月下西窗。薄情人去音

信杳。憐才郎鸞鏡不到。佳期約定在元宵。

到於今竟不來了。悶無聊。聽瑤琴操一曲相

思調。知香少。只等知音到。悶把菱花照

眞容臉上胭脂少。小金蓮滿地擡步。不覺的

輕紗裙腿了。那裏是羅帶兒寬。分明是害得

瘦損鸞腰小。又只見銀蟾上柳梢。杜鵑枝上

頻頻叫。且歸羅帳和衣倒。夢中會佳期

鸞願鳳倒。聽簾前鐵馬兒搖。更鼓頻敲。將

上場驚動了好夢不到曉。睡眼朦朧。癡情還

在陽台遠。空自嘆多嬌知心人不到。辜負

星前笛。狂吹月下簫。

詩曰：異鄉流落苦難挨。欣逢故舊念英才。若非筆  
下驚人句。怎得牽牛織女來。

話說香元小姐。素妝打扮。美貌無雙。脚下露出三寸金蓮。眞整齊得很。這且不提。單說梅公子見了香元小姐。也下了一個全禮。站在一旁。夫人道。果然好個孩子。老爺說的。莫非就是此人麼。陳公道。不但外貌可取。而且腹內有才。據他字跡端方。况且又會修整花草。稱贊了一回。回頭又看着梅公子說道。大老爺叫我帶了你回來。明日你自己可寫一張身契進來。給你的身價銀兩。你好好自置備些東西。喜童回道。小人一身在此。要了身價銀兩。也是沒有用處。陳公道。也罷。你既是不肯寫身契字據。竟把你當做家生兒女一樣罷。陳公即叫王正過來說道。把他與你做一個兒子。自今以後。喜童就是你照料。領他出去。看書房中。可有空房子。與他一間。至於行李衣服。你可向夫人去討。王正答應了。歡喜得眼花俱開。兩隻手扯了喜童說道。我方才聽見老爺吩咐。把你與我做兒子。自今以後。你與我是父子的稱呼。我又是沒有男。沒有女。也是你的造化。本府之中。有多少使女。等我慢慢揀一個好的。與你做一房妻子。養了孩兒。也接傳我王正之後。自古道。只有假子。沒有假孫。我帶了你去。見見我的妻子。你若是

見了他。叫他一聲娘。他一定是歡喜你的。各樣事件。還要他照料。就是衣服行李。也要他洗滌。收拾收拾。於是二人來至自己門首。王正叫道。我帶了一個孩兒同來了。那王媽媽出來。喜童上前作揖道。伯母拜揖。媽媽道。這是那來一個孩兒。怎麼是我的兒子。王正道。是老爺吩咐。叫他拜在我夫婦二人名下爲子。自今以後。我與你有了後了。於是說了幾句話。就把喜童帶入花園書房之中。尋一間空房子。收拾了。真亮。又往裏面。討了一副行李出來。鋪了床帳又帶了喜童到自己房中去。吃了晚飯後事。又送至書房中安歇。不提。單言喜童今日住在陳府。自己也不知是陳東初家中。他海呆吳的。只想自己家中變亂之事。又不知母親弄向山東的消息。故此一夜不會合眼。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起。出了房來。只見王正手中。捧了紅全帖。跑得氣吁吁。向着喜童說道。我兒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今日老爺去拜合城的官府。和親戚。約幾人寫帖。我在老爺面前。說你會字。要寫得好。喜童答應。回至書房。把墨磨起。取了一枝筆。拈在手裏。伯道。這帖字是什麼稱呼。王正道。年家奉送二十個。寫得二三個。眷侍生十個。共

餘多的。全寫眷弟便了。又向喜童說。你要寫快些。我往前面去。回來就拿。一頭說一頭走。喜童道。伯伯請回。還有話說。王正便止住了脚道。我兒你有什麼話說。喜童問道。老爺是什麼名字。王正道。你這個孩子。是一個不中用的。虧你伏侍老爺。連老爺的名字。都不曉得。他是大老爺的胞弟。大老爺名陳日壽號天中。原是武探花。前會做過三邊總制。後來入京師。陞天下招討兵馬大元帥。又加陞兵部尚書。因看破了紅賬。功名二字甚淡。難免輪迴。因此出家。法名香池和尚。二老爺名日升。號東初。原任吏部尚書。夫人吳氏。公子春生。小姐杏元。我說與你聽了。你須記牢。千萬不要忘壞了。一面說。一面往外走去了。單言這梅公子。手中寫帖。心中想起舊日之事。忽然弔下淚來。自己暗想道。這是陳年伯家中。我父因爲他的事情。以致累及斬首行刑。不料我今日又到了他家來了。如今世態。但不知他心跡如何。且不說出真名。聊自含糊。再作道理。即忙把眼淚抹乾。將帖兒寫完。收了筆硯。王正走來說道。我兒不寫帖子。在這里做什麼。喜童說道。寫完。王正道。真個寫完了。我寫一筆你的字跡如何。喜童把

帖子遞與王正。王正見了說道：寫得好的。就把帖子拿上了前廳。捧給陳公。陳公問道：這帖子全是喜童寫的好。王正回道：全是喜童寫的。陳公道：這孩子果然寫的好。日後慢慢的抬舉他。王正一聽，老爺稱贊喜童，十分欣喜不提。陳公門拜客，再言王正走入書房。向喜童說道：我兒老爺方才見你寫好字，十分欣喜。他說要慢慢抬舉你呢。你千萬用心，不要玩耍。於是走入自己房內，告訴了媽媽一番。這且不提，再說陳公拜客回家。此時各有親友，絡繹不絕，來回拜，整整忙了一月有餘。方才沒事。忽一日想起園亭要修，遂即喚了木匠收拾。正是官宦人家，銀錢兩便，何消半月，煥然一新。陳公吩咐喜童，修理花木，整飾盆景，光陰迅速。幾多已過，新春初交，自然又忙了些時。正值元宵佳節，屬過花燈，正月已完，二月又至。陳公一日無事，步入園中，見山石樹木亭台，件件令人可愛。忽見喜童立在階下，便問道：梅花可會開放否。喜童回道：梅園中各色梅花，俱已開放。陳公道：你去准備了酒席，明自在後花園賞梅花。喜童答應，不知陳公賞花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 第十三回

賞梅花陡思同年  
降風雨思想雲遊

詞云：春光不覺麥荷香，猛聽得寒雁悲傷。咫尺間，梅綻粉將，看錦綉聽鳥弄笙簧。閑中檢點，靜裏思量，誰料不見了楚兵秦將，氣昂昂那見了前漢後唐，亦思你管領世第，閑閉門牆。到後來難免無常，說來是夢，言來是說，到不如尋個知心契友，到野外溪旁，或園裏賭賽，或漸水梳腸，講些修行妙法，或開些治病的良方，九里韓侯成霸王，封侯築壇，保劉邦，將元帥今何在，俱赴莊周夢一場。

詩曰：同年交好勝金蘭，欲借梅花吊友魂，豈料花遭風雨折，灰心立意棄塵緣。

話說陳公欲賞梅花，叫喜童吩咐廚役，備辦酒席。喜童答應，入內去了不提。次日早晨，酒席已備，少刻陳公與夫人公子，來到園中，步入亭內，見那些雜色梅花，果然開得十分燦爛，香氣襲人。陳公向着夫人問道：每年開的梅花，開放時可是那般茂盛麼。夫人道：

年開的。比往年加倍。芬芳茂盛。這正是人傑地靈。老爺在家賞花。故此枝繁蕊茂。況且又得喜童澆灌修整。怎麼不勝過往年。陳公哈哈大笑。遂即入席。一家四口。開懷暢飲。酒至半酣。似有不悅之色。夫人見了因說道。今日對花。合家完聚。又用着美酒佳肴。因什麼還有不悅之容。陳公嘆了一口氣道。夫人你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日乃是二月初十日。老夫方才想起一件事來。去年二月十二日。我與馮公改位的日期。後日就是梅年兄的週年。我和夫人孩兒。在此飲酒賞花。却不知梅年兄的夫人年姪。在於何方。他爲老夫。死於非命。方才老夫見景傷情。欲借此梅花。祭奠他一番。也見我陳東初一點痴心。口中說。眼兒望着天。叫道梅年兄。你生前爲人正直。死後必定爲神。你的陰靈在天。有爲有應。可佑着年嫂年姪。奔至我處。自然早晚照料。不言陳公與夫人說話。且說喜童聽了這十二日。乃是他父親的週年。陳年伯到有祭奠。我爲子的。到不能盡一點孝心。孤身一人。站在梅樹旁邊。越想越惱。悲苦之極。不覺兩淚流起來。陳公同夫人公子。都不留心。只有杏云小姐。斜目而觀。看見喜童站在樹旁。如醉如癡。眼

中吊下淚來。不知爲了什麼。便向陳公道。爹爹你看喜童在那里啼哭。陳公回頭一看。果見喜童哭泣。即喚喜童上亭問道。老夫在此賞花。你因甚啼哭。喜童回道。小人方才聽見老爺和夫人說。去年二月十二日。屈斬梅老爺的時候。小人在京中。其實死的可憐。有多少正人君子。嘆息不了。方才老爺提起梅老爺之事。小人不覺痛哭。故而驚動老爺。小人該死。夫人對陳公道。只也怪他不得。況他又是一個知書識禮之人。必知大義。見景生情。也是有的。陳公聽了夫人之言。方才吩咐道。今日乃是家宴。下次不可。如再放肆。定即重責。喜童答應下來。只得忍淚吞聲。走在一旁。却說那杏云小姐。那一雙識人的俊眼。七竅的靈心。暗在眼內。心中想道。此人有些古怪。前聽得爹爹說。他字跡端方。我看他雖是下人的衣服。却是正人行止。其中定有一番委曲。心中正在思想。忽聽家人吩咐。叫明日設備梅老爺的牌位。擺在梅花亭上。後日借此梅。祭奠梅老先生。以申孝友之心。陳公又對梅花祝道。如梅公子有成功之日。與父爭光。明日再勝過今日。陳公訴畢。站起身來。與夫人公子小姐。一同入內去了不提。却說次日早起



衆家人收拾。打掃園亭。已把梅公的牌位。設立於梅亭之上。各自散去。再言喜童獨自一人。來至梅花亭上。見上面供了他父親的牌位。雙膝跪下。大哭一了場。又祈禱了一番。不覺天色已晚。方才安宿。那料此夜方交四更。降下一場風雨。把些梅花盡行打落。只急得二目流淚。跌足捶胸。竟昏倒於地下。半晌方醒。嘆口氣道。我的父親。你怎麼這樣命薄。陳年伯立了牌位。誠心祭奠你。不料天降風雨。不能受享。含泪往裏而來。打由腰門口。見裏面沒人出來。只得走了進去。見一個丫環。站在那裏。喜童道。姐姐煩你通報一聲。說喜童在外要見老爺。那丫環入內。稟了陳公。陳公道。叫他進來。丫環回了喜童。於是來至房門口裏道。老爺昨晚風雨交加。把滿園梅花俱已打落。半朵也沒有。陳公一聞此言。却便披衣而起。竟往花園而來。只見滿園中梅花。果然盡行打落。半朵全無。心中一想道。梅年兄你竟這等命薄。連一炷清香。也消受不起。眼見你後人。也不能上進了。嘆了一口氣道。遂動了出家之念。專修個不壞之身。急早回頭。於是吩咐家人。與我備下一副行李。老夫妻要學個雲遊四海的賢士。氣忿忿

走入內堂。夫人問道。老爺方才交付家人。預備修行的物件。却不知爲何。陳公道。夫人有所不知。老夫昨日預備香案。供奉梅年兄的牌位。無非存一存在天之靈。不料昨夜被風雨冰雹。把梅花盡行打落。據老夫看來。忠奸二字。只好聽天而已。人力難回。不如以道家妝扮。遊遊名山勝景。是人生一世。不一時公子小姐到來。聽陳公要棄家修行。一齊勸道。風雨乃天地間常事。何必認以爲真。况梅年伯乃姓梅。這梅樹之花。乃木種之梅。與他有甚相干。今被風雨摧殘。明年又要結子。重新開花。豈可因花木摧殘。而起離家之念。陳公道。我意已定。必要雲遊四海。把這老骨頭。避在名勝所在。夫人你有孩兒。早晚侍奉。所可慮者。只是杏元女孩兒。未得佳偶。乃是你親生之女。你可自己揀擇英才之婿。我除此一樁。便沒他慮。一家見陳公一定要去。一齊大哭起來。小姐公子拜伏於地道。爹爹前在京中。孩兒每日想念。今回府第。正好早晚侍奉。以樂天年。不料因草木之情。而陡起修行之念。勸爹爹息了此念。待孩兒祝告神祇。拜求天地。保佑梅花重開。陳公笑道。罷。你們如此孝心。乞求梅開二度。限三日爲定。如三



爲孩兒怎知開謀。這不幸之罪萬難補報。關山阻斷音信難通。皆因誤國的好臣。害得我父喪黃泉。母子東西。心中思想。淚如泉湧。悲哭不止。又想起。我那岳父。見喜童死在監中。不知是假。只認是我。一定把女兒身配無疑矣。且自由他。竟覓香元小姐。到是一個賢淑之女。我梅良玉若有成名之日。不知他還在家否。只怕已許配他人。此事但想天而已。自嘆自解。在房中坐了一會。又到亭子上。看了一看。那梅花不但不開。連枝都打傷了。看了一會。只是嘆恨。眼起此樹。再不能開了。想至苦處。又到園中。大哭了一場。到了第二日。來見那些樹木。損傷未活。便嘆說道。想這梅樹。再不能開花了。不一時小姐叫了環來問喜童。今日梅花如何。喜童回道。煩你回稟小姐。這梅樹被風雨。枝兒都打傷了。如何能開花。丫環一聽。回內去了。喜童想道。今日是第二天了。眼見梅樹如此狼狽。明日焉得有花。若沒花放。陳年伯是一定要出家的。想到此間。心中惘然。眼中吊下淚來。又在亭子上跪拜祝告。說道上天神聖。本園花神。望保奏上帝之前。乞求借三春之暖。賜梅花數朵。以應梅氏之預兆。使陳年伯無出家之念。拜

了起身。獨自無聊。回至書房。昏昏睡在床上不提。且管本園花神。見梅良玉一片誠心祝告。他乃忠良之子。有狀元之福。把他的言語。奏上城隍。城隍奏上天庭。玉帝說道。梅魁之子梅璧。受顯赫之苦。有陳日升收留他在家中。因與梅魁是同年好友。見梅花開。意欲祭奠梅魁。不料前夜被風雨盡皆打落。今陳日升煩惱意欲棄家修行而去。梅良玉虔求上帝。賜他梅花二度。小神等見他至誠祝告。是以啓奏上帝。上帝聞奏。開言說道。善哉善哉。據爾所奏。梅良玉乃梅魁之子。忠良之後。賜他梅花二度。就着卿家到玉花園中。同散花仙子。領了仙花竟往陳家花園中。到三更時分。梅花一齊開放。全他一點誠心。以昭後效。城隍領了玉旨。到玉花園中。一同仙使領了仙花直向陳府花園而來。真正陽春一暖。六九奇寒。仙使把仙花佈散樹上。滿園中俱是仙花。怎比凡花。真正香透數里。城隍見重放了花。上天交旨不提。單言喜童睡去。昏夢之中忽聞清香襲人。便急忙扒了起來。穿了衣服說道。這等香氣。莫非梅花重開麼。便把門開了。走上了亭子一看。只見雜色梅花。都成一色綠蕊。梅花開得齊齊正正。異香撲鼻。取了筆來。在

牆上提詩一首。

詩云：簇簇梅花數丈高，叩求雨露下天曹。昨宵花

木成灰土，二度梅花萬古遭。

話說梅良玉提完了詩，將筆視安原處，往亭子上去。折了一枝梅花在手，徑向裏面而來，只見一個丫頭在階沿之上，喜童咳嗽一聲，丫環問道：喜童哥有何話說？夫人小姐還未起身。喜童笑嚶嚶的，手拿一枝梅花笑說道：姐姐煩你報知一聲，說梅花都開放了。那丫環自己先聞一聞，不往裏窺，一直跑入後堂去了。喜童見他接了梅花，便向後堂而去。一定與小姐看的，且不肯梅公子站立，再說那丫環手捻着梅花，如得了珠寶一般。一直走上小姐綉樓臥房之內，喘息不止。且笑且言：那杏元小姐，只因連日陳公要棄家修行，後又想悔，若留父親，必須梅開二度，方可挽回。奴想梅開二度，乃千古未有之事，正在沉吟之間，忽聞一陣梅花香，抬頭一看見丫環手執一枝綠蕊梅花，丫環道：小姐你看這是奇事，不是奇事。小姐問道：丫環你手中拿的什麼花？丫環道：今日這梅花又開二度，比前更加香，小兒把一枝梅花，裝在手中一看，心中大喜，又問道：可是喜童送來

的嗎？丫環道：正是。小姐道：你這個婢子，又來哄我。丫環道：喜童現在老爺堂外，小姐半信半疑，走下樓來，喜童叫了一聲小姐，杏元問道：這梅花果然是園中復開的？喜童答道：正是。小姐又吩咐喜童：你去在園中伺候，待我回了老爺，自然有賞。喜童答應，回至後花園中不提。再說小姐手執梅花，來至陳公房中，用手搗開慢慢說道：爹爹母親，孩兒特來報喜，陳公道：我兒報什麼喜？小姐道：可知天管人顯，梅花開二度了。陳公道：果然梅開二度麼，即忙起身，穿了衣服下床。小姐將梅花遞與陳公說道：請父親觀看。陳公接了哈哈大笑了。我兒這是在那裏尋的梅花？小姐道：果然是園中開的梅花。喜童說不止一枝，而且滿園之中，樹樹開放，夫人聽了，也即忙起身，穿了衣服說道：我兒當真梅開二度麼？小姐答道：母親果是梅開二度，夫人道：我兒，正是人有善心，天必佑之，說話之間，丫環送水進房，與陳公夫人淨面，梳洗已畢，換了衣衫，公子也來問了安，於是陳公和夫人並公子小姐，同到花園，看那二度梅花，一進園中，只見得一陣清香撲鼻，一路步入亭中，抬頭一看，只見園中梅樹，枝枝都是銀砌粉

堆。真正令人可愛。公子小姐一齊上前恭喜道。如今梅花開放。爹爹出家的念頭丟去了罷。陳公道。非是爲父的又隨紅塵。只因梅家姪兒。沒有下落。使我放心不下。夫人道。梅家姪兒。着人四下尋訪。若找着領回家中來。以了却一片心事。陳公道夫人之言有理。又吩咐喜童道。今日梅花復開。也是千古的奇事。你可速備酒席。安置牌位。好祭奠梅公。不一時俱已停當。陳公換了素服。拜伏於地道。梅年兄你這在夫之靈。可知我陳日升祭奠於你麼。這喜童見陳公祭奠他父親。却不敢在亭子上陪拜。却在遠遠邊一個亭子上。朝着牌位。不住的磕頭。口中說道。爹爹吓。多謝陳伯伯費心。小姪只得此禮謝。陳公拜畢。只見夫人公子拜過。陳公向了小姐道。我兒你也過來拜一拜年伯。於是小姐拜畢起身說道。爹爹可看見喜童。在那個亭子上磕頭麼。陳公回頭一望。果見喜童在那裏。癡癡呆呆的磕頭。陳公大怒道。老夫在此。是拜的梅公。你敢在那裏敬老夫麼。喜童道。小的怎敢學老爺的拜。只是小的父親。也是去年二月今日死的。因想了父親亡故一年。故而在這亭子上。拜一拜。也盡了父子之情。夫人道。這也難怪他。富貴乃各人所修的。孝敬之禮。俱是一般。陳公道。原來你也

有這一番委曲。也罷。我這裏替你備碗菜。擺設在後門外邊。燒張紙錢。幾他一箇孝心。於是喜童拿了兩碗菜。擺設在後門邊旁。點起香燭。磕頭拜哭。焚化紙錢。祭奠已畢。復回身到自已房中。又立了一個小小牌位。將梅公的名諱寫上。供奉抽屜桌上。反身走上亭子來。謝了陳公。夫人道。喜童自今以後。須要小心。照料花草。至於飲食。拿到自己房中去吃。喜童答道。是。只見陳公走上亭子來。公子喜童跟在後面。走入梅花深處。陳公見了梅花。賞玩一回。心中大喜道。既有梅花。不可沒有佳句。向着春生說道。我兒。我在京師。歷有多年。不知你的學業如何。你可將梅開二度的願。作詩一首。與爲父看一看。春生答道。孩兒曉得。陳公忽然拾起頭來。只見壁上題有詩句。便問道。喜童此詩句是何人所作。不知喜童什麼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 梅開二度千秋佳話 花園題詩萬古奇逢

詞云：試問水歸何處 滔滔徹夜東流 千年不斷古今愁 浪花如噴雪 新月似銀鉤 暗想當年富貴 掛錦帆直至揚州 霜林橋上望西州



正是這孩子既會吟詩。必有可用之才。說話之間。喜童已剗。陳公分咐了一番。便與夫人公子小姐。走出梅園。又走上亭子。從新坐下。又從新吃了一會酒。方一同入內去了。家下衆人。收拾確證。打掃了園亭。各自散去。喜童回到書房安歇。次日起來。無時不在花園修理樹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又到了三月初旬。一日無事。心中想道。人說揚州天下第一個繁華所在。我想今日無事。不免到街市上看一看。那光景。不言喜童自己一人出花園去了。再說那本元小姐。每每心中想道。我見喜童。幾番哭泣降拜。就令人可疑。其中定有隱情。莫非就是梅年伯的後裔。那日父親在梅亭上。祭奠梅花與梅年伯之時。他又在那小亭子上拜跪。就是梅園中詩句。又覺有些奇情。心中正在那里思想。忽然旁邊走出一個丫環。名叫翠環。便說道。你這丫環。到會唬我一跳。丫環說道。小。莫非想那一個人過失麼。小姐道。你如何這樣大胆。說什麼人。那翠環笑嘻嘻的道。小姐莫非看出那喜童的破綻來了。小姐道。你劈空的說出這話來。有什麼原故。翠環道。不瞞小姐說。喜童自到我們家中來。也有半年餘。從不見他有嘻笑之

色。終日有悲苦之容。依婢子看來。此人必有莫大仇恨。但他所做之事。都與我家老爺心性一樣。亦非下人如何。小姐道。園中之女。怎好無事。到花園中去。又想一想。說先到花園中去。看一看喜童可在書房麼。切不可與外人知道。翠環見小姐有欲行之意。笑嘻嘻的下了樓去。一直跑至花園。往書房一看。並不見喜童在書房中。回身走至後樓。就向小姐說道。喜童不在園中。小姐若去。趁此機會就走。小姐道。去到想去。只怕撞見了外人。成何體統。翠環道。園中此時冷落。外人無事不到花中去的。小姐聽了。隨即下樓。二人走入花園。就到書房中來。看那書房中。雖無擺設。却也收拾得潔淨。翠環道。小姐請坐。待婢子仔細看來。走上前就把拂塵披開。只見裏面俱是文章。上面有許多淚痕。又見桌上供着一個聖人的牌位。中間又寫了一行字。面前供了一盅飯。一碟菜。一雙筷子。翠環道。他怕午飯遲了。留了些過午的。就把牌位拿了起來。口中叫道。小姐你看這個牌位。小姐一看。只見上面寫的。先考高伯高之神位。旁邊寫的。不孝男梅璽叩禮。看完往袖中

一藏。暗道此子定是梅璽無疑了。卽同翠環走出書房。行至堂前。而裏陳公。自頭至尾。說了一番。陳公與夫人大惊道。原來喜童乃是梅伯高的令郎。老夫却是疑心。代老夫呼喚他來。細細的問他一番。小姐道。不消父親去得。叫翠環到書房。先聽他詐唬一番。試出他的真情來。再引他進來。問他的詳細。夫人道。孩兒說得有理。陳公點點頭道。也罷。於是叫了翠環來。吩咐了一番。翠環領了陳公的言語。往花園中來。只且不提。單講梅良玉。在街市游行半日。肚中有些飢餓。便尋回路。進了大門。一直進花園而來。只見王正手中捧了一個盤子。口中說道。我兒今日有一個朋友。送了兩隻蹄子。你娘叫我送一盤子與你吃。良玉道。恰好又多謝伯伯。於是接了盤子。王正去了。一直捧到房中。放下了盤子。又往後而取了飯來。把抽箱抽開。拿出飯碗菜碗。擺了碗筷。供奉梅公的牌位。先拿碗的時候。未曾留心。及至供奉。不見了牌位。於是仔細尋了一番。並沒有影。只急得兩淚交流道。我的爹爹。你往那里去了。將欲放聲大哭。只見一人。站在書房門首。便止淚說道。姐姐你在這里做什麼。那翠環望了梅良玉說道。你這

好一個人。坑害人家不淺。良玉因牌位失了心神不定。忽又聽翠環說出坑害人家不淺的話來。卽忙上前。深深的一揖道。姐姐我坑害了人家什麼事。你這話自何處說起。翠環道。你口中還說什麼喜童。那一個不知你是梅老爺的公子麼。今府縣衙門。俱有文書到來。說京中盧杞。知道你在此地。着地方官拿你進京。你想他既知道你在此地極身。那好賊焉肯放過。我們。你還之乎也者的。瞞我家老爺。喜童長。喜童短。梅公子聽了這一番言語。正是頂門上。失脫了三魂。九宮內散了七魄。半晌說不出話來。唬得戰戰兢兢。雙膝跪下道。姐姐你可有什麼計策。救我一命。梅良玉至死不忘。翠環道。公子請起。既是方才說的。至死不忘的言語。你切記在心。我方才的言語。却是虛假之言。我今早同小姐在此看花。見了你供奉的牌位。拿去回稟了老爺。才知你是梅公子。老爺叫我喚你到後堂。問你的委曲。公子道老爺問話。若有萬一不念昔日之情。把我解往京中。獻與盧奸賊。我命豈不休矣。翠環道。你這話差矣。老爺平日以善良之心自居。豈有害你之意。於是翠環同了良玉往後堂而來。進了廳門。只聽得陳公與夫人公子小姐。



在堂上說話。翠環先進去回了老爺。只見陳公笑着。迎了出來道。良玉賢姪。今日方才去了老夫心中之疑慮。良玉即忙上前幾步。迎請陳公道。伯父梅娘在此。於是陳公攬了良玉的手。一同進內堂。梅公子忙行了幾步。轉身向着陳公與夫人道。伯父伯母請上坐。待小姪拜見。陳公道。賢姪說那話來。一向多有得罪。只因老夫不知。諒不見罪。梅公子道。老伯父說這樣話來。豈不折殺了小姪麼。但萍水相逢。蒙伯父收養。真正沒齒不忘。各盡了一會。陳公和夫人。勉強受了兩禮。又與春生見了禮。夫人向查元小姐說道。你也過來。與梅家哥哥見一個禮。即領回樓而去。於是陳公與夫人公子。同良玉分賓主而坐。丫頭捧茶。茶畢。陳公道。賢姪。令囉大人榮任京師。不料被盧杞奸賊所害。拿問合家。老夫無時不思。今乃天緣湊巧。又與賢姪會合。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梅良玉兩泪交流。把前後冤苦之事。一一告訴了一番。陳公與夫人道。今真虧了你。又道賢姪可去更衣。叫春生我兒。你可陪梅世兄去更換衣服。春生答應。即同梅良玉走入書房。更換了衣袴。二人攜手出來。那時問眾人曉得。真是梅公子。別人都在其次。

只有王正一聞此言。即走入自己房中。說與妻子知道。這個孩子。今日被小姐看出來的。目擊了。伯老爺要把小姐許配與他。你我是竹籃兜水。一場空。他妻子道。你也過了五十多歲。連理性一些也不知。如今老爺認實了他。是年家的子姪。他豈肯與你做兒子。這不是枉費精神麼。不言他二人談論。再說陳公見春生陪良玉而去。便對夫人說道。我看梅家姪兒。他日必然成名。况他氣概不同。細細思想。不若把女兒許配與此子。待他名登金榜。然後再洞房花燭。夫人你道如何。夫人道。老爺之見。一定不差。况且此子乃梅年伯之子。他先人是爲同年。斬首西郊。他相貌又生得軒昂。在梅園所題之詩。恐假他人成語。須試他一試。再爲相商。陳公點頭道。夫人之言有理。不一時梅公子換了衣袴。春生攜手走入室內。復又見禮。陳公分咐擺飯。飯畢。陳公叫傳齊了合宅家人。見過了梅良玉。陳公又吩咐道。自今以後。俱稱梅公子。外西切不可走漏了風聲。衆家人一齊答道。是。各自散去不提。單言陳公向梅良玉說道。我看賢姪的佳句。果然出衆。老夫今有一題。請教賢姪高才。良玉道。小姪素慕文儒。只是一向荒疏。

難入老伯父尊目。陳公說道。佳作定然精美。何必過謙。遂喚春生道。我兒你也陪作一篇。請你梅世兄批削。良玉道。豈取。陳公喚書僮取文房四寶過來。拈筆在手。寫一題目。乃是善人爲邦百年句。梅良玉看了說道。老年伯。小姪當面獻醜了。陳公道。賢姪說那里話來。良玉抬頭一看。只見桌上兩副筆硯卷子。便與春生分賓而坐。二人並不思索。一揮而就。陳公在傍看了。心中大喜。不一時二人交卷。陳公接過一看。拍案大叫道。真魁元之才。曩日必盡天下之靈秀。又將春生的文字。也看了一遍。却也字字珠璣。句句錦綉。與梅良玉一比。略爲減色。一些取過讀來。把二人文章。俱圈點了。又向二人說道。你們二人文字。還欠工夫。自後還須上緊琢磨。彼此還要互相講解。不可荒疏。自此以後。二人同寢共室。不可相離。於是二人辭別陳公。同入書房不提。單言陳公走入後堂。與夫人說道。我今日已看過了梅年姪的文章。老夫主意已定。要招良玉爲婿。其他的文章。字字珠璣可愛。與夫人相商。杏元小姐姻事。却被丫環翠環聽了。飛往後樓而去。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眼識英才憐念故交  
心結絲蘿情遭奸變

詞云：嘆畫梁紫燕。爲兒孫展寬窠巢。每日裏打食數粒。只恨兒孫不飽。養得嘴上海殼已退。兩翅才長翎毛。不報父母養劬勞。竟自騰空飛了。飛到那綠陰深處。自稱散淡逍遙。一日簷前遊戲。撞着了狼心的狡貓。雙爪搭住不相饒。連皮帶骨盡嚼了。這才是心短前程短。心高命不高。勸君少打傷人劍。常磨克己刀。守分循天理。災禍自然消。

詩曰：故舊聯姻樂正濃。忽遭奇禍各西東。裏腸百結愁難訴。恨海念山滿肚中。

話說翠環見陳公與夫人。欲將小姐配梅公子。他急忙跑至後樓。笑嘻嘻的報與杏元小姐知道。恭喜小姐。杏元道。你這個丫頭。又來見神見鬼。恭喜的什麼。翠環道。老爺與夫人意。欲將小姐的婚姻。許配與梅公子。聞此喜信。特來報知小姐。小姐把臉一紅道。賤婢休得胡言。口中雖是這樣罵心中却是十分的欣喜。因自

想道：我觀梅生非是在人下之輩。又見他提梅之詩，寫正孝氣概，與人不同。其時不言小姐辭贊，單說翠環見小姐不著他，只得回身下樓。腹內暗想道：我不如到書房，透個喜信。與梅公子知道。走至書房一看，不見春生，只見良玉一人，痴呆呆的似想心事一般。他便輕輕走入書房。來至梅公子的後面，用手在他肩上一拍道：你想什麼呢？梅公子到曉了一驚，回頭一看，見是翠環。因說道：你來做什麼？翠環道：特來與你報一個喜信。梅公子立起身來問道：姐姐又有什麼喜信報於小生？翠環道：也是你的命中紅燈星高照。老爺夫人要把小姐與你結婚呢。只等你金榜題名。那時就成爲鸞鳳。豈不是天大的喜事麼？梅公子一聞此言，心中暗自欣喜。又見翠環走近前一步，是要動手動腳的意思。梅公子正色道：已承你的好意。小生領會過了。姐姐請回後堂去罷。恐怕你家公子出來撞見，你我二人，在此說話。萬一告裏了老爺夫人面前，豈不是連累小生無容身之地了？翠環道：喜信報與你，你將什麼謝我？梅公子道：既承你的美意，待後慢慢報答你罷。那翠環欣欣喜喜的說道：下次如有一點半點的言語，少不得一一報信與你。梅公子道：自今而後，你不可到書房中來。恐外人看見

不雅。翠環啞了一聲，入內去了。梅公子一得此言，好生欣喜。不一時春生出來，陪他吃了晚飯。二人又談了些詩文。夫人又着人送了一抹錦綉的被褥，與帳帳等件。春生又叫人鋪設在自己床對面，坐臥相投。二人斯文談心，竟一刻不離，每日消晨。入內請安，即是攜手而行。陳公與夫人見了，心中便十分的歡悅。有時在房中撞見了小姐，二下心照，但不言起婚姻之事，還是兄妹相稱。且言陳梅二公子無事，在書房之中，談詩論文。陳公也不時出來，講些文章故事。有時與他二人飲酒談心。一日在後堂，論些家務，忽見門上慌慌忙忙稟道：外面府縣官員來到前廳，有請老爺說話。陳公道：府縣官到此，定有體貼。陳公只得走至前廳。眾官員一齊站起身行禮。禮畢，分賓主坐下。府尊開言說道：大人。陳公道：不敢。請問公祖與父母到舍，不知有何見教。府尊道：啓大人得知。今早百馬牌到來。說望上有旨，正欽差是盧大人。副欽差翰林黨大人。盧太師曾吩咐馬牌叫大人平山堂接旨開讀。陳公道：原來如此。待老夫回後堂，換了冠帶。和公祖父母，同行接旨。府尊道：相爺吩咐說道：不必更換服色。就是便衣接旨。陳公笑道：既是盧太師說過，治下就是便衣了。於是吩咐打

轎。與各官員一同去平山堂接旨不題。再言夫人與公子小姐。摸不着頭腦。都就了悚慌。遂即差家人去探聽消息。梅公子向夫人說道。也不知爲了何事。且待家人回來。必知底細。且不言陳府談論不定。再言陳公同了各官。到平山堂接旨。香案均已擺設齊正了。衆官均在山門外。候着聖旨。盧杞與黨進一同下了轎。陳公等一齊進了進來。到香案供奉聖旨前。陳公三呼已畢。盧杞打躬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上古帝王治國。全賴文武具備。方能成一統華夷。今朕御極以來。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自從北漢沙陀二國士卒。屢肆猖狂。擾害中原。前相國盧杞。同兵部右侍郎袁甫臣。領兵出守邊關。不問他國以大砲當先。將邊關攻破。又將袁甫臣守關衆將。綁了刁杆之上。用亂箭攔死。慘不可言。朕欲責卿向日縮退下領兵之罪。相國保奏。言頗有女。名曰杏元。今着黨進領旨。傳與汝知照。朕賜汝女杏元。昭君服色玉搔首一面。似昭君出塞。議再着地方官。給銀二千兩。買民女四十名。一同出關。與二國連和。兩下永息刀兵。旨到之日。速速出關。即免一門之罪。欽哉謝

恩。

陳公聽盧杞宣讀畢。在香案前謝恩。心中大怒。只得走上前與盧杞見禮。因問道。滿朝文武。大師怎不保奏一二。去領守征伐。怎麼着下官的女孩兒去和番。豈不羞辱了天朝的體統嗎。況我的女孩兒。乃蒲柳之姿。焉能退得胡虜番兵。盧杞說道。這是老夫好意。因聖上要加罪於老先生。老夫與你保奏了。方免老先生的罪名。況且和番前朝也有的。何必直以爲恥。聖命緊急。老夫要看一看令愛小姐。就要回朝繳旨。陳公又不敢違背。只得苦在心頭。回身與黨公見禮。也沒心談些細話。於是請了聖旨。同盧杞一齊上轎。離了平山堂。同進了城門。到了自己府門首。把盧杞等請至大廳。又行過了禮。料想盧杞不能讓他往後去的。因此硬着心腸。吩咐家人。到後堂。叫養娘扶了小姐出來。與盧杞相爺看一看。家人答應。進了後堂。與夫人說了備細。夫人這時。方知是聖上要他的女兒往邊關去和番。腹內如亂箭攢心。又見要叫他的女兒出堂見見。夫人大怒道。我要這老命做什麼。待我出去。與這奸賊拚了命罷。小姐即忙上前扯住夫人道。母親不可如此。這奸賊乃是奉旨的

欽差。若與他計較。豈不是自取滅門之禍。不如待女兒出去。覓那個好賊。拚一女兒一人之命。再闖去找一個自盡。以益爹爹一世之名節。又得保全了一家之性命。夫人急得哭哭啼啼。跟在後面。梅良玉春生二人。想不出什麼主意來。只哭在一堆。於是小姐住了淚痕。亦至大廳之上。陳公一見女兒出來。不由一陣心酸。二目中滾滾而下淚來。因此道。我兒過來見盧太師與黨年伯。於是小姐一見禮。盧杞弄了杏元小姐。向陳公說道。令愛小姐。真究生得天姿國色。先生巧言。擬說沒才沒貌。下官有兩句鄙言。奉贈令愛小姐。

詩曰：閨中俠士女英豪。巧筆丹青難盡描。琵琶相伴陽關道。好似昭君出漢朝。

杏元小姐問道。老太師邊關上有強兵猛將。尙且難勝胡虜。我一箇閨中柔弱的女子。怎能退得胡虜。盧杞道。小姐出關。胡虜一見自然退兵矣。小姐見盧杞說出這種話來。含了怒容道。太師的鈞諭。到也妥當。我陳春元何惜一身。只是可惜聘上那高官厚祿。與那些誤國的好賊食了。又不能不君之憂。立在朝廷之上。白折了個人皮。只是我陳春元生不能食奸賊之肉。死後定

爲厲鬼。纏那奸賊之魂。罵得盧杞白了眼。領受一會陳公見小姐罵了盧杞一頓。便說道。我兒你也見過了太師。那朝中的國政。却也與你不相干。回後堂去罷。杏元小姐遲了父命。回後堂去了。盧杞暗想道。我眼睜睜的到被這個小賤人罵了一場。因見小姐住後。他也站起身來。向了陳公說道。令愛是見過了。只待地方官選了民女。便一齊起身。那時陳公假意留了一會。方才先送過了盧杞。又送過了府縣官員。留住了黨公敘談不題。再言盧杞回至公館。自有地方官應酬。且言陳公與黨公說道。年兄你我乃是同年的好友。還有細話相商。二人攜手。步入後廳。陳公分咐。把二位公子請出來。家人答應了。去請二位公子。上廳來與黨公見過了禮。在下面坐了。陳公嘆了一口氣。向黨公說道。年兄我輩讀書。原想榮宗耀祖。封妻蔭子。不料反把自己的女兒。今日坑害於奸賊之手。那奸賊在朝中。當日諭着小弟。領兵往邊關。與韓相交鋒。梅年兄直諫了一本。被皇上將他斬首。却又行文捉拿他的家眷。弄的他人亡家破。似一失羣的孤鳥。目下袁兵部命喪沙場。盧杞奸賊。又保奏我的女兒往那塞苦沙漠之地。去和北番。年兄你意圖中

一個柔弱的女子。到了那一個去處。可能保得有命麼。豈不是眼睜睜的送去尋死的嗎。黨公嘆了一口氣道。年兄之禍。起自盧賊。也是令愛小姐命中所招天子的諺。如何遠劫。只是聽天由命罷了。良玉與春生見黨公這話心中正苦。二目滔滔流下淚來。黨公見了。也覺傷心。攆着良玉春生二人。向陳公問道。小弟只知年兄是一位公子。因何今日却是兩位年姪。陳公回道。小弟只有一個小兒。因指了良玉道。年兄却不是外人。不妨實告。不知怎麼告訴黨公。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選民女百姓驚惶 認兄妹家庭痛哭

詞云：自入深山且學歌 半裝鸞啞半裝呆 他非莫與他人論 已過還須己自裁 瓦罐紅爐菜正熱 紙牕白處月初來 長安多少求名客 幾個嚴陵守釣台

詩曰：真忠千古美名標 好為萬載酒話囑 孤心只願私情義 那管聚聚淚似潮

話說陳公對黨公說道。年兄此子。是梅伯高的乃郎

。因為去投他的岳父。不料那世態炎涼的禽獸。不認親戚。反把他當作奸黨。多虧貼身伏侍的書僮替死在儀徽。自頭至尾。說了一遍。黨公道。原來就是梅年姪。老夫失敬了。梅公子又重新見了一禮。黨公問道。不知令愛可會許配人家。陳公見問。忍不住二目中吊下淚來說道。小女姻事。未許人家。小弟有意招梅家年姪為婿。不料就有此風波。黨公道。這也是他們前世的冤孽。故而生出了這一番事來。小弟見他與年兄的令郎。一同垂淚。我却不知有這一番隱情。說了一會。黨公告辭起身。陳公也發心細相款待。一同抬了黨公上轎去了。陳公回至後堂。只見夫人小姐。與合府婦孺。都哭在一堆。陳公一見更加傷心。夫人見陳公和二位公子一同進來。潸了哭說道。梅姪兒。你來老身有一句話對你說。你前日剖明之後。我已與你年伯相商。欲把杏元小姐許配於你。豈知天意如此。雖然大禮未行。也算是夫妻一場。明日杏元出關。你可同春生兄弟。送他至交界地方。也盡你一點夫妻之情。只好結一個來世的姻緣罷。還避什麼嫌疑。梅公子見夫人說得傷心。二目滔滔。放聲大哭道。伯母斷如此說。小弟萬不敢不遵賢母之命。

又是這盧賊。怎肯讓小姪同行。夫人道。老身也想了  
一計。計在此。待起身之日。我認作你是表姪。與女孩是  
表姪弟。再持你年伯求一求盧賊。就可以同行了。梅公  
主。跪求盧賊。帶了哭罵道。這個奸賊。不知與小姪是  
第一世的冤家。當日父親被他害了。斬首市曹。使我母  
主。今日才有安身之所。又蒙伯父伯母。把小姪終  
身許配小姪。他又一本。把小姪逼了去。和北番。豈不是  
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對頭。這正是生生死死散聚。活  
活分開連理枝。陳公走上前說道。賢姪既是方才俱已說  
明。你二人當着老夫面前。見一個禮。方可一路之中。有  
什麼言語。便好說話。夫人哭哭啼啼。扯着小姐。同梅  
公子對面交拜。那杏元小姐哭哭啼啼。含着嬌羞。向梅  
公子說道。為小妹之事。反累及兄長跋涉。出關遠  
送。小姪只好來生補報。梅公子也陪哭說道。賢妹自己  
保重。應兒理宜扶送。何勞之有。兩下莫說話。四目涓  
涓。流淚不止。更覺悽慘。陳公與夫人說道。合家大小  
。又痛哭起來。這正是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  
離。且不肯合家痛哭。再說盧賊回到公館。那些合省的  
文武官員。送禮的紛紛不絕。盧賊一概全收了不題。再  
說陳公別了陳公。同至公館。見那裏集聚。家

人將各色禮單名帖一呈上。黨公看了分咐道。俱寫辭  
謝帖謝絕。家人答應去了。這且不言。再說那台城中大  
家居民。見官府領了盧賊的鈞旨。因着官媒。在城內外  
。挑選那美貌的女兒。那些百姓。却不知是去和北番。  
只說是皇上選綉女。多不論貧富。只要有人家來配。自  
己把女兒送上門去的。也不知多少。再講那官媒。頭理  
不上幾日。領了民間無數的女子。來送到府衙中。府官  
挑了四十名。餘下的仍叫各人家父母領回。即將這四十  
名的女子名字。造成了一本冊子。親身送至奸相公館。  
當面過目。盧祀看過冊上名字。便向知府分咐道。你可  
將衆女子的名冊。送陳吏部府中。再傳老夫的鈞旨。就  
說衆女子均已齊備。限三日內。便要起程。不可慢了皇  
上的欽限。知府領了盧祀言語。出了衙門。即往陳府。  
門上的人。通報了進去。陳公正在內室。和良玉春生  
相商。要浼求盧祀的分上。待他二人同行。一聽家人通  
報。遂即來至前廳。接了知府。見過了禮。坐下茶罷。  
知府。相爺命卑職把衆女子各冊。送與大人過目。鈞旨  
云欽限緊急。衆女齊備。限三日內。便要起程。陳公道  
。老公祖分咐。治下知道。就是小女起身之日。還有一  
件要事。面見相爺。公祖不把衆女子的名冊帶了。治下

與公祖。一同去見相爺。二人上轎。同至公館。面見盧杞。陳公道。才時公祖傳相國的鈞旨。三日內便要小女起身。晚生思想。千里迢迢。孤身自往。使晚生夫婦二人。放心不下。今有小兒與表姪難捨他。求相國開一線之恩。着他二人送出邊關。再回家鄉。則晚生感恩不淺。盧杞拉着腮上鬚道。年兄說他二人。再多幾個。又何妨礙。陳公一聽。略放下秋腸。又道。這衆女子花名冊籍。太師可看了。明日可交與魏細胡兒。盧杞點頭道。這話有理。把冊子放下。差人送與黨公不提。再言陳公和知府。一同辭別上轎。知府回署。陳公歸第。把那四十名女子。都叫了進來。叩見陳公。帶進後堂。見了夫人小姐。那些女子。一齊跪在階下。都哭哭啼啼的說道。我們衆人。乃是陪侍貴人。到邊關去的。望貴人念同鄉之誼。如有伏侍不到之處。乞貴人另眼相待。可憐我們。離鄉背井之人。杏元小姐哭哭啼啼的攙扶。那为首的。女子說道。各位姐姐請起。我們俱是紅顏薄命之人。有什麼尊卑。杏元小姐雖然和那些女子說話。眼却望了梅公子。心中想道。我二人緣分好淺。既在當面。因何又要分離。反到外國下邦。受那腥臊之氣。怎能再見良人之面。想到其間。便放聲與那些女子大哭起來。夫人帶

着淚痕。把那些女子一看。只見俱是十五六歲的娉娃。又哭得昏天黑地。日色無光。真正淒慘。因想着恨道。這梅花枝一般的女子。一個個俱送去尋死了。我想盧杞這個賊。怎麼上天沒有報應。把他五雷擊頂。也不足以抵。這些受苦的女子。怨氣感息了半日。又來勸解小姐。衆女子梅公子春生。也來勸解一番。大家才止住了哭聲。夫人吩咐。治酒款待衆女子。光陰迅速。不覺又是第三日。外城官員。盧杞與黨公。一同俱到陳府。陳公出來迎接。大廳上面。府尊已備下酒席。在陳公府中。款待衆欵差。知府將酒席安過。各自序齒而坐。酒至數巡。只見盧杞向着來的家人道。把那衣箱。抬入內堂。請小姐同衆女子更換宮粧。家人答應。把衣箱抬到內裏。說道相爺的鈞旨。請小姐更換宮粧。可起程上轎。杏元小姐說道。你夫回裏家相爺。說外國的服色。到了出關之日。方可更換。我等遠在中原。未食外國的水土。爲何先換外國的服色。盧杞的家人。見他正言。不敢違拗。只得抬出衣箱到裏道。小姐不肯先換外國服色。要到邊關。吃了外國水土。方可更換此服色。盧杞尙未開言。黨公哈哈大笑道。這是有志氣的佳人。至此光景。還不先中原的大國。雲彩了那朝秦暮楚。賣國求



蔡的姪賊。直把一個盧杞目瞪口呆。不多一會。酒席用罷。盧杞向陳公說道。先生可到後堂。備着令愛。早此起程。好趕路途。陳公見盧杞催促。只得忍住淚痕。往後堂去。把盧杞的話。說了一遍。夫人與小姐公子。聞言大哭。陳公道。哭也無益。不如硬着心腸。早些收拾。查元小姐哭的兩淚汪汪。如刀割腸。如針刺腹。哭啼說道。孩兒一死。有何足惜。只是苦爹母親。撫育孩兒。一十七歲。不知費了多少心機。今日被奸賊害。和番。就是三年哺乳。十月懷胎。孩兒只好在幽冥地府。艱苦二老幼勞籠。二齊大哭不止。陳公一人。硬了心腸。又苦勸一番。查元小姐方才忍住淚聲。說道爹爹在。上。孩兒就此永別。要拜爹娘養育之恩。陳公與夫人一把扯住查元小姐。兩淚汪汪的說道。我兒。為娘的今日如何捨得你去。那查元小姐兩淚滔滔。拜將下去。口中念道。

詩曰：日日閨中綉鳳凰。夢魂一旦遠家鄉。思親不得歸故里。只為干戈出西堂。

又商：只說高堂常侍奉。豈知今日永分離。自今難親雙親面。要得相逢夢裏時。小姐拜罷。吟了詩句。又向春生說道。兄弟。愚姐有幾句話。囑託於你。父母只生你我二人。我今日做了

他方的冤鬼。異域的孤魂。你送我出關之後。可急速的回家。早晚要勸父母。不必愁苦。不須思念我了。只作沒有生一散。千萬不要哭壞了爹娘。又把梅望了一望。便低了頭。向春生耳邊。說了幾句。不知所說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趕程送民夫忿恨  
到重台兄妹沽襟

詞云：輪罷三皇五帝 功名夏禹商周 七雄五霸鬧

春秋 秦漢興亡難究 名利兩行童與叟 幾

步冠冕沒荒邱 前人留得後人收 說什麼龍

爭虎鬪

詩曰：夫妻正好結天緣 何事分飛淚眼觀 信是佳

人多薄命 含悲隱恨別慈嚴

話說查元小姐向春生耳邊說道。梅家哥哥。他乃是落難之人。恐他早晚愁苦。你也須勸解他些。兄弟你把梅家哥哥。當作了嫡親手足。愚姐雖死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甘心矣。春生哭答道。是兄弟知道。姐姐放心。自己保重要緊。查元小姐哭道。你我兄弟一場。在此永別為愚姐的有一拜。春生與查元拜畢。於是抬起頭來。

向梅慶道。做姊妹的。今日也有一拜。良玉哭道。賢妹小姐。做兄弟的。今日也有一拜。於是二人一同交拜。此刻如刀割肺腑。似針刺心肝一般。榻下又不能說什麼。言語。猶實個是。

啞子過鐸黃柏味。雞將苦口對人言。

梅慶此時。只說了兩句賢妹小姐。你可保重自己身體。便大哭起來。二人對面交拜。拜畢站起身來。杏元小姐又向着夫人叮嚀說道。母親。梅家哥哥由邊關回來。他乃是落難之人。恐他憂愁。母親要勸解他一番。只當女兒在世一般。倘他日後得有寸進。自然報答爹娘深恩。再者母親不要掛念孩兒。恐傷了身體。千萬寬心。夫人聽說。二目流淚說道我兒。爲娘的知道。你只管放心。於是杏元小姐方才帶了翠環丫頭。哭哭啼啼出來。陳公隨了到大廳。見了盧杞的禮。小姐方才上了香車。那些衆女。並翠環。一同上了轎。衆官員與陳公。俱在後面。才出了大門。只見那些衆女子的父母。呼父喊母。叫兄叫弟。哀哭之聲。不忍聽聞。那一般的慘慘光景。真正是鐵石人也傷心。也要用下淚來。一路上看的人民百姓。無一個不傷心落淚。痛恨。再說黨公把眼睛睜

着。心中暗罵道。你這個好賊。好生生的將那些無辜的女子。拆得東離西散。骨肉分開。這樣慘惶哭泣的聲響。佈滿街市。虧你昧着良心。連眼目紅也不紅。你還什麼心腸。虧你身居相位。你難道忘當權者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我看你這個好賊。日後是怎麼報應。正暗說之間。不覺車馬已到了十里長亭。衆官員備下餞行酒席在此。衆脚夫把香車小轎。俱各歇下。衆女子下了轎。一齊啼啼哭哭。拜別了父母。各自大哭一場。那杏元小姐。也哭啼啼走下車來。向陳公道。爹爹請上。待孩兒拜別。只是爹爹年邁之人。休得過傷。回去致意母親。不必思念孩兒。只當孩兒在家不幸病故的一般。父女二人。痛哭得難解難分。衆官又悲苦了一番。小姐方才上了香車。梅公子與春生。也過來拜辭了陳公。盧杞見哭的十分慘。因此催促衆脚夫抬起香車小轎。在前面而行。盧杞與黨公陳公合府的官員。一拱上轎乘馬。趕着香車。往北方而去。陳公又與衆官府。同那些送女子的百姓。一齊哭回城來。各自回家不提。再言陳公回府。只見夫人哭得如醉如癡。茶飯也都不能吃。陳公含淚勸道。孩兒已去了。自己悲哭也無益了。且

免了煩惱。將息自己的身體要緊。夫人啼啼哭哭說道：活滴滴割了我的心肝。叫如何忍得住悲傷。陳公又勸道：女孩兒在十都長亭。又囑咐了一番叫你千萬不要哭壞了身體。只當他在家不幸身故了一般。他叫到寒食清明時節。與他一陌紙錢。一碗羹飯。就感你我的恩澤了。夫人聽了。又哭了一回。方才止住了眼淚。不言城中之事。再說和香行路之人。一路之上。盧杞的號令森嚴。把那些脚夫。催得叫苦連天。哭聲振地。非止一日。也是那些脚夫否極泰來。那一日來至交界的地方。盧杞向黨公道。老夫要分路進京繳旨。年兄獨自送杏元出關。交待番邦。二國和好。方好回朝。黨公道說。老夫在此。不送了。不言盧杞回京繳旨。且言黨公送杏元小姐。取路向邊關而來。脚夫稟黨公道。小的們一路辛苦。且住兩日。歇一歇再走。黨公先已與梅璧春生二人說道。老夫看了那些脚夫。似鐵打的漢子。尚且如此。何況女流乎。明日倘若到了外國這些柔弱女子。多應是死多活少。梅公子答道。正是這奸賊忍心。傷害天理。斷送了無數的性命。再說衆脚夫歇了二日。又起程而行。不比盧杞那樣催促。却也不多停留。那日正往前走。只見

前面有一座城池。城中遠遠現出一座高台。杏元小姐在香車上看見。便問脚夫道。前面是什麼城池。那座高台。是名何色。脚夫回道。啓貴人得知。前面是邯鄲縣城池。那座高台。名曰重台。就是漢光武打台。姚期打掃重台的地方。杏元小姐聽了脚夫說知備細。在香車叫聲表兄。梅璧上前答應道。賢妹。小生在此。有何吩咐。小姐道。煩兄長回稟黨公。在此住歇一日。梅公子即把小姐所說的話。回明黨公。既是小姐要住一天。待老夫分咐地官。打掃公館伺候。梅璧道。多謝老年伯了。回轉身來。又向小姐說知。黨年伯依允。隨後黨公差入關知邯鄲縣官。聞知是欽差的鈞旨。即差人役打掃公館。合城文武官員。俱至十里長亭候接。直到臨晚。黨公與一行人方到。縣主迎接入城。杏元小姐與衆女子。在公館內室居住。黨公與二生。在外居住。各官方辭別回署。宿景不提。次日早起。杏元小姐傳與知縣。預備香案在重台上。遙拜家鄉。縣主聽了。一一準備停當。不一時杏元小姐與衆女子。俱上了香車小轎。黨公與二生乘馬相隨。緩緩而至重台寺。僧人早在山門外迎接。來至大殿上。香燭俱已點齊。請小姐下車。參拜佛前。

衆女子俱已拜畢。杏元小姐道：「重台上香燭齊備否？」執事人回道：「齊備多時。請貴人抽香。」于是杏元小姐吩咐衆女子道：「列位姐姐。在下少坐片刻。待奴家拜了家鄉。列位再上台來。」黨公在台下等候。小姐同梅豐春生。步上台來。正進了亭子。便問梅豐道：「家鄉在那一方？」梅公子道：「家鄉要拜家鄉。可向東南遙拜。小姐即向東南深下拜道：「爹爹母親在家。可知孩兒在此拜望否？」拜罷。望着靈棚眼淚。灑着養生壽榜。不好說話。忽然心生一計。叫聲兄弟。你可下去叫衆女子上來。其時春生早已明白。知道他二人要敘分離之苦。礙了我在此。不好說話。他不便開口。我下去多過一會。讓他二人多談談分別之苦。于是出了亭子。下台去了。杏元小姐見四下無人。淚淋淋向着梅良玉說道：「郎君有什麼言語。趁此無人之際。說與你的妻子知道。也是你我二人。枉有夫妻之名。沒有夫妻之實。今日若錯過了此地。前面沒有說話之所。梅良玉哭啼啼上前說道：「小姐拜揖。杏元道：「郎君這是什麼時候。你還講什麼拜揖。有話請說。那梅公子二目汪汪。嘆了一口氣說道：「小生沒有什麼話說。只是自恨身軀福淺。不能消受小姐。以

效連理之枝。共逾魚水之歡。只盡心上一點痴情。終身不娶。以報小姐岳父母知遇之恩。至于小姐此去。到了外國之邦。爲后爲妃。切勿以小生爲念。就是小生送小姐到外國。兩下分別之後。叫我如何割捨。少不得我這苦命。也要喪于九泉之下。杏元聞言。止不住淚流。一把扯住梅公子的手。放聲大哭。說道：「郎君此言。豈不傷母之命。把奴家終身許配于你。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明日到了沙漠之裡。拚一死以謝郎君。決不肯失身于變相。况聖人有云。女子立一名。重如泰山。輕如鴻毛。奴家豈肯忘了廉恥。使我父母遺骸。萬年人。郎君千萬不可灰心。你乃堂堂男子。世代書香。公公做個好賊陷害。天必灼知。自古道人逢大難。必有好處。猶如在我父母家。耐心攻書。偷得名登金榜。也與你父親報仇。二人說至情慘之處。假兩相假抱。痛哭不止。杏元小姐哭啼啼。伸了手在頭上。取了一枝玉釵。裏手遞與良玉道：「此釵是你妻子心中最愛之物。把此釵送與郎君收下。日後你妻子亡故之後。若你思念之時。可將北釵一看。如同見了你的妻子之面一般。又哭說道：「郎君他日功名成就。務記你妻子在重台上。與郎君分手之

言。口中隨念一首絕句道。

夫妻南北隔天遙

顧爾嬌官着錦貂

阻隔姻緣華夏界

雙雙難得渡藍橋

梅良玉接過了釵。也不及細看。哭啼啼的。就抱頭

上吊兒一撞。藏在髮內。便說道。草人今日承小姐的雅愛

。又把釵留贈。頂恩非淺。自此以別。真正是活活分離

。吟既如此。亦有鄙言一絕。以紀後日之事。因吟道。

馬士臨鞍途遙遙。未辭中土服胡貂

界河隔絕情難敘。怎得雙雙渡鵲橋

真齡罷小杏元亦姐與梅公子。相哭多時。只見春生與

衆友子止乘。二人只得忍住了哭聲。于是止了哭聲。春

生像女子一同到來。那些衆友子俱上前來。拜望過了家

鄉。四散觀望那些野景。春生偷看他二人。只見

悲懷千端一片心。送巡暗處尚沉吟

相認難訴離情苦。千古人樹亦淚淋

話說杏元小姐見衆友子俱已拜了。于是同下了重

台。上了香車小轎。薰公與二生護從在後。迤邐同至公

館外安宿了一宵。次日薰公傳諭起程。合城勳官俱相送

。不特薰公單講道。起人。那日正行之間。忽然覓對

面來了一騎殺馬。飛馳而來。不知所來何人。有什麼話

說。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雁門關夫妻哭別 蘇武府主僕嘆忠

詞曰：奸謀毒害人間。驕為階階必報。奉差燈傳

和番稿。那怕你情義。日對面狼心。一被把牢。

子佳人賺倒。折散鴛鴦。夫弟歸南。馬兒北五

去了。

詩曰：夫婦情深戰立倫。况兼骨肉又甥親。自知永

別無由會。豈不傷懷拭淚頻。恨去一

話說那報馬報到蘇公面前。慌忙棄塵離鞍。在道傍

跪下。稟道。小的乃是邊庭旗牌。磕了頭。即出馬。望蘇公

後面。慢慢面行。便問道。你老爺姓什麼。是幾時到任的

。關外打聽消息如何。你本官預備大米飯。饗送邊庭旗牌

道。大人我的本官姓蘇名金。是昨日到任的。關內因

兵部賞大人亡後。失米飯外。備細搶殮。自下兵丁。偷取

了地界。故有賊小姐出。賊人。已盡。事。此

位官長。在關外巡邏。又留下許多士卒。在關外等候。伏侍貴人。於是在懷中取出一個紙條來。遞給黨公。黨公接過一看。只見那上

五個官長的名。應天時。合地利。得人和。能安邦。必定國。黨公問道。此地距離還有多少路程。那旗牌稟此地到灤關還有四十里路呢。黨公說。如此你先行到關。報與你本官知道。說我爺爺拜上。准備公館。晚間貴人進關。叫他傳與郎官知道。三日後准備迎接貴人。不可有誤。旗牌答應。小人領命。把他帶至路傍。欠身稟道。小人先行了。把馬加上兩鞭。那馬如飛雲掣電的一般回去了。回關去報不提。再說黨公與二生擁護香車。那天日已平西。方到。只見秦總兵領眾官員在郊外接住。一面進關。公館早已准備妥當。于是一齊進入公館住下。黨公與二生說道。代老夫迎他一迎。二人領命一齊站起身來。接將出來。總兵已下轎。與二生遜讓多時。遂一齊步入大廳。黨公在滴水簷前接着道。方才郊外已會見過。又勞貴鎮至此。不知有何見諭。秦金欠身打恭說。大人駕蒞茲土。又有左右護送貴人。下官沒以爲數。聯誼一酌。以作下官歡宴。黨公道。如此又多謝貴

鎮了。於是秦金與黨公行了一個師生之禮。又問道。此二位是何人。黨公道。此乃是貴人之胞弟。此位乃是貴人之表兄。秦金聞言。上前曲背打躬道。下官方才不知二位公子。多有得罪。于是又行了禮。方才派人排下酒席。四人入席。飲酒間。秦金道。下官請教大人。外國之事。乃是漢季懦弱之時。爲今之計。如之奈何。如何致之。黨公道。貴鎮既知忠君愛國之心。必有成才之用。不待老夫明言。而買鎮即知主事之人矣。黨公說罷。仰面哈哈大笑。秦金心中自然明白。不敢說。於是一齊坐下。略飲幾盃。起身致謝。秦總兵不敢久待。于是告起身去了。再說黨公見秦金去後。不知想什麼事。拈着下一部白鬚。嘆過不止。于是沒多一會。一手挽住良玉。一手挽住春生。往臥房中來。口中說道。二位賢姪。方才秦金的心跡如何。二生回道。依小姪看來。不過是世態炎涼之輩。黨公笑道不差。足見二位賢姪大有限力。方是主父的遺風。于是三人又說了一回閒話。才安息。次日又是第三日了。只聽的關外砲聲振天。金鼓齊鳴。守關的報知秦金。秦金遂至公館。催促這關外官長迎接貴人。黨公說知道了。于是請出杏元小姐來對面

哭道。老年伯請上。待姪女兒拜謝一路上扶持之恩。黨公二見不禁流下泪來。一把扯住道請起。老夫不能保留賢姪女。真乃一世之罪人。何恩之有。小姐拜畢。又與良玉春生拜別。二人哭哭啼啼。依依不捨之情。令人一見。無不下泪。只見秦總兵又來催促道。關外士卒等得性急。快請老大人出關。黨公勸住三人哭泣之聲。請小姐更換服色。杏元流淚。對着秦金道。大人我等向大人借一香案。拜謝君恩。方可換裝。秦金分咐速備香案。一刻工夫。香案已安備。小姐上前叩謝皇恩。回身又望家遙拜父母。起身之後。衆人收過了香案。不一時杏元小姐與衆女子走上前來。黨公與二生抬頭一看。見都是換了異色的宮妝。各樣的服色。俱嗚咽而泣。杏元小姐扯住了良玉春生。痛哭一場。只見衆女子吟詩一絕句道。只在路途拜家鄉。垂練烏雲換粉粧。丟下高堂誰侍奉。未適兒夫慘更傷。中原大國我無分。薄命相招在女娘。從來未踏國外路。豈知今日離南方衆女子吟罷。放聲大哭。杏元小姐吩咐翠環。把中原的服色代了。良玉與春生。把杏元送上了香車。二人步隨在傍。一路上哀哀慘慘。哭哭啼啼。大家跟隨在傍。黨公秦金也隨在後。

至關外抬頭一看。只見蜈蚣旖旎。乃斧排列正中。好生悽慘。又只見多少小番。跪在車右。五個官長跪在車左。俱一起磕頭道。士卒們奉了狼主之命。迎接娘娘的。杏元小姐下了香車。望着二人笑道。表兄弟。你二人同伴。早些回去。多多拜上父母。不要挂念了我。但願你二人早登金榜。代我報仇洩恨。放聲大哭。只見士卒牽了一匹玉面花宗馬來。稟請娘娘上馬。那杏元小姐硬着心腸。含着眼泪。把一枝小小的雲頭的戰裙早踏在蹬裏面。那小番方才用手挽扶。只見杏元小姐罵道。你這個士卒狗頭。誰叫你挽扶把那小番打伏在地。心中想道。只個娘娘利害。須得小心伏侍。杏元見了小番過去。回頭望了良玉。早已明白。走上一歩。來至杏元小姐身邊。說道賢妹。我來扶你上馬。那杏元小姐。把那尖尖的手。搭在良玉身肩之上。留連難捨。多時左支右展。方才上馬。二生見如此光景。俱跌足捶胸。放聲哭個不止。春生哭道。可恨唐王作事差。安邦何用女姪娃。良玉哭道。扶玉上鞍恐不穩。使兄心下亂如麻。那杏元在馬上哭也讀吟二句道。今日出關分別後。淚痕滴透馬啼沙。又吟畢哭聲振野。只見衆女子和翠環俱上了馬。相向





娘此地留題。何不把此山也題一首。小姐一看吟道：

奉命欽差和二三。不比他李羅山。又新

李俊更前。不比他李羅山。又新

衆女子都道：太極一同拜。太極一同拜。

一宿曉來不捉。以早登程趕路。那日。那日。那日。

只見面。只見面。只見面。只見面。

道：此河是什麼河。小官登道。盛上。此流乃是

水河。衆女子一齊問道：豈非盛流時。娘娘取水而死。

屍向。屍向。屍向。屍向。

陳。陳。陳。陳。

不知何意。且看。且看。且看。且看。

第二十四回

落難。落難。落難。落難。

住人。住人。住人。住人。

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景。景。景。景。

因。因。因。因。

渾殉死節。總之不悖孝經篇

話說。話說。話說。話說。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色。色。色。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何立廟宇。只見士卒把舌頭一伸道：請娘娘禁聲。不是頑的。這昭君娘娘。大有威靈。是叫應的呢。他因忠魂不泯。在我國顯聖數次。我主見他如此威應。又他忠節。故立此廟。土人屢求必應。娘娘又能託兆此地太平。皆娘娘之賜也。杏元聞了此言。向眾女子道：他乃前朝國母。況且又有感應。我們上去禮拜一番。大家求一個夢兆。也是好的。眾女子道：娘娘見的是。大家上去也要拜告一拜告。眾女子見娘娘要上山。參拜昭君神像。只得扶持上山。一齊來至門口。早有侍奉香火的道婆。前來迎接。大家下馬。步入廟門。來至大殿。抬頭一看。只見神龕內。坐了昭君娘娘的神像。望的千嬌百美。體態飄飄。宛然如在其上。却如在生的一般。左右女僮。捧着琵琶寶劍。二面功曹力士。八員神將。真個是威風凜凜。烈氣森森。杏元小姐看罷。移步至神案前。倒身下拜哭訴道：娘娘乃是前朝國母。我杏元乃是後朝之臣女。我父親是陳日升。號東初。官居吏部尚書。母親吳氏。兄弟春生。公公梅伯高。官居吏部給事。被奸臣盧杞陷害斬首。婆婆邱氏。丈夫良玉。未曾迎娶。又被奸臣謀害。把難女點選外國。難女雖愚昧。不知禮義。

豈肯失身于他人。望乞娘娘大顯威靈。把難女冤魂收入座側。早晚服侍娘娘聖駕。拜畢大哭一場。方才起身。眾女子各自哭訴苦衷。拜畢杏元吩咐香火婆婆。收拾大殿命眾女子俱各取馬扎在大殿上安歇。以乞娘娘指示夢兆。如是吩咐眾女番下山回宮。只流全行女子在山伺候不提。再言昭君娘娘是自巡山。不在宮中。至三更時分。只見山門外香烟撲鼻。笙管喧騰。繞前繞后。神將扶擁着昭君娘娘的聖駕。一朵祥光而至。眾神將參拜。方列兩傍。娘娘開言道：善哉善哉。善神今日巡山。不在宮中。何人怨氣。沖吾宮殿。只見值殿女神稟道：啓上娘娘。今有中原陳吏部之女。名叫杏元。被奸臣陷害。欽點和番。今夜宿入殿內。求娘娘夢兆。現有杏元哭訴的冤情。謹呈娘娘電閱。娘娘接過一看。說道原來如此。想吾當日毛延壽害吾和番。至此投河殉節。蒙上帝憐憫。我貞節。勅掌在此。又蒙國主建立廟宇。受此一方烟火。只說後世女子。水性楊花。貪生怕死。不料還有烈性的佳人。不願偷生。誠為可敬。前日天門放榜。梅璧之名已標榜首。日后来榮婦貴。衣錦團圓。吾神若不顯一威靈。把此女送之中原。以至他貞節之名。使后

世女子。誰遺效烈節。以顯我中華之光彩。于是吩咐女使。把杏元的魂魄揭來。傳上諭道。陳杏元你休推夢中。聽吾吩咐。吾乃漢朝之妃王嬙是也。念你貞節心誠。蓋着神將送你進關。你不可自忘初念。以墜地獄。誠心參禱。日後你夫婦團圓。父子完聚。皆各有時。倘有改事。就難送你去。又分付力士道。你可送他去。俟他參悟醒來。卽送中原。大名府鄆御史花園內。他若參悟不醒。你可回位交旨。不可有誤。力士道。領法旨。依下不提。且說杏元小姐。聽了娘娘分付之言。一一領會。不覺亂來心中躊躇道。我方才明明聽見娘娘分付之言。叫我自明參悟自有神聖保佑。日後骨肉完聚。若不能參悟。就不克進關。再觀天朝了。正自沈吟不著。衆女子俱已醒了。天已大明。衆婆婆捧水與杏元並衆女子。梳洗畢。杏元問道。列位姐姐昨夜可曾入夢否。衆女子一齊答道。並未入夢。不知娘娘可有夢兆否。杏元小姐道。也未入夢。于是婦女忙排上早飯。個個用畢。大家站起來。衆婆婆早已伺候。相請起身。杏元全衆女拜辭了。隨着娘娘的神像。步出了廟門。遂留詩一首。

詩曰 跨馬番和報國恩 西風飄蕩暗消魂 漢家宮

關今何在 惟撥琵琶出雁門

吟罷詩句。忽一抬頭。見面前有一座高山。小姐問道。面前那座高山深巍。是什麼山。番女回道。面前那

山乃是扎天山。後面就是娘娘落雁岩。杏元道。真是如此。便向衆女子道。前期國母既然告雁傳書。我們何不到那裏哀告一哀告。或者天可見憐一賓鴻。與我們橋了一信兒與父母也好。衆女子道。娘娘見的是。衆番女一聽。一齊上前阻止道。啓上娘娘。前山不比後山。只扎天山落雁岩。是人路罕到之所。狼虫虎豹最多。奇峯怪石嶺危險峻。下面有萬丈深潭。如一失足。不是要的。請娘娘息了此念。起駕行程罷。杏元小姐把臉一紅。呼喝道。好大胆的狗頭。如此胡言。敢來阻我之興。下次再敢放肆。定斬爾等這一般的狗頭。衆士卒扒伏在地。道不敢。于是士卒打着番語道。一路上不士卒長。士卒短。狗頭長狗頭短。却不想你再過幾天。就要做國馬娘娘了。一面打着番語。一面立起身來。騎了牲口。竟人前面上來了。頃刻之間。已抵山下。于是安下營寨。小姐與衆女子步入營門。先看那景致。衆女子在營。吩咐番女們好好服侍娘娘上山。若是走不動。你們好好勸他



美嗎。衆驢子趕了一回。又回身向那合營的士卒說。不可洩漏。衆驢子見大家已商定了。于是一齊來圍翠環。翠環身不由己。只得依從衆人之意。于是更換了貴人的衣服。大家又告誡了一番。方才一全上馬。拔隊起行。不知後日狼主可能辨真假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 真容投落飛崖下 假扮貴人和番邦

詞曰：天上飛鳥危走 人間古往今來 沈吟遠指數

英才 多少興亡成敗 歌舞瞬息悽慘 舞鶴

轉眼荒苦 萬般回首化塵埃 惟有青山不改

話說那衆士把翠環扮作貴人。一路上不敢停留。日夜趕行。一路無話。那一日到了番國。士卒起奏了狼主

一。宜召朝見。不一時到了朝門。翠環和衆女子一全朝見。那狼主一口中原只般年輕的女子。連魂魄都飛落了。身體酸麻。急忙傳旨。把貴人扶入后宮。留幾名女子使

喚。其餘的女子。分給那些得意的臣下。又賞賜了護送的士卒婦女。當下駕回后宮。恨不少貴人迎接參拜。自

古道富人多淫。見了只平妓百媚的佳人。那管他們日日

歡娛。夜夜笙歌。那翠環到了只時候。也死心塌地了。

衆官府見了狼主十分欣悅。那時人人不敢說一個假字。

就是翠環他也不敢提假字。所以後來年深日久。無人知

曉。只且按下不提。再說杏元小姐。跳下深潭。二目緊

閉。魂魄全無。自知一死。不料昭君娘娘。使神將保佑

他身子。跳落岩時。忽有朵朵紅雲。托起杏元小姐的身

軀。只聽的耳邊說道。善乃力士。率娘娘之法命。在此

等特多時。今送真烈進關。只聽耳邊呼的的響。如駕

震的轟轟。不一時風已止。足踏地下。半空中神將分附

道。此乃烈女安身之所。吾就同去交際也。不言神將已

去。再說杏元小姐悠悠醒來。睜眼一看。乃是座花園

。但不知是何人家。又不知路德。不敢移步。只得坐在

地下一塊石上。嗚咽的哭泣。看書諸君。你知是誰人家的

花園。乃是河北大名府。鄉家的花園。只位老爺姓蘇名

再第。字伯符。乃是科甲出身。官居河南道御史。兼任

在京。夫人鄭氏。年四十以外。膝下無子。所坐只單位

小姐。性情聰明智慧。能通經史。又兼孝道。因夫素常

有小疾。故此每日晚在花園祝告天地。保佑父母身體康

健。只晚小姐晚香已畢。侍候了香案。香爐燈火正

欲同走。只聽太湖石畔。隱隱有哭泣之聲。遂立住了脚。仔細聽了一回。那小姐這花園夜靜。哭泣之聲。自何如來。春香了環道。四野無人。莫非是鬼。小姐道。這花園居住宅不遠。如何有鬼。于是叫一胆大的了環。找尋一看。來至太湖石畔。把火一照。便叫道。不好。是一個老狐狸精。他頭上有兩根花毛尾。身上花花綠綠。小姐一聽。唬得回身就走。了環執了燈。不顧高低。跑入內室。夫人一看了環慌慌張張的。夫人問道。為何只樣慌張。春香道。夫人不好了。花園中有一老狐狸精哭泣。夫人道胡說。那雲英小姐。定了一定神。便說道果然。花園中有一個老狐狸精在那里哭泣。夫人一聽。就叫了環。喚起僕婦。各執棍梃燈籠。火把保護夫人小姐。全往花園而來。夫人小姐步入亭中。衆家齊奔花園而來。至太湖石畔。正欲動手。那人說。我又不似鬼怪。乃是落難的女子。讓我出來便了。衆人見他如此說。又大家站立。閃在一傍。却也防備。各把棍棒護了自己的身子。又把燈籠火把執起。說道快些出來。只見走出一個外國打扮的女子。衆人一見。連忙回稟了夫人。夫人知道。我說不是狐狸。我等是善之家。那有狐狸。既然如

此。可領他出來。前來見我。那家人慌忙。去請杏元小姐說道。我家夫人在牡丹亭上。叫你去哩。杏元小姐想道。這家人口稱夫人。想必是官宦人家。也罷。我去看一看如何道理。于是只得跟了家人。往牡丹亭上來。那些家人僕婦。一看杏元小姐這樣打扮。均指手畫腳的。在一堆。上前來看。杏元低頭含羞。來到夫人跟前。深深下拜。說道落難的女子。叩見夫人。那夫人見他禮數端莊。不是貧賤之家。到傍一個大家的風範。便也立起身來。說道請起。于是吩咐了環扶起杏元小姐。站起身來。又向雲英小姐說道。請上容難女一拜。那雲英小姐。連忙還禮。拜罷起身。夫人見他盈盈幼女。體態端方。心中到也欣悅。于是吩咐衆家人。你們各自照了門戶去罷。一衆人都退。夫人又向小姐說道。這夜靜寒冷。何不大家回至內室再說。小姐道是。就叫了環掌燈一同到內室。夫人命了環設了坐位。向杏元小姐說道。請坐。杏元小姐方才告坐。于是坐下。夫人問道尊姓大名。家居何方。因何番邦打扮。又何得到我家花園。請細細說于老身知道。杏元小姐含泪開言說道。夫人呀。落難女子。原籍徽州移揚州。姓汪名月英。父親官升。

乃任選使。難女好好在家學習女工。不料地方官員。把奴家名字開投上司。要我丟去跟陳杏元小姐去北番。奴家雖住幽室。頗知禮義廉恥四字。豈可輕廢。因受逼迫。出於無奈。母女分離。隨衆出關。因看了昭君娘娘畫像之地。觸目驚心。故投岩自盡。多蒙昭君娘娘。大顯威靈。遣神將把難女送至貴府花園。此乃難女實在並無半句虛詞。鄰夫人聽了這番言語道。我兒可見有廉恥之節。神明都來保佑的。既是富貴人家的閨女。又被神人送至我家。你且暫住幾天。老身派人尋你父親。說你這一番備細。少不得你父親前來接你。杏元道。多承夫人一片好心。我尋奴家父親。但恐傳播出去。奴家有欺君之罪。夫人對雲英道。好一個有見識女子。又向杏元小姐說。既然如此也是天湊巧。我家老爺在京官拜都御史。老身鄭氏。今年四十五歲。膝下只此一女。無兒。喚作雲英。既是你不願回家。可拜我名下做一個義女。早晚和我女兒。做些女工針線。待和番的事情平服了。再慢慢訪你家父親再差人送你回去。你意下如何。杏元小姐見如此說。站起身來說道。蒙夫人垂愛。只是難女家世卑微。恐有玷辱夫人。雲英小姐也嬌起來說道。既家母

只樣說。姊姊不必推辭。從直說了罷。于是杏元小姐羞上前來說道母親請上。待孩兒叩見。夫人大喜。只得受了兩禮。于是叫了環扶起。又與雲英小姐敘了年齒。卻是否元長一歲。站立左邊。雲英小姐站立右邊。二人對拜二拜。自此稱呼月英姊姊。云英妹妹。夫人吩咐云英。把自己的衣服。與杏元小姐更換。又治了筵席。母女三人敘談多時。已交四更。各人安寢。次日又吩咐合府家人。勿得在外面洩漏。不言杏元小姐安居鄰府。少不得后有交代。同文再說黨公與梅璧春生三人。在邊關將近住了數日。那日黨公對二人說道。二位賢姪老夫要進京繳旨。你二人可收拾回歸故里。報信與家下。二生答應正是。那秦公探聽黨公要進京繳旨。少不得要備餞行酒席。餽送程儀。那黨公收拾了送行酒席。程儀一概不收。次日辭了秦公。三人領了僕從衆人。一路回京繳旨。三人在路無話。那一日正行之間。有報馬到來。請黨公。又提騎在后。唬的黨公面如土色。不知是何緣故。且聽下回分明。

## 第二十二回

昭君顯聖送貞節  
雲英降香逢杏元

詞曰：奸臣惡計害忠臣。假冒傳宣擬二生。若非仁

人生惻隱。兩門怨恨豈能伸。

話說黨公向着二生說道。賢姪且退。于是二生急退  
后面。不多時。那提騎到來。那黨公走出跪接諭旨。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諭翰林院學士黨進回原任。吏  
部書陳日升。魏國法着女杏元驥馬首相。今將陳日  
升暫送天牢。今有伊子姪隨杏元邊關交界。詔到卿  
可將二犯交校尉。星夜來京辦理。欽此。

黨公讀完詔書。向校尉說道。陳吏部之子。和弟表  
姪二人。早已回轉揚州。因老夫年邁多病。在邊界住了  
幾日不知他的消息。你等欲拿他二人。可速往揚州不可  
遲留。那校尉見黨公如此分咐。只得別了黨公。上馬飛  
奔揚州而來。再言黨公回到後面。對二生說道。二位賢  
姪可知方寸的旨意麼。春生道。小姪不知。求老伯指示  
。黨公看春生良玉二人叫道。二位賢姪。自你起身之  
後。盧杞回朝。奏稱你父辱罵首相。龍顏大怒。把你全  
家收入天牢。方才旨意拿你二人的。若是你二人在外面  
之時。即難免不測。春生一聞此言。只急得捶胸頓足。  
良玉一見如此光景。滂沱大哭。泪如泉湧一般。把黨公

一把扯住哭道。苦死小姪們也。黨公也吊下淚來。又  
道。你二人哭無益。不如逃走。老夫實不能為你二人隱  
瞞。二生一同大哭道。年伯呀。小姪無親可投。四海流  
泊。去投何人是好。黨公道。老夫贈你用資。自古道。  
吉人自有天相。豈無生存之地。你二人速投生去罷。二  
人哭哭啼啼辭別了黨公。取了行李。自己背了。二人就  
出了關。信步而行。好不悽涼。正是。走過天涯共海湖。  
悲哀不過別離孤。不知那是棲身所。泊泊長途與短途。  
不提三人逃走。單言黨公打發二人去後。是日趕程。  
奔回了都中。次日朝見魏徽旨。奏道。臣謹送陳杏元已  
出關界。因二犯已脫。臣之罪也。因臣老邁想風寒將息  
幾日。途中接見天使。到臣營中跪讀聖詔。欽犯陳東初  
之子姪。未奉聖旨。不敢擅留。聖旨到臣時。二犯已脫。  
。臣之罪也。天子道。將他二人不能行走到那里去。卿  
且還班愆你無罪。袍一展。文武各帶。黨公還朝。到至  
相府交令後。又到刑部天牢暗探陳公夫婦。感太哭一  
場。黨公又把杏元小姐春生良玉送至邊界。又有旨來捉  
拿二生。逃走之事說了一遍。陳公夫婦感謝不已。黨公  
告辭出獄。同響不提。且說陳公在獄中之事。俱係黨公



驛公照料。按下京中之事。回文再言春生良玉二人。在路上好似浪打的浮萍。失林的孤鳥。苦苦切切。日行夜宿。二人替換背負。已非一日。那日行至山東路口。因他二人不識路徑。走錯了程途。二人那管高低天晚日暮。只顧上前奔走。不料路旁有兩個強盜。隱隱在黑暗之處。見只二人奔走。他便手執銳棍。趕上前來。大喝道。你往那里走。提棍就打。二生黑暗之處聽的一聲喊叫。早把行李丟下地去。一交跌倒。二強人見二生跌倒在地。就把二人行李拿去。衣服盡行剝去。只剩了一條中衣。不言強人把二生行李衣服剝去。再言二人醒來。衣服行李一無所有。全行劫去。你我二人。如今身無一文。寸步難行如何是好。春生哭道。你我二人不如一死。還得一個乾淨。二人一面哭。一面走。往南信步而行。只見一所古廟。廟門緊閉。二人只得坐在棋石上。抬頭往前一看。只見前面有一箭路。便是河邊。有了幾號官船岸上設立的有些帳篷。守更巡邏的營兵。鳴金擊鼓。滔滔不絕。他二人看了多時。心中想道。你我父親做官之日。也是只等榮養。到了今日。受盡了窮途之苦。好不傷感人也。二人哭泣。對面歎息不止。只聽的那官船上更

鼓。已打二鼓。二人驚醒起來。正在朦朧之時。只聽得一聲喊叫捉賊。他二人聽了天外。那里驚醒。抬頭見燈毬之上。許多人喊叫捉賊。他二人各自分散。各向東西而去。那些帳棚的弓兵。遂良玉一路趕來。可憐良玉。怎能跑得過營兵。正趨之間。一交跌倒在地。眾兵丁把良玉綁扎在地。押至河邊而來。回稟了那船的官長。不一時。只聽的點撥那官長升了座。眾兵丁接了良玉。走上船來。在船頭上跪下。稟稱那鎖船的賊拿住了。請大人究問。梅良玉在下面戰戰兢兢。天地寒心。偷眼一看。只見那官船內燈燭輝煌。那官長官巾燕服。面如明月。目似明星。鼻如懸胆。兩耳垂肩。約有五十以外的年紀。頂下鬚。五瓣花白鬚。一邊站一個書生。那官長端然正坐。聽見兵丁稟道。便問說賊犯在那里。代他進來。兵丁把梅良玉代至官船內跪下。那官長便問道。你只里不知抵罪。我老爺奉旨起服。進京備見的窮官。那有什么彩頭。你也不該來發個財。那梅良玉在下說道。同稟大人在上。容晚生告稟。那官大怒道。你這個賊子。何等人敢稱大人晚生麼。梅良玉稟道。晚生乃是江南人。與兄弟不連。與今晚遇強人。把行李衣衫盡已劫去

·晚生兄弟二人。來至古廟門口。暫息片時。不料大人寶舟停泊在此。兵役不分皂白。把晚生強扭作賊。今見大人之金面。自然洗晚生之恥辱。去雲霧而靚青天。那官又道。你口稱晚生你莫非是官宦之後。良玉道。却也名列膠庠。那官長道。你既名列膠庠。老夫要見你藥業。·你可在老夫面前試藝嗎。梅良玉道。大人若肯賞見。晚生自宜呈醜。那官長分附了書僮。取出文房四寶。放在他面前。與他在繪內隨意作一篇。與老夫看。家僮只得取出紙筆硯來。良玉便說道。晚生既蒙大人作情。遂請大人出一題目。晚生好呈揚腹之才。以謝大人賞見之恩。那官長又聽的良玉命題。你隨口也罷。今晚生與奇遇論。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二句罷。良玉道。晚生領命。于是書僮領他到船艙。便說道。你好的做一篇。打發你上岸。你若是句句好。還有些想頭相贈。如做不出來。只怕有些悔氣。良玉也不睬他。提筆在手。也不用草稿。向那紙上只在一時。就做完篇。那書僮見做的爽快。自古道。莫說此人全無用。還有三分鬼話符。

話說良玉把文章遞書僮說道。拿去與你家老爺看。那書僮接過來。呈與我老爺。看老爺自首至尾沈吟一

篇。即向書僮說道。你那兩件衣服與他穿了來見我書僮答言。即取了衣衫。來至后艙相見。良玉便換了衣服。只見官長早已站在那里。良玉搶走了幾步。到官長面前。行跪拜之禮。那官長笑嘻嘻的說道請起。老夫衙眼不識英才。幾乎有屈仙才。方才見佳作。方知賢契乃翰苑名流。使老夫愧甚。賢契若再行此禮。真使老夫無存身之地矣。良玉說道。愚晚乃一介書生。遭此顛沛流離之時。幸得大人垂青。豈有不拜之禮。謙遜了一會。那官長只得受了兩禮。彼時挽住良玉的手說道。賢契請坐。良玉道。大人在上。晚生理宜侍立聽教。焉敢妄坐。那官長道。那有不坐之理。良玉道。既然如此。晚生只得告坐了。那官長道賢契尊姓大名。仙鄉何地。不知良玉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  
遇門生馮公薦友

詞曰：二子窮途被難 路逢古廟棲身 不料巡緝乘

兵丁 鎖拿船中案訓 即日各奔東西 惶惶  
實屬堪傷 烏台一見看得明 細問家鄉姓名

詩云：經論原屬古科場。繡閣榮封字香。滿腹文章

身被羈。揮毫頃刻致成祥。

再說那官長詢問尊姓大名。仙鄉何處。良玉起身打一恭。即隨口答道。晚生姓穆名榮。江南常州人氏。那官長道。你可認得敝同年梅伯高之子梅良玉麼。良玉一聽。唬了一驚道。敝府梅先生。遭變之後。他令郎良玉兄。不知何方游學。晚生到極認得的。請問大人上姓大名。仙鄉那里。那官長道。老夫姓馮名樂天。字度修。乃是江南淮安府人也。賦任左都御史。自奸臣當道專權。着老夫與同年陳廉初提兵剿滅胡虜。老夫與同年力辭不能提兵。調將聖上大怒。將老夫與同年友一同削職回里。今蒙天子洪恩。又復起任。也是天緣。使老夫得遇賢契。遂分付書僮道。取一付新鋪蓋。與穆相公前艙安息。明日再敘談罷。梅良玉便立起身來。打恭道。大人安寢。梅良玉隨了書僮。來至前艙安息不提。那馮公又着人示與岸巡更的兵丁知悉。今日賊人不能擒捕。反把平人捉來。本宜送地方究治。念其巡更辛苦。姑着從寬。你等下次須小心。不可蹈前轍。吩咐已畢。馮公方才安歇。家人自安出來呼叱了一番。一宵晚景已過。次日清早。鼓

棚內吹打作樂點鼓。再說良玉。雖得了安身之所。心中想着春生。一夜不會合眼。泪如湧泉。又沒處去訴。心中好生難過。又不知春生跑往何方。又不敢去尋人尋找。只得苦在心頭。遂衆長行。無多時。起身梳洗已畢。書僮道。老爺有請。良玉立起身來。抖了一抖衣服。來至官艙。馮公見過了禮坐下。笑道。賢契交來的住作。句句金玉。字字珠璣。今老夫想煞也。良玉打一躬道。大人過獎。晚生拙作。無非是鄙俚之語。適蒙公賞。又受深恩。收留晚生門下。馮公大笑道。老夫這做官。真是有屈賢契大才。與各憲衙門相好的吏院。老夫自宜推薦。不負賢契之大才耳。二人說話之間。家人已排上早飯。二人謙遜了一會。只得就行個師生之禮。坐下。用畢了早膳。穆生和馮公。談了些詩詞文章。忽聽得水手喧嘩。馮公問道。什麼吵鬧。水手稟道。止冰來了十數號船隻。也是打起都察院旗號。寫的是奉旨巡狩河南。他船上那些少年的爺們來到我們的船上。叫我們讓他。難道他們是都察院。我們不是都察院。只是那船上的家人。把艙門一開走了。出來。便問道。借問爺一鑿。你們船上是一位大老爺。只家人回道。俺們是江

南淮安府馮木老爺。奉旨進京赴任的。那家人聽說是淮安府馮老爺。便說道。敢煩爺們同稟一聲。說河北大名府鄭大老爺要見。說話不覺兩船已至觀面。船上家人回稟了馮公。馮公聽了哈哈大笑。向蒞梅良玉說道。鄭伯符也是老爺得意的門生。他若來見我之時。倘有機會可荐。老夫必為賢契尋一潛身之所。那家人打聽得。果是馮公的坐船。即忙回稟了鄭公。鄭公即喚家人。取小衣帽侍候。速備了手本。便欲過船謁見。鄭公于是換了小衣帽。走上了船頭。連忙把手本付與船門。家人說道。相煩通稟一聲。那家人接了手本。走下船艙。來稟馮公。馮公吩咐道。有調把船門一開。鄭伯符搶行了幾步。將到船前。馮公站起身來。迎了出來。笑道賢契別來無恙。鄭公道。老恩師請上。待門生叩拜。馮公道賢契一別幾歷風霜。只行常禮罷。于是鄭伯符跪了下去。說道門生一個庸才。得蒙老師提拔。今日之榮。乃老恩師所賜也。于是拜了兩拜。馮公挽了起來。說道賢契請坐。鄭公道。老恩師在上。門生不敢坐。馮公道。那有不坐之理。鄭公道。如此門生告坐了。于是端上茶來。馮公道。賢契榮任河南真是大輪明月。百姓沾恩。鄭公上

前稟道。今蒙皇上洪恩。皆老恩師之力。門生在京之日。那一日不思見老恩師之金面。老恩師榮任進京。門生正好早晚陪教。不料轉任河南。真是避命之故耳。馮公道。賢契榮任省院。乃奇才矣。所以聖天子託你以濟甌之重任。你存忠愛之心。便便有覆盆之嘆。鄭御史又打一躬道。聽領老恩師之訓言。銘刻在心。便回頭向着家人說了幾句話。那家人領命去了。馮公道。賢契領勸辭行。可曾去拜辭盧相爺麼。鄭公道。辭教之後。門生也曾去拜辭出國。馮公道。于是今時世不同。正是

滿園樹木隨風轉 爲人豈不願時行

鄭御史答道。正合此語。書僮又送了一巡茶。二人用畢。忽見鄭公家人跪在馮公面前。捧上禮單稟道。老爺。備些薄禮。謝大老爺接收。鄭公又站起身來打一躬道。門生日夜思恩師。不能孝敬。今舟中遇逢老師。真乃門生之大幸也。不堪薄禮。望乞老恩師笑納。馮公一見禮單。聽了此言。把臉一紅。說道。老夫與賢契氣味相投的門生。豈不知老夫的心跡。况若夫從不受人絲毫之饋送。那鄭御史復打一躬道。不堪之物。聊表寸心。以作老恩師榮任進京賀敬。老恩師不必過謙。馮公道

承賢契厚愛。老夫領情就是。只禮老夫轉送於賢契榮任之賀。鄒公道。老恩師既不受禮。門生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欲求老恩師。馮公道實契有話。但說不妨。鄒公道。門生領旨出京。未有贊助人欲嫁老恩師慕友名。之中。乞求轉荐一位。馮公道點了一點頭。別的老夫不敢從命。若是請一幕友。極有才幹的契友。既得其任。必得其人。只是到任之後。但凡事有不決。可依他行。既可徹底澄清。奈此生清高。也是老夫得意的門生。不知他可否。鄒御史道。不知此人可在舟中麼。馮公向書僮說道。請穆相公來。不一時。良玉來至官船。與鄒公租見。書僮送上茶來。三人用畢。馮公開言說道。穆相公這是老夫的門生。鄒再策。現任河南的省院。欲請賢契至衙內代為料理軍民錢糧。合省諸務。吾意賢契可當此任。休怪老夫無趣。良玉未曾開言。鄒公向着良玉說道。老恩師道及世兄才高。諸務難選。弟不敢造次。欲求世兄扶持。弟當重重相謝。良玉道。晚生穆榮才疏學淺。在馮大人這里。無非辨論詩詞。况老大人乃合省巡撫有軍民錢糧盤駁文書等件。晚生恐不克當此重任。有誤大之人軍府。馮公聽了良玉這一番言語。呵呵大笑道。穆

賢契太謙了。任老夫這一付識英雄的一雙睛光。早睇見你心中的錦綉。日后的收錄。又向着鄒御史道。他年功名。還在你我之上。遂在袖中取出梅良玉的廝像的一篇文章。遞與鄒伯符。只就是穆賢契的佳作。此時鄒伯符接了過來一看。真是錦心綉口。因贊道。老師眼力。實乃是超生與聖之先見者也。使門生甘拜不辭矣。良玉道。陋鄙之作。敢勞二位大人過獎。使晚無容生之地矣。馮公向鄒御史道。賢契讀過船去料理迎接。再請穆相公過船。鄒公立起身來。打了一躬。辭道。門生領命。又向良玉道。老世兄且容車駕。俟弟返航。即宜捕獲迎接。良玉道。不敢。門生自宜進謁。各打一恭告辭而行。馮公相送。鄒御史道。請老恩師留步。馮公道說。那有不送之理。又梅良玉也送了出來。因說道。世兄因何送起弟來。馮公回頭說道。那有容送客之理。老夫代送罷。良玉道。請尊二位大人之命。恕不敬送。于是一躬而別。洵至船中。馮公道。老夫有一言奉屬。附耳低言。便說道。只穆相公其屬其實淡泊。賢弟受任之後。凡事便要看在老夫之面。依得的可依他條件。則感之盡矣。鄒公道。無不遵命。于是打一躬道。有罪了。過莊而去。穆生

接住。馮公手相攬。說道：「只鄒伯符乃是第一個得意門生。我見家人說到景河南都院。我就有蒼賢之心。及相見之時。他又送了些什麼賀禮來與老夫復任之敬。被老夫搶白一番。到有難着賢契之意。不料他反諄諄相求。老夫方把賢推荐。賢契若到任所。他自然是經濟之才。必無輕狂暴躁之意。他若伏侍不恭。凡事屈強。你可致書與老夫。我自有的處分。良玉一拱道：「晚生蒙大人之深恩。不知可有報答之日否。馮公帶了笑。走入後艙。對兩封贈儀送來。說道：「賢契。老夫是一個窮官。無以為敬。聊表寸心。良玉一拱道：「晚生既蒙大人周全活命之恩。使晚生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若是不受。大人必見罪晚生。馮公呵呵大笑道：「賢契。真乃老夫知心人也。只是相見之晚。相去之速。良玉聽了這句言語。慘然吊下泪來。即便說道：「晚生得見大人。正好盤桓些日子。不料又變分難。馮公道：「俱是乾坤內。何須嘆別離。」

正說之間。家人裏道：「鄒老爺。大人來迎穆相公過船。良玉一聞此言。便站起身來說道：「大人請上。晚生就此告辭。馮道公。莫言分聯二字。即吩咐家人排飯。老夫與穆相公吃。不一時。家人送上酒飯。與穆相公饒行。」

馮公斟上了一杯酒。雙手遞與良玉道：「賢契。他日鵬程萬里。莫把老夫做陌路之人。良玉接過道：「晚生多蒙大人提携之恩。如有寸進。須宜湧泉之報。亦不忘老大人寬宥之恩矣。于是二人飲酒數盞。肴饌排列。二人用畢。馮公吩咐家人。取一個衣箱子。把那程儀放在箱內。又見書僮捧了幾件衣服。向箱中一件件放下。又把箱子上鎖。將鑰匙送與馮公。馮公把鑰匙付與良玉。說道：「這幾件衣服。真嫌粗俗。留在身邊。早晚更換。良玉見馮公如此過愛。只得倒身伏拜于地。便謝道：「蒙大人知遇之深恩。又屢承厚賜。晚生何日報答。馮公扯住道：「賢契。說那里話來。鄒伯符乃欽命軍門。你可收拾過船去罷。于是二人流連不捨。細說了一遍。只得分手。馮公送梅良玉至艙門。良玉打了一躬。告別過船。馮公命家人把衣箱行李。隨後送過船去。不知伯符如何迎接穆相公過船。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路無奈春生熱水  
漁有緣玉姐聯姻

詞曰：合歡盃 誰不飲 切莫貪盃醉不醒 行也穩



今奉本府正堂余。陳府憲。布政使司。王牌開奉。

據部憲牌開。樞院部文咨行到。附飭。

一。得文據江。西九江。黃彩。勾通上。賊。

一。核明。空家抄封外。所有家產。行抄。

沒入官。以充軍餉。今將此房子估價。除解費銀。

七十兩。為此行令。示招牌。不論紳士庶民人等。

願領承當。其。交銀執業。給發印契收執。勿得。

不姑寬。勉之慎之。毋違特示。實貼門牆。諭。

春生看完了告示。只得連聲嘆氣。在那里寸步難行。

此時無奈。也只得信步而行。心中暗嘆道。黃世兄。

只一案。必是萬賊之所害。一面說。不覺肚中又飢。上。

又冷。口中嚼道。這棍好賊。你害得我好苦。不覺已。

走出北門。只見江。海。無人跡。又想道。自己身。

上這般光景。心中凄慘。放聲大哭道。爸爸母親。你在。

天牢。你孩兒又進了絕地。父母生我姐弟二人。姊妹被。

害和番。料想難存。孩兒又因海疆泊身無半文。正是衣。

已。爲子的也顧不得父母了。如此拜伏於地道。孩兒地却  
父。既修勞之恩。今生再不能補報了。拜罷。又想那梅良  
玉。哭道。梅家兄長。姊妹臨別之時。曾叫我二人早車  
回家。服侍父母。不料騙生不測。又被巡捕夫殺。把你  
我二人沖散。又不知梅兒消息如何。小弟本宜慢慢跟尋  
梅。無奈今日至此絕地。今世再不見兒之面。越想越苦。  
梅。頭一看。流水滔滔。便叫道。兒今日永別了。說完日  
把。身往水中一跳。沈入水底。多分是死。不提梅生。隨波  
逐。浪而行。單說這河中有一隻魚船。從下而來。母女二  
人。播。架。架。往北。關。而來。那。魚。婆。正。在。搖。櫓。之。間。回。轉。道  
。玉。姐。你。看。上。水。流。下。一。個。什。麼。東。西。我。兒。好。生。搖。搖。特  
。我。撒。一。網。看。看。好。不。好。把。網。上。一。收。只。見。魚。婆。帶。下。法。了  
。在。網。內。好。不。好。把。網。上。一。收。只。見。魚。婆。帶。下。法。了  
。忙。叫。道。我。兒。把。網。上。一。收。只。見。魚。婆。帶。下。法。了  
。親。之。語。人。把。網。上。一。收。只。見。魚。婆。帶。下。法。了  
。不。是。魚。兒。快。快。去。罷。一。個。人。向。行。母。親。道。是。一。個。人  
。見。了。一。個。人。大。聲。小。聲。我。自。幼。與。你。爸。爸。捕。魚。也。不。知。見  
。百。多。少。怪。異。之。物。既。是。一。個。人。救。他。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與

子水





一個貴宦子弟來。恰好今日在網中打起你來。豈不是天緣注定。又應了那先生之言。我看你相貌堂堂。將來必定做官。若不嫌漁家醜陋的女兒。我情願把玉姐與你為妾。安心在我船上攻書。如做了官。把你父母之仇告訴皇上。把他們殺了報仇。但不知你意下如何。春生想道。只是目下隻影單形。流落飄泊。又得母女一片好心。將我救起。况且那玉姐不像魚家之女。到也有些大家風味。不如答應了罷。待到金榜題名之日。再說洞房花燭夜不遲。正是 林寇故土風景好 恩愛深處便是家 春生想定了主意。向漁婆道。多承美意。救命之恩。卑人怎敢推却。只是目下又不能成其親事。以待日後辨白了父母冤枉。一朝脫離挂紅。那時方可與令愛成其親事。漁婆一聽春生允了婚姻。心中十分欣喜。說道待我叫出玉姐來。與你拜一拜為兄妹。日後做夫妻。于是來后艙叫玉姐。我見你到前艙來。和你哥哥見個禮。那知漁婆與春生所說的話都被玉姐聽見。正待回避。漁婆已跑到后艙。玉姐把臉一紅。便問道。到什麼前見禮。漁婆笑道。我見你長這樣大。不知我們船上的房屋。船頭是大門。中艙是大廳。后艙是住房。如今該交熟了。你快快

上船與他拜一拜。玉姐道。人生而不熟。怎好和他認做兄妹。漁婆道。還是從權稱呼。日後還有兩個好字跟兒叫呢。說完一把扯住玉姐的手。口中說道。且下見個禮。有什麼羞處。玉姐只含愧羞顏。隨了母親來至中艙。春生一見。站立一傍偷眼把玉姐一看。雖是漁家打扮。真正生的超羣。暗暗作贊了四句道。

國色天姿豈在妝。布裙絮襖勝霓裳。若穿瓊環迎風立。疑是嫦娥降此方。那玉姐也把春生看了一看。只見妝個漁家模樣品格却非凡。玉姐贊了四句道。骨格清奇實可誇。身穿短襖儼漁家。若得春雷預報個他年上苑好看花。却說這玉姐走入艙中站在一傍。但不知玉姐與春生如何見禮。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五回

漁公子愛色搶玉姐 眾漁人動憤罵江魁

詞曰：昔日韓侯命運乖。夜徒官亭日走街。人人道他是隋才。不是他庸才。將運未來。有一日時運來。夜宿錦帳。日走金階。人人道他是英才。非是他英才。時也來運也來。時不

是英才。非是他英才。時也來運也來。時不

來金沈海底 運不來玉碎區埃

詩曰：遠望青山艸色秋。前人留與後人收。后人收

不到休。到林歡喜。還有收人在后頭。只見春生走上前一

道：賢妹方寸。分付與賢妹拜一拜。那玉姐也不推

道：低着頭走過。面向春生笑嘻嘻的。打了一躬拜下去

。那玉姐也拜伏在地。二人對面拜罷起身。玉姐低着頭

向榜而立。春生走至漁婆面前。一躬到地。岳母在上

。容小塔叩拜。那漁婆歡天喜地道：姑爺既是一家人。

免了這個禮罷。春生道：那有子婿不拜之禮。遂即拜了四

去。那漁婆連忙扯住春生。春生已拜了下去。就拜了四

拜起身。漁婆向玉姐道：我兒如今你二人當面拜過。自

今以後。俱是一家人了。說話之間。也不要吞吞吐吐的

。見面不得遮遮掩掩。說了這半日的話。他肚中也餓餓

了。你去收拾早飯。大家吃了。再作道理。把酒燙過一

壺。與你解解水氣。船內有魚。洗幾個煎煎。玉姐答應

。往后艙去了。漁婆與春生又說些閑話。不一時。玉姐

已把茶飯挪至中艙。安排妥當。回身又到後艙去。漁婆

一把扯住道：我兒你又往那裏去做什麼。玉姐道：孩兒

住后艙去吃飯。漁婆笑說道：我方才已說過。是一家人

因何還分什麼彼此。我要你二人一團和氣。你反而嫌

害羞。統着臉扭住玉姐。再派生對坐。你同用過了

早飯。又取過酒來。大家吃。他母嫌生打。玉姐道：你

后艙去了。春生自思：他家他母嫌生打。玉姐道：你

一不知姓氏。正是大難臨頭。身不自在。玉姐道：你

。春生要神思想。向漁婆說道：小塔只是神昏。意亂

禮數不周。連岳母姓氏尚未詢問。漁婆道：我家姓周

丈夫名喚周朝生。春生道：只等說得小塔無罪了。不

說話不覺日已西沈。那漁婆向春生說道：姑爺你在中艙

打鋪。我和你妹子在后艙鋪床。不許他三人吃了晚飯。

各自安睡。一宿晚覺已過。次日梳洗畢。漁婆說道：姑爺

據你說來。要金榜題名。方才洞房花燭。我的意思。不

如明春備起鋪蓋。擇了一個良辰吉日。把你二人推在

堆。春生道：豈有此理。兒父母在獄中。為子者何敢

理亂倫。漁婆道：女婿只是推却。也就止了金頭。光陰

箭。日月如梭。春生道：漁婆道：女婿只是推却。也就止了

。那日。春生道：漁婆道：女婿只是推却。也就止了。玉姐



與父親辭年，多飲幾杯酒。似有欣然之態。卻以交椅之上。左邊站着幾位幼童。拿着此弓。右邊站着七八個如狼如虎的家人。那江魁醉眼朦朧。早已閉着玉姐。口中說道。好個女子。不知你的相貌如何。忙向書僮取過弓來。指定彈子。認准玉姐船欄上打去。玉姐正想春生寶魚去了。半日見回來。想得出神。只聽後而一聲響。號了一陣。回頭一看。那彈子滾下水去了。見前面一隻大船。船頭坐了一個頭戴方巾。身穿一件玫瑰紫的長衫。下穿的黑底靴。手裏一握彈弓。望着只而笑。玉姐大怒道。你這時看我做甚麼。傅不帶了喜容。帶了回家。月香笑倒奉。你細細的好。那江魁的船却不速。雖不聽他罵。到也看見他有些怒氣。口中又動。似乎罵的樣兒。他卻立在榜上。叫上嘿呵大笑道。我大爺真正是都醉了。口中好似連罵的模樣。如此美人。不俱罵我。就是手執尖刀殺我。也是有趣的。回頭又向那些家人道。你們着個人帶五十兩銀子。到那女子船上。只說大老爺要他。他的父親心。大老爺添他幾兩銀子。我不肯。他若不允。你把他子丟在江中。只管將女子搬過來。那家人答應道。是。

二度梅 第二五回

進了船取出了五十兩銀子。一齊駕脚船。見而來。且說船中走出一個蒼蒼頭說道。少爺莫動。省城之地許多官身在此。我老爺親任黃堂。若提允。那船便送女子過來如不允依。千萬不可延動。須要循禮而行。若說強搶二字。有妨大老爺的官職。江魁聽了此言。大罵道。老狗才胡說。我大爺做事。你們誰敢來多嘴。什麼你大老爺的官職。就是合省的官府。不知道便。江魁知道。只說我們老爺前聘定的那柔順的女子。今江魁送你回來。你阻狗才。你還不快走。家人一齊再不多言。江魁吩咐把船住。不言住船。且說衆人上了脚船。飛往漁船上而來。跳上了這漁船。周奶媽道。我船上又不賣魚。你們到我船上來做甚麼。那家人答道。我們不思來賣魚的。周奶媽道。是做什麼的。那家人便道。我便是江府大老爺的家人。因我家少爺。由此經過。看見你船上有一位姑娘。人品生得好。我家公子。分心。叫我來與你老人家說一聲。願出禮銀五十兩。要你做第二房小娘子。這是你老人家造化。周奶媽道。你這一番言語。紅了面皮。一口說道。周奶媽道。你們是那裏來的人。白日

八五

有女婿的。你家修養公子。在此處行。還不走你娘的村路。那些家人一聽此言。是不允的意思。便望着腳船上。丟了一個眼色。那些家人一齊跳上了漁船。玉姐見勢頭不好。便欲回身進艙。衆人一同扯住。玉姐口中叫喊。母親。救孩兒一命。又叫喊道。清平世界。白日搶劫女子。你這樣該死的狗才。告到當官。連你那不知死活的狗才。俱是一般同罪。那家人把銀子丟在漁船之上。將玉姐搶上了腳船。直奔上那官船去了。那周奶奶只唬的兩脚直跳。放聲大哭。那衆漁船也不知其故。一齊來到周漁婆船上問道。周奶奶是何緣故。周奶奶把此事。自頭至尾哭訴了一番。衆人聽了此言。一齊亂哄哄的。打着漁家的口號。說道真是反了。結廬之事。須得兩相贊願。釣魚要願者上釣。况且他是有女婿的那有青天白日。搶劫民間良家女子。逼勒成親。不若我們大家排一大鬧。也不要到他船上亂動。若是列位到他船上亂動。他反說我漁家結黨。他問了他的父親。說我們打劫了們的金銀。依我愚見。待他的女婿回來再作道理。衆人說道有理。衆漁人又問周奶奶道。你的女婿往那里去了。周漁婆道。女婿往街上賣魚去了。衆漁人說道。等他回來

再作道理。他也不時就回來。衆漁人等候。再說發生提了魚籃上街。走了幾條街道。有一位老人相了一便道。這個鯉魚。可是賣的麼。養生聽此便道。不敢。卑人這個魚是賣的。實價二錢。那傍人笑道。實價可讓些。讓的。是我家岳母付的。那些人一齊道。話。那老者果秤了一錢二分銀子。交與春生。提在手中。搖搖擺擺走了回來。春生道。向春生笑嘻嘻的說道。你家妻子。被氏府上。了。春生一聞此言。心如刀割。冷。來。泪如湧泉。向著衆人欲言不言。便如何相商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邱春生當街喊冤

詞曰：八字生來命本乖，多因日月時排。夫妻相愛是

志休言志，腹內懷才莫論才。夫子是

爲時乖運未來

話說春生向衆漁人道。列位老丈。就該秉正從公。如何袖手旁觀。物傷其類。甯不寒心乎。衆漁人道。我們豈不知物傷其類。只因他的老子現任本府太守。春生道。莫說他本府太守。就是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我們何不到軍門那裏去告他。衆漁人道軍門大人。可是那放哨炮的門口。有兩根紅蝦蟇的棋杆。出門前就有插野鷄毛的傘鬼頭刀的。八個人抬着他的嗎。春生道正是。衆漁人把舌頭一伸道。我們是尿膀胱不上碗的。小心些罷。春生道不妨。有我在此。又煩鄰船照應他船上物件。即刻同衆漁人。並周奶奶一齊上岸。進的城來。天色已晚。街上走路的人說道。今日是鄉里做漁船會。不說街坊上談論。再說衆漁人來到街上十字路口。往軍門衙署而去。只聽的鳴鑼喝道。高燈提燈。那上面寫的是提督軍門提將部堂。春生一見。向了周奶奶說道。岳母立定了。大人由此經過。不如當街喊冤罷。正說之間只見執事一對一對過去。八抬大轎相距不遠。春生搶行了。一步。跪在轎前。扯住了轎打。周奶奶也跟后跪下二人一齊喊道。青天大人奪命。欺壓良民。白日搶劫有夫之

女。無法無天。乞求大人作主。那官長轎前的護衛。見他調與喊冤。便守執擧棍要打。那官長吩咐不要打他。吩咐住了轎子。那燈籠火把。盡皆回轉。兩旁照得如同白日一般。那官長轎內問道。那告狀的人可有狀子。狀子呈上來。春生哭啼啼訴道。青天大人呀。這是益中樓閣無風之波。迅雷不及掩耳之時。那里寫得及狀。那大人在轎內。點了點頭。便問春生你抬起頭。本部堂有話問你。春生稟道。大人天威。小民怎敢抬頭。那官長道。恕你無罪只管抬頭。春生抬起頭來。那官長叫衙役把燈籠筐取了。那燈籠照得如同白日一般。那官長用手扶在版上。醉眼朦朧。把春生仔細一看。心中暗自稱奇。抽魚之家。什麼得有這樣骨格清奇。言語儒雅。後生。播費了一回。便開言問道。你告的是何人。什麼白日搶了有夫之女。那被搶的女子。是你的何人。后面跪的是什麼人。你好生細細的講來。說得情理確真。本部堂自然准你。就是王子國威。本部堂亦有三尺之刑法。語中若有半句含糊。本部堂執法如山。那反坐之條。決不姑寬的。那些衆漁人聽見大人這一番言語。大家合相聲道。你。我原說大家相商。同他出來。便使能。他就一請走來城

冤。不知周家姐夫。可說得話來麼。倘若說不出來。只怕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故呢。又有一漁人說道。古人說的好。貧不可與富鬥。富不與官鬥。況且官官相護。這是他自己找苦。與我們何干。不言衆漁人談論。再說春生跪在轎前。哭哭啼啼的說道。大人聽稟。那搶劫有夫之女。乃是本府江大老爺的兒子。小民的漁艇停泊於北門之外。那官船由小漁艇經過。惡棍像從數十餘人。不用分說。硬搶小民之妻。生生打散鴛鴦伴。活活折開連理枝。似此光天化日。殃民禍國。錫好保赤。救奇騙之冤。此乃大人馬足之下。豈能容那不守王法。乞大人速正國法。以救民命。使小民感沐深恩。朱衣萬代。上稟。后面跪的是小民岳母。被搶的女子。是小民的妻室。小民並無一絲虛言。望大人救民如救火。眞眞世世不忘洪慈矣。那官長見說得剴切。又如流似水。便點一點頭道。就是江連之子。仗父之勢。這等橫行。又問道。你的妻子被擄去。今在何處。本部院好派人捉拿這賊。好替你追回妻子。春生還未開口。周漁婆稟道。他把我女兒搶去。現在北關此刻還未開紅。那官長聞言。勃然大怒。向差那族牌道。本部院不及稟奏。衆你等四人

到北關紅上。把江魁與衆惡棍一併拿來。本部院在大堂立等。如若走漏。卽行究治。那衙役答應。卽赴北關拿人。那官長又吩咐。將告狀人犯一齊喚到轎門聽審。那值班衙役。便來上刑具。那官長吩咐不須鎖他。叫他跟了本部院轎走。還有細話問他。執刑人役。聽了吩咐。不敢上刑具。押在轎後。一聲鑼響。開道回衙。那官長一則以喜。一則以怒。喜的是得送少年之人。必非漁人之後。其中定有隱情。還須慢慢用話問他。怒的是江連之子江魁。在省城之下。專行無忌。搶劫良民之妻。有犯律令。在轎內躊躇。不多一時。已到轎門。合省官員早已知道。督院路上准了狀子。必要審理。俱各明燈高燭。照耀如同白日。單當督院衙門。赫赫之勢。正疊詩云。鼓鑼鐵下敲。轎門內外衆英豪。

且不言軍門威武。單說那督院。進了衙門。走上了大堂。坐下公案許久。連次差人拿捉江知府之子。且不言郡院衙署之事。却說那督院官。離了大人轎前。領了軍令。來到北關。抬頭一看。見前面有一號官船。那燈籠上寫的是濟南府王堂。幾面旗牌。來至船邊。



只聞裏面痛哭之聲。內中夾雜正厲之言。旗牌又怕了大人等久。只得開言叫道。船上人那里。那缸上家人問道。那岸上來的。是什麼人。在此大呼小叫。旗牌答道。太爺衙門中派的差人來。請公子有要緊之事。那家人不敢攔。只得回了江魁。那廝正與玉姐纏綿。聽了家人說出此言。心中只是暗暗的想道。老爺這早晚夜靜黃昏。有什麼話說。叫那家人到來。我有話親自問他。家人答應叫水手搭跳板。說那家人叫你面稟公子。叫水手搭了跳。旗牌走上了缸頭。問公子在那里。家人答道。在船內旗牌一見江魁。就上了鎖。家人還裝勢道。公子是老爺親生的兒子。就是有话。待老爺當面去問他。你們因何這樣大鬧。就一起刑具來了。那江魁氣得三尸魂暴躁。口中說道。反了反了。這旗牌見家人言三話四。還向那些家人說。我們是軍門大人差來捉拿你的。清平世界。搶劫有夫之女。你們好大胆說什麼話。那些家人一聞此言。唬的他滾如流星。旗牌此時把那些家人俱已都鎖了。又說道。那漁船上的文字。藏在何處。玉姐在船內聽見軍門差人鎖那些家人與江魁。他心中早已知道。是他丈夫在軍門喊了冤。自必准了狀。只得哭哭啼啼。

走出船來。說道小女子就是被劫之人。那旗牌把玉姐上下一看。雖然是哭的形容。果然是十分可愛。便開言問道。你的丈夫告了狀。大人坐在堂上。立時衆人審問。你隨我一同進衙門。於是家人並江魁及玉姐。一同上岸進城。到軍門衙門而來。再說那傳知府的旗牌的轎前。星速奔到知府衙門來。正走之間。只見知府轎執事喝道而來。那旗牌搶行了幾步。迎至執事前高叫道。軍門大人。傳知府大老爺在轎門伺候。那知府執事差更。稟了知府。江老爺唬了一跳。忙忙吩咐人役。同着了旗牌取路而行。在轎中自己暗想。不知爲什麼。便向兩個旗牌笑嘻嘻的問道。不知大人傳本府有何吩咐。旗牌道。你家公子在北轎搶了人家的有夫之女。他的丈夫同他的母親喊了冤狀。大老爺在轎門等候。江連一聽此言。唬得面如土色。暗地罵道。不肖的畜生。搶什麼女子。闖出禍來。這累於我。只怕烏紗帽藏不穩了。不覺已至轎門下轎。走入官廳。不一時四個旗牌押到江魁。與衆家人來了。江連見了兒子。又看見了家人。不禁怒從心上起。稟向廂邊生。便氣喘吁吁。走出了官廳。江魁看見了他父親。便叫道。爺爺救孩兒的命。那知府

走上前。不問白。便是一擲靴尖。辱罵了一番。回頭又把聚家人痛罵了一番。周漁婆一見玉姐。一把抱住。他母女二人大哭一場。方才說話。漁婆道兒呀。你被好人搶去。可曾被她玷辱否。如是樣的說了。你可對為娘的說咬掉他一塊肉。玉姐把臉一紅。說道母親。因何說出這等話來。孩兒豈可一死。豈能污了名節。春生聽了。尚未失身。心中暗自欣悅。正在說話。忽聽二聲點柁。轉知府入見。禮畢站立一傍。大人問道。貴府知罪麼。江連一躬到底道。卑府知罪。那大人問道。貴府為官。也還清正。情有可原。只是貴府之子。幾時到任所。江連又打一躬道。卑府這個不肖之子。昨日方到任所。今日着他坐船回去。不料這畜生。做出了無法之事。卑府罪該萬死。回衙即請進來。候請大人題參。軍門笑曰。古語云。家無全犯。貴府既知認罪。本部院開一線之恩。免你題參。在下面伺候。江連打了一躬道。多謝大人。姑立一傍。軍門大人即吩咐人役。把原告被犯人。一齊帶進來聽審。便一層一層傳下去。於是放牌帶了眾犯。一齊報名而進。都在丹墀跪下點名。一個個開了刑具。但不知軍門如何審理。且看下同分解。

### 第二十七回

#### 漁婆被噓味消息 軍門憐才收東床

詩曰：富貴從來未許求 幾人騎鶴上揚州 與其一

事九如夢 不若三萍兩浪休 能自得時還自樂 到無心處便無憂 如今看破循環理 笑倚欄干暗點頭

話說江魁在丹墀跪下開了刑具。點了名不提。且說軍門分付。帶那漁婆上來。春生挽了周奶奶手先走。玉姐在后。一齊來到大堂跪下。那軍門抬頭。定眼一看。果然好一個女子。便開言問道。你可是那匹夫搶劫了去的麼。玉姐回道。小女子是被劫之人。大人又問道。本部院有一句開風化的事問你。你不可害羞含恥。你乃是良家女子。又不是迎風弄月。摘柳私奔之人。如若那匹夫破了身體。可對本部院說。本部院自有法律。問他的罪。你不可害着你的丈夫。羞不肯言。那匹夫的行徑。如若被他的玷污。也是出於無奈。本部院少不得對你丈夫說。無怪於你。還要用香燭彩轎。送你回船。你可從實說來。那玉姐把臉羞的通紅。磕了一個頭。道。大人法

堂之上。並無鬼神照察。小女子甯可斷頭一死。不肯有失名節。關乎風化之事。誠不會玷污。大人點了點頭。帶江魁上來。下面旂牌答應。把江魁帶至堂上。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個無法無天胆大包身的匹夫。在內城之下。尙敢如此放肆。搶劫民間良家女子爲妾。那王法律例豈能寬宥。江魁跪在下面。只是叩頭。答道此女是小的將三百兩銀子買的。當日收過小的銀子二百五十兩。今找五十兩。媒人也不會提及他有丈夫的。今設計串騙小的銀兩。故又買出這少年的婦人來。假做他的女婿。希圖蒙混青天。而使小人有屈無伸。求大人天恩公判。他既不願揭女兒與人作妾。小人也不敢十分強求。只求大人的天恩。轉達當日聘金銀二百五十兩。小人就無異言。那軍門大人。把紗帽往上一推。用手指着罵道。把你這個喪盡天良的匹夫。還敢在本部院面前支吾。但凡天地之間。是可以賴得的嗎。只此一句。就該掌嘴。本部院要問你。任你說是他母女二人。情願把女兒與你爲妾。曾定身價銀三百兩。先交二百五十兩。找了五十兩抬人。這個媒人是何人做的。這二百五十兩。是何人交付他的。既有身價。必有身契。係何年何月何日。

年庚現在尙處。細細說來。江魁辦得戰戰兢兢。只是磕頭。過了一會。抬起頭說出幾句話來道。大人在上。身契年庚俱在小人家中。交代銀兩。是四個家人。做媒亦是四個家人。小的不知底細。乞大人問他四人便知根由。那軍門大人笑將起來。問道你這個匹夫。果然好好計。本部院也不能偏你。叫帶那四個家人上來。四個家人答應一齊跪下。那軍門叫跪上來些。那些家人只得又跪上來幾步。磕了頭。大人問道。那周漁船的媒人是誰做的麼。家人答道。正是小的做的。軍門大怒道。本部院豈不知你這一般。倚勢欺人的狗才麼。本部院那有心思勘問。不用大刑。你們那里肯招。叫左右抬大刑來。牙役答應。取四付夾棍。往丹墀嚙嚙一響。那軍門道。把他四個惡奴一齊牽了起來。衆公役一聲吆喝。將四個家人夾起。只聽上面叫收繩。四個惡奴咬了一聲。昏死過去。那大人道。你們可招麼。那四個家人咬定了牙關。忍着痛。叫道青天在上。冤枉難招。大人又吩咐道。再收。兩邊執刑的人。又吆喝一聲。又緊收了一繩。那四人如同滾油煎心。握着刑叫道冤控。實在難招。乞青天大人開恩。大人道。好幾個的會挨刑的狗才。又向着人役問道。夾棍可收緊了麼。那執刑的

回道：「已收足了。軍門又吩咐敲二十下。兩邊人役一聲吶喝，即忙敲了二十下，只見夾的四個家人，有一個喊道：『小人情願捐了。』大人叫且住。這家人供道：『實是主人酒后，見漁船上這女子，生的美貌，因叫小人們拿了五十兩銀子，送與漁婆做定禮的。這老漁婆再三不肯收。』主人因吩咐小人們搶了過來的。至於淫辱之事，一些沒有的。此是實情。並無虛言。還乞青天大人開恩。恕小主人無罪。釋放小的們無知狗命。軍門大怒，喝叫衆牙役，把那家人鬆了夾棍。又罵道：『你這一般狗才先前本部院問你不認。臨時夾起來，還叫什麼冤枉。與你主人遮蓋，我不長法。這樣惡奴，叫左右將大板各打三十。左右聽了，即把家人拖下。兩邊皂吏一聲吶喝，每人各打了三十六板。真正鮮血滿地，哀聲不止。于是大人又吩咐道：『你等以後務須改過向善。如若以後再有此風聞。那時本部院再拿了來，立死仗下。衆家人忍了痛，只得磕頭。』大人吩咐道：『下去罷。』又叫把江魁帶上府。那江魁見了夾打家人，唬得魂不附體。又聽叫他自己上去了。戰戰兢兢扒上來幾步，只是磕頭。口中說道：『只是小人該死。乞青天大人饒恕。自今以後改過，再也不敢。」

了。那軍門大人喝道：『你這個大胆的匹夫。清平世界，內城之下，強劫良民有夫之女。你就該萬死。本部院問你。你還說三百兩銀子買的當日交了二百五十兩。今找五十兩招人。你說周家一個少年漁人爲首。騙你的銀子。希圖蒙混。使你受屈無伸。又這周漁婆，不把女兒與你作妾，不敢十分強求。只求本部院判還銀子，你就無異言了。本部院問你。果不強求罷了。如今問你。還是不要銀子。要那女子。江魁聽得三日無言。只是叩頭道：『小人知罪該萬死。乞大人一線之恩。』軍門大喝道：『你既知死罪了。國典難饒。伸手在案筒內，抽了四根簽，丟在地下。那門子拾起，二面皂役，即忙把江魁拉下去。打了二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破，鮮血淋漓。只見江連站在一旁，好不傷心。硬了心腸走上一躬稟道：『這個不肖的畜生。卑府也不敢收他回去。乞大人把他正法。大人明知是暗中討情。父子天性。也是有的。也罷。既是貴府叫本部院正法。那先打以盡國典。再打二十。以盡貴府的家訓。責他不肖罷。』把江魁又打了二十大板，分付把江魁放下來。那江魁打的皮開血破，昏死一會方醒。只得扒上來謝恩。大人又吩咐江連，把江魁帶回。以後

務要教他成人上進爲是。若再放縱。一經查拿。連貧府一併捉參。決不姑息。江運又打一躬道。是。卑府回衙。卽差人送他回去。到家攻書。又叩謝了。帶了江魁。自然戒飭。只且不提。再言又帶上漁家三人。問得你們服與不服。列位有所不知。那都憲大人雖然是問那漁家。說話之中。却欣喜小漁人。又想到。一個捕魚人家。那裏有只一雙美玉可成的兒女。欲購愈愛。只見那小漁女道。莫說小女子感激。就是祖宗在泉下。也是感恩的。小女子無以爲報大人之德。只好供奉長生位。早晚焚香。保佑青天大人。朱衣萬代。世世公卿。大人聽了玉姐說完。哈哈大笑道。好一個伶俐乖巧會說的女子。心中想道。果然好一對少年夫妻。莫非不是漁家的生長。又想一想。本院年紀高邁。二目昏花。今夜把三人權在班房一宿。明日上堂。還有細話問你。又向衆人役吩咐道。你等好生照料他三人。不可刁難。如有閒情。本院若知道。立刻重究不貸。衆人役一齊答應。就是一聲點嚮。大人退堂不提。單言後堂夫人小姐陪了梅夫人說話。正在高興。只見大人回後堂。俱起立迎接。却又又不見入內。又復大堂審事。那夫人小姐。復坐下談心。凡人讀書出仕。原爲榮宗耀祖。却辛苦已極。此刻

才回。又不知審什麼事件。不多一刻。只聽滿堂俱是刑仗之聲。悲痛哭泣。小姐說道。目今已出印了。不知什麼大事。還用行刑。正要打發家人。到堂上探聽。忽聽點嚮。夫人說道。不必去了。老爺退堂了。看此書。列位不須性急。下回再敘。你這這軍門是作人。原來是梅良玉的母舅。姓邱名山字仰古。原在都察御史左都院。因與盧杞不和。調在此地軍門。夫人馮氏。乃是都察院。馮公之妹。夫婦相敬如賓。年紀將近五十。膝下無子。只生一女。名喚雲仙。尚未有佳配。至於所陪的這位夫人。你道是誰。就是梅良玉之母。因和梅良玉在常州分別。同了兩個家人到此。找到兄弟任所住下。已經一年有餘。每兩邱公說道。你道何事。就是梅良玉投往岳父候選。未知消息。可派人打探個消息才好。邱公說道。那時候見了外甥。自然收留少不得叫他攻書上進。他必是好的。若是差人去問信。到使外甥分心。他就不肯用心攻書。思念姐姐。豈不誤了他的正事呢。梅夫人道。兄弟說得情切。就放了心腸。在任所住下。姑嫂姪女十分相得。只也不在話下。再言邱夫人退了堂。一直過了川堂。來至店面。與梅夫人見禮坐下。小姐也過來道個萬

福。梅夫人道：「這兄弟坐堂。但不知所審何事。交印之時。還用刑仗。邱公道：「姐姐不知。方才審的到是正理人偷之事。關乎風化一件奇事。待弟說與姐姐知道。你可聽了動氣不動氣。于是邱公把這一件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梅夫人聽了。說道：「原來如此。真正令人可恨。那雲仙小姐問道：「既是江魁搶劫。但不知小漁的人才如何。邱公道：「如關小漁的人才。也同你相上下。那漁婆的女婿。令人可愛之至。雖是漁家打扮。却也生得丰雅。大有可觀說畢又大笑不止。夫人說道：「既是老爺誇好如何不帶進后堂來。我們一看也好。邱公道：「只何難夫人吓。我因他二人品貌端方。且言語秀雅。必非漁人濁派。波叫他回去。現在外班房。明日早起。還要問他的根由。梅夫人道：「既是明早要問。到不如此時帶入堂內。放下珠簾。看一看。兄弟細細審問。看是如何。若有巧飾機關。可一一問個明白。若是漁人之子。可着人役送他們出去罷。邱公點頭道：「姐姐言之有理。即刻分付管事人役。將那漁家三口。帶入內堂聽審。那春生並周漁婆玉姊三人。在班房猜想道：「江魁並家家人俱已責過。不讓我們回去却是怎麼。到明日早堂。還要復審。」

是什麼意思。心中正在想想。只聽堂上一聲喊叫。帶漁家三口。到內堂復審。是何意思。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梅夫人後堂觀審  
陳公子異地逢親

詩云：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

玉山頭見 會向瑤台下逢

話說叫帶漁人進來。內堂復審。周奶奶驚慌道：「原說明日早堂。因何今日晚堂。又叫復審。玉姊道：「今晚明早俱是一樣。母親不要着忙。我母女沒有虧心之事。怕他怎的。春生道：「岳母只管放心前去。聽大人說些什麼。於是三人隨了牙役。走上了大堂。一直轉入內堂。三人抬頭一看。只見堂上燈燭輝煌。如同白日。見大人換了方巾闊服。端然坐在堂上。又見大人分付幾個家人放下珠簾。簾內好像有婦女之聲。三人走上了大堂。齊跪下。大人又吩咐跪上些。春生道：「大人天威在上。小民怎敢上來。大人笑道：「只管上些不妨。三人只得走上跪下。只見大人扭頭回頭向簾內說道：「姐姐你看他人品如何。那簾內答道：「果然不差。邱公又問漁婆道：「非是本院復又審理。奈此中大有可疑。周漁婆答道：」

。不知那一件可疑。請大人明察。邱公道。只女子還是親生的。還是螟蛉的。周漁婆道。是親生的。邱公道。你女婿何時到你船上的。還是目下到你船上的。周漁婆回答不出。只見二面走上幾個家人說道。大人問你的女婿是怎來的。周漁婆驚慌了。回道。我女婿是網內打起來的。邱公向籠內哈哈大笑。如何。又審出奇事來了。又問道。你女婿是什麼在網內打起來的。姓什名誰。是那裏人氏。周漁婆答道。他是揚州人氏。姓陳他父親做過大官的。如今爲了事。打在天牢內。他投親不遇。自己投水盡命。被老婆李母女二人。一網打了起來。因他無地可投。情甘與我爲婿。並非老婆子勒索的。邱公一聽。姓陳是揚州人。他父親做過大官的正自沈吟。只見籠內說道。兄弟不必沈吟。他女婿在此。何不兩個仔細。邱公道言之有理。叫人役帶后生上來。春生道。小人在此。邱公道本院審這一件。頗有會意。如今漁婆已吐吐真言。你也不必隱瞞你家中之事。從直講來。此時春生見岳母已說出真言。又見這大人和顏悅色。諄諄訓切。况又在內衙。料想不能隱瞞。只得從直說道。既是大人垂念。小人怎敢隱瞞。只得將齊元小姐出關。怎麼慶校尉拿人。

多蒙黨公相救。只得與姐姐辭別。同姐夫梅良玉逃難。遇盜被劫。路上又被巡更兵役。誤認做賊。因此沖散。無處投奔。只得投水自盡。又遇周漁婆打救。以女相許爲妻。認了一遍。邱公正欲再問。尙未開言。只聽籠內放聲大哭起來。春生唬得驚疑不定。你道這籠內哭的何人。原來就是梅夫人。聽說春生與梅良玉。一同逃難。被巡更兵沖散。不知下落。因此不願死生。梅夫人抱住了春生。這一哭。把周漁婆母女。唬得摸不着頭腦。只痴呆呆相看他二人。連春生也不知情由。只見大人站起身來。說道。姐姐。休要悲傷。待弟再開他根由。因走至春生面前。用手挽住說道。賢姪請起。春生只得遂口答道。大人祈賜尊姓大名。晚生方敢起來拜叩。邱公道。老夫乃梅良玉之母舅。古便是。又指梅夫人道。此乃是梅良玉之母也。春生聽了邱公說出根由。便站起身來。躬道。原來是老恩伯。小姪今朝得逢。實是天緣意外。實天賜也。方欲下拜。只見邱公挽住道。賢姪。慢。待更換衣服。再行禮罷。他二人說話。把一個周漁婆十分欣喜。只見梅夫人走至面前。用手相挽。親母請起。周漁婆見梅夫人稱呼他母親。喜的心花亂。子起來迎接夫人。夫人把玉姐挽起細看。果然是個好女子。于

是手挽手。一同走入內房。梅夫人分咐了環。取衣衫與他母女更換。方才與邱夫人並雲仙小姐。見禮坐下。細敘閒話。不一時。春生換了衣服。和邱公手牽手入內。一同拜見梅夫人。春生說道。小姪實不知老伯蓮駕在此。恕小姪拜遲之罪。梅夫人說道。老身不知賢姪流落於此。若非今日天緣奇遇。兩下何能相會。春生又拜邱公夫人。又和雲仙小姐。見了一個通家之禮。兄妹相呼。那里漁婆玉姐。也來相見。方才大家坐下。梅夫人開言問道。賢姪我孩兒是往儀徵縣。到他岳父候親家任上去的。因何在陳府。又爲配偶。只是什麼緣故。老身不解。賢姪可細道其詳。春生道。伯母吓。不問候懲則可。若是提起那老禽獸。真令人可恨。梅夫人道。這却爲何。春生就將候懲如何不念親情。書儻怎的替死。揚州如何遇救。一一自頭至尾。說了一遍。梅夫人不聽猶可。一聽。只見二目昏花。惱眼偏氣攻心。一交跌倒在地。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梅夫人有心爲月老  
邱老娘無意得螟蛉

詞曰：品行久爲欽敬

私心欲贅東床

幸逢聖詔到

邊疆。藉此攜歸北上。獨坐書齋思慕。因循觀物悲傷。不妨窗外女嬌娘。窺破鏡玉形狀。話說梅夫人聽了春生這番言語。不覺一時心酸。屈氣攻心。一交跌倒在地。唬得邱公夫婦雲仙小姐。周漁娶玉姐大家一同上前。將夫人扶起。忙喚家人僕婦。取開水。灌了一會。說道我兒爲娘的。只道你在儀徵發憤攻書的。誰知那個候懲人面獸心老禽獸。不念當日之情面。反把欽犯之子。逢迎權黨。若不虧有志略忠心的書童。替死監中。豈不坑殺我兒。至於揚州。又蒙陳年伯念故舊之情面。贅之爲婿。又被那虛犯奸賊。將他們害去和番。致使我兒飄落。不知存亡。想到此處。越苦越愁。邱公夫妻苦勸。方才止住了淚痕悲傷。邱公夫婦。一面備酒。那梅夫人見兄弟夫婦二人。愛惜春生。便開言向邱母說道。老身有句拙言。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邱公道。姐姐有甚麼言語吩咐。愚弟无有下衣。梅夫人道。陳家姪兒。孤身在此。雖是年家之子。他却過意不去。况老身又在內堂。他住也不能情願。况你老夫婦。又无後裔。只有雲仙一女。陳家姪兒出入。也不便當。莫若依老身愚見。着他改姓。拜你二人爲父母。早



晚晨昏。庶幾無礙內外。亦得甘心。憤志攻書上進。且日後。說到此處。便低聲在邱公耳邊。又說了幾句婚姻之話。邱公夫婦不覺大喜。因又向春生說道。又不敢屈從賢姪。春生聽得邱公。竟要過繼他爲子。便向前說道。伯母之命。便餓殍而得食。奈小姪福薄。敢玷辱老伯父母教誨。若蒙抬舉。情願甘心。常侍奉膝下。邱公哈哈大笑道。若得賢姪爲兒。老父平生之愿足矣。梅夫人見他兩人情愿之至。遂向前說道。今當此燈燭之前。賢姪可前來拜認了父母。于是春生忙上前移了兩張椅子。開言說道。爹爹母親在上。孩兒就此拜見。梅夫人住前來扯住了邱公夫婦。受了八拜。回身拜見姑母。梅夫人又請小姐出來。見個兄妹之禮。周奶奶向玉姐又與二位夫人小姐敘了一番親誼。只正是

詩曰 只道身逢酒色徒 誰知官長把孤扶 從今身

到榮華地 好把奸佞立心除

敘禮已畢。只見家人前來稟道。酒飯俱已齊備。邱公即攜着公子的手。到後堂飲宴。中堂是周奶奶高坐首席。二位夫人對坐。玉姐露仙序禮而坐。是日筵中豐富。那周奶奶那會見過這般酒席。金銀器皿好生歡喜。因

私自看着春生。玉姐想道。今日如此風光。皆是我生這般有福的女兒。攪帶來的。不然。兩位夫人。一位千金小姐。陪着我坐席。怪不得那算命先生。要我五升米。我這怪他說我是孤寡之人。要曉得他算得這樣靈。我就是。一石半也是值得的。不講內堂飲酒。再言春生步出外堂。早已酒肴排列齊備。又吩咐家人。到外邊請陪客到來。不一時陪客已到。已知邱公收了個義子。俱各道喜。又與春生見禮。于是入席。酒至三巡。備更兩套。邱公笑嬉嬉的對衆陪客道。列位先生。老夫年近五旬。尙未有子。今无意之中。得了此兒。是不幸中之大幸也。衆陪客俱稱賀道。老先生今得世兒。更是加贈彩色。預爲他年之大慶也。邱公見衆陪客交相稱讚。便向春生說道。我兒今在我署中。須要改名更姓。他日令尊无恙。再爲復姓。不知你意下如何。那春生站起身來說道。謹遵嚴命。孩兒何敢不依。于是邱公說道。老夫因江魁搶親。你才拜到我署中。你可拜河南籍。改名邱魁。號諱春生。乃衆位客道。老先生所更之名甚佳。春生出席道。謹遵嚴命。于是大家飲了多時。方才散席。各歸書房。邱公與春生。就在書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春生梳洗。邱

公又吩咐合府家人。讓婦使女。往後儀轎大相公。不可洩漏風聲。于是早儀已畢。只見內堂。請老爺公子說話。二人同臨至中堂。夫人說道。周親母要往城外辭過親友。乘往家中收拾收拾。邱公道。既是親母要出城外走走。可着幾個衙役。打一乘馬人的轎上來。且說周奶奶梳洗已畢。大家送出穿堂。周奶奶上了轎。一直往城外而來。只見四五個家人騎着馬。又有一對衙役。前面喝道。他坐在轎內相道。我好似平地登仙。不想今日有這等風光。不覺轎已到河邊。只見那乘漁人。三三兩兩說道。周漁婆昨日去喊狀。不知怎麼投詞。中有昨晚隨去的說道。周家女婿。佔了一個上風官司。軍門大人。把江魁打了四十個板子。衆家人俱已夾打過了。江老爺把公子衆家人都領回衙去了。我們正要同他們回來。不知是什麼原故。又要復審。將周家三人押在班房。不多一會。把他三人帶進內堂。在那裏復審。我們恐怕弄出事來。而且又晚了。因此大家都回來了。不知他母子三人可回來麼。衆漁人正說得高興。又只見喝道衙役人馬轎子。隨到河邊。只聽得轎內說道。就在這裏。遂歇下了轎。家人跪下稟道。請奶奶下轎。卽忙捲起轎簾。轎

內走出一個。滿頭珠翠。遍體羅衫的夫人來了。一直竟奔周家漁船上。內中有個快快的說道。那夫人好似周玉姐的娘。內中有個大婦人就走上船。看了一看道。不錯。竟是周漁婆。于是哄動衆人。不多時有三五十隻船。都將擺岸來。俱來問候。周奶奶已收拾了一包細軟的東西。遞與那騎馬的家人。一齊開口道。周太太今日好風光。內中有一個破船漁婆叫道。你老人家晚景到了。才有只福分。周奶奶道。也不過是女婿之光。叨此榮耀。我看你平日。也是一個忠厚人。我也無所爲做。就將這婆船的傢伙。都送了你。做了老身的遺念罷。那婦人千恩萬謝。領受了。周奶奶收拾已畢。辭別衆人。方才上轎。回轉軍門衙署。母女二人。陪伴夫人小姐。春生有了安身之所。情志攻書。後來自有交待。再提梅良玉。改名叫做梅。蒙馮公舉荐。隨了鄭伯符。到了任所。一切文稿案卷。都是梅經手料理。真是才高不費些氣力。學廣何愁政務繁。所以治得官清民純。那富民把鄭御史供如活佛一般。有歌聲說道。因此敬重鄭公。每每見他言語慷慨。以忠心自居。那黃白之物。他又不受。鄭公常常送他古玩之物。他又不受。乃良玉辦事十分精

緝。每天三更才睡。黎明即起。手不釋卷。勤於政事。鄒公見他十分用力。到有不適意之處。每勸他稍停。惟恐有誤。因而想道。此生才情真正可愛。爲老夫勤勞政事。竟將齊家一節。都忘壞了。我想云英女兒。年已及笄。今此生又孤居異鄉。若配吾女。乃是一對好夫妻。但女兒大了。不能對面相說。署中又無人可爲媒妁。心中常委曲不下。一日忽見側門傳進話來。說聖上旨意下來。鄒公吩咐。備供香案。不一時聖旨來到。鄒公接着署內閱讀。見上面是着他進朝。聖上要詢民情。鄒公頓罷。急連出朝覲的告示。又委了官護印。即打點各屬官員考試。繕寫文官并武官冊籍。忙了二日。又寫了一封家書。書中略略將擇婿之事。備細敘明。又上疏封。着人將良玉請來。遂說道。賢契可暫至老夫私宅。望酒幾日。候老夫信再來相會。良玉道。大人詔進。不過兩月光景。晚生在署內。恭候何妨。鄒公道。復任之事出聖上。或者留朝。亦未可定。吾意已決。賢契不必辭。我已吩咐完了。收拾行李。賢契可以明日動身。老夫也隨後進京。良玉見鄒公出自誠心。只得依允。次早遂拜別鄒公衆幕友取路。竟奔大名府而來。再會鄒公在任

所。忙了幾日。與護印交代已畢。方才起身進京。少不得入朝面聖。奏對封疆。並各房屬官員。賢否優劣。又將各省民情官吏。考註冊籍獻上。一一澈底澄清。天子大喜。見他十分精明政務。勤勞國事。隨任補兵部左侍郎。在京候職。鄒公謝恩出班。次日又忙忙碌碌拜會同年。大小故舊官員。又料理都中事務。又去拜見了馮公談及穆榮之事。馮公甚是歡喜。以爲眼力不差。鄒公真正一刻無暇。忙了一月有餘。方才寫了家報。着人回家送信不提。再表梅良玉。回歸鄒府。幾個家人。一路行來。非止一日。那一日已至大名府。鄒府家人。請梅良玉在大廳坐下。傳稟入內。見了夫人。將家書呈上。夫人拆開。從頭至尾一看。早已知道穆相公。是老爺心愛之人。况有姻緣之說。叫留在內書房坐着。丫環書童供給。要十分用心。不可輕薄。夫人向着二小姐說道。我兒正愁無書信與爹爹。不想又朝覲去了。方才此書回來。又爲着你的姻事。將穆生送歸府內。雲英小姐。把臉一紅。回頭往房中去了。廳上良玉。已坐茶罷。令書童請夫人見禮。夫人正要看看穆生人品何如。爲命家人。垂下簾來。走到廳前。穆生站起身來。走到前。一躬

道：請大人台坐。容晚生拜見。夫人也回了一禮道：不敢。任上多虧先生。大才扶持。家老爺每每道及。今又屈到寒舍。無人陪伴。恐有簡慢。幸勿見罪。良玉道：老夫人此言。使晚生無容身之地矣。前在任上。承蒙老先生教育栽培。晚生以菲薄庸才。而得邀如此過譽。真令人愧死。夫人道：說那裏話來。于是吩咐書童。好生服事穆相公。將行李鋪蓋。搬到內書房。于是良玉替過。夫人自回後堂。即命速辦酒席。與穆相公接風。晚上又着了環傳說。夫人多多拜上穆相公。無人陪伴。請穆相公暢飲一杯。良玉道：煩你致意夫人。小生在此叨擾。丫環答應。進內回稟。是日良玉在書房內獨酌。吃了幾杯酒。又用過了飯。起身進房。洗了手足安寢。家人們撤去酒席。各自安歇。再言梅良玉。在鄆府住了半個月。比任上到覺安動。每日在書房看書。夫人又愛他。所以每日送茶給湯。俱備了環傳遞。良玉見如此款待。自覺外觀不雅。嘗對那些丫環道：以後夫人所送物件。可着書童傳遞。凡年已及笄之人。恐生嫌疑。丫環遂將良玉的言語。回了夫人。不知良玉與否元小姐可能相會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失金釵梅公子得病  
觀舊物陳小姐思夫

詞曰：无限心中多少事。還如春夢難憑。人財兩失

最傷情。急向書中翻尋。不見根源妙藥。難

醫心上病。只因改姓更名。男女兩地病沉昏

若非思想照。險些喪幽冥

話說夫人聽了環這一番言語。便說道。這也是年少之人。欲避嫌疑的意思。以后照前服事。不要因他有些言語。你們就生迴避之心。衆丫環應道。曉得。再言良玉在書房。一向無事。心中想道。杏元小姐所贈我的金釵一枝。向在袖中不得暇閑。未曾詳看。今日鄆府並無事做。于是開了箱兒。取出金釵。反復細玩。却是一枝金釵玉釵。果然十分精美。又想起當日贈釵的言語。又提筆將杏元所贈的詩句寫出來看。不覺掉下淚來。又不好十分啼哭。非止一日。竟連茶飯都不想吃了。不覺懶懶黃瘦。一日重一日。那些送物件的丫環。凡到書房來。見良玉不是睡着嘆氣。就是倚旁椅上悲啼。即問他的話。也不答應。竟像個瘋子一般。衆丫環也只道不過是思念家鄉之故。到也不會留心。惟有一小姐身邊有個心

腹的丫頭。名喚春香。早已窺破機關。又不好當面說破。也只得回後面而來。一路心中思想。早已到了二小姐書房內。却不見別人。只有小姐在此。便低聲向着二小姐道。婢子有句話要說。又不好啓齒。雲英小姐道。有話就說。何必做這等模樣。春香道。那穆相公。終日在書房。茶不思。飯不想。只是哭。只見他手中拿一樣什麼東西。嗟嘆不已。見了人去。他就藏了。不知是何緣故。雲英小姐。把臉一紅道。他啼哭想必思念家鄉故土。他有什麼東西。你怎麼知道。春香道。婢子是偶然看見。不知是何物件。等他不在書房中。待我偷來。與小姐看看。雲英正欲止住他。只見大小姐走進書房。只得住了口。與杏元小姐。一同到夫人房中去了。春香見二小姐去了。即便寂寂走到書房來。抬頭一看。不見穆相公在內。他便兩三步走進書房。見桌上書史本本都有淚痕。用手將抽匣開看。見一本書上。放着一股金釵。他就即忙拿了。攏在袖裏。遂出書房。一直往內去了。再言那良玉在後天井。小解回來。吟詩一首道。

詩曰：憶昔當年到上台。依依不捨兩分開。

奈因命薄身難離。來世團圓賭此釵。

吟罷。走到書房桌邊。見書籍翻亂了些。心中疑惑。忙開書箱一看。不見金釵。心中着驚。忙將書本翻料。不見蹤跡。心中氣惱。便放聲大哭道。我只說見鞍思馬。還可借此盤桓。知我命苦。連一股金釵也銷受不豈起。又被狠心的賊子偷去。真正是我對頭冤家。拿去此物。我性命休矣。料我也不能久活人世。也就死入陰司。遇着了小姐。若說遺失此釵。有什麼臉去見那有情有義的小姐。正哭得如癡如醉。忽見兩個書童。捧着飯來。排下了銀筷。說道請相公用飯。那良玉啼哭說道。我是不吃飯的。你們拿去吃罷。只有一件寶貝。你們好好的拿來還我。我情願賞你們二兩銀子。那書童摸不着頭腦。一齊稟道。相公你不見了什麼東西。就哭得這等模樣。良玉哭道。這東西是我性命了。你若不拿出來。告稟你家夫人。定行追究。那一個書童說道。相公真是書呆子。當初相公未來之先。只書房俱是我二人管的。內中古玩器具。也不知有多少。若偷得一件。也值得幾兩銀子。我二人從不愛小利。相公是什麼東西。我們就愛起小利來麼。良玉見他二人說得有理。只得放聲大哭。進房就倒在床上。哭個不止。那兩個書童。見他睡在

床上。連飯也不吃。只是哭。他二人就在桌上吃了飯。收拾去後。再會春香。偷着金釵。來到雲英小姐房中。見杏元小姐。又不在房內。便笑嘻嘻的拿着金釵說道。小姐。穆相公哭的就是此物。雲英小姐接來仔細一看。却是一般金鑲玉嵌的一支釵兒。實是精巧。心中想道。向來此人是至誠君子。誰知外面誠實。而內詐奸。也不知是誰家不顧廉恥的女子。與他情投意合。願結絲蘿。送與他的。如今兩下情願。隔離心中。親物傷情。故此啼哭。又低頭把臉紅着道。我也好無味。管他怎麼。將釵兒復交與春香道。恐他不見了要找尋。你快些送去還他。春香道。他此刻坐在書房。怎好送去。只得改日送去。隨着將釵兒放在小姐首飾匣內。不提。再言良玉。不見了釵兒之後。哭得哀哀不止。竟得了一個思物之病。書童不敢隱瞞。只得回稟夫人。夫人聽得良玉患病。把兩門書童。叱了二會。又吩咐小必服侍。便叫家人。快請醫生看病。診脈之後。說道相公之病。乃是浮氣多而心有所思。力成此症。寫了藥案。下了藥去了。夫人又叫書童買藥。用心伺候。又過了兩日。藥吃下去。如石投水。全然無效。一日重一日。夫人見了這般光景。

心中十分煩惱。再言杏元小姐。見穆生病。常常愁眉不展。因此二人。每日到夫人床前請安。還一日杏元小姐。起得早些。梳洗已畢。走到二小姐房中。却見雲英小姐。還在鏡前梳妝。杏元小姐。走向前叫道。賢妹。今日起得早。二小姐笑道。姐姐請坐。杏元小姐。走到妝台看見首飾匣內。有一股金釵。有些像自己的一般。隨手取來一看。正是臨河北所贈梅郎之物。因放在桌上問道。賢妹只說兒是你的嗎。二小姐不好說偷的。只說爹爹前日在任上押信回來的。杏元小姐一聞此言。因想道。此釵是恩父在任上。押信回來的。如此多恐梅郎不在世了。此釵方落恩父之手。若還在世。此物決然不能棄置。心中一想。不覺流下淚來。二小姐梳洗已畢。抬頭見杏元小姐下淚。便問道。姐姐你為何傷悲。于是二人起身。往夫人房中間安。杏元小姐略坐一坐。便起身回到房中。倒在床上。大哭一場。悠悠死去。房門子環。見天小姐如此光景。連忙報與夫人。同二小姐知道。夫人道。大孩兒方才在這裏好好的。因何回到房中。就有此事。遂同二小姐來到杏元房中間道。兒因何起病。莫不是爭氣少穿了衣服了。受了風濕。儘可放心。息病。

天。包你無事。那杏元小姐說道。多謝母親賢妹了。夫人又安慰了一回。又吩咐丫環。好生服侍。自己走出來。忙喚家人。去請本城周太醫來看視。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回來說道。周太醫不在家中。是個外鄉官請去了。明日即回。第二日。夫人又囑咐家人快請來。家人走至太醫府中請來。走到大廳坐下茶畢。家人說道。太太有話相請。周醫生向籬內一躬道。晚生不知老夫人在此。望乞恕罪。夫人遞了一禮道。相請大夫到此。爲家老翁奉命進京。請了一位主文穆相公。偶而患病。不知其故。請大夫診視。周太醫道。是。夫人命書童煩大夫到書房。與穆相公診脈。于是到書房。就在床前。二脈細細診理。良玉床上問道。學生此症。先生已看過。不知從何而起。周太醫道。相公此症乃思慮過度。憂急傷心。良玉點頭道。先生高名。果然不差。嘆了一口氣。面向裏床而哭。周太醫出了書房。立了脈案。下了兩劑藥。家人問道。穆相公病體何如。周太醫道。不瞞列位說。他帶個病症。宜防轉脫。若不變化。方可治得。衆人又說道。還要請太醫到後房。着大小姐病症。周大醫隨了家人。來到後房看視。早有婦人扶起大小姐。將錦被

圍着。又房中將藥慢放下。周太醫診脈道。此症陰陽並候。又是一樣。又不敢說。只得含糊答應道。大小姐之恙。並無根源。也是想了什麼物件。故此心神不甯。感于肺病。只要費體自己開懷。放下思物之心。不須服藥而自愈矣。夫人着了環問道。大小姐之病。所服何藥。周太醫道。晚生看來可以不用藥。只要自己開懷舒展。自然要好。說罷告辭夫人。夫人向二小姐來到書房說道。我兒方才大醫說。你思想過傷。爲娘的知道。你真非思想故土。以致如此。休要過慮。好好將病體全痊了。爲娘的少不得着人探你父親之事。不必癡念。你自己保重緊。杏元小姐哭啼說道。母親。孩兒並非是思念故土。只是一句話說。望母親笑納。但不知杏元小姐有什麼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重台贈釵忽覩得病  
無奈祇得口漏衷腸

詞曰：重台釵忽覩

得病深圍書房 吟句露衷腸

望斷天涯

無際淒淒 無語悲傷 只因兩

信茫茫

佳人才子愁狀 淑女行禮權探病

出入吐瀉衷腸 指迷數語道其詳 好教一齊

懷汝

詩曰 悶似湘江水 涓涓不斷流 猶如秋夜雨 一

滴一淚愁

話說杏元小姐。含淚說道。孩兒並不思念故土。家中又無親人。只蒙母親收養。一番恩意。早晚又承教訓。指望有日補報。豈知今日大限來臨。想不能久住人世。孩兒蒙神搭救。又得遇母親搭救。孩兒若死之後。望母親垂念異鄉孤魂。給孩兒一具板槨釘稀之材。孩兒則生死皆受大恩。只好在九泉之下。保佑母親與賢姊妹。說罷三人就哭泣起來。夫人收淚安慰。我兒不要如此。休得焦愁。爲她的命。給得你。况方才開太醫說你的病症。只要自己保重。不須用藥。既是如此說。也罷着人去買衣衫。與你沖沖喜。待你全愈了。留與爲娘的用罷。于是叫雲英小姐。在房中陪伴。自走到中廳。吩咐家人。速買衫袴沖喜。匠人一齊叫來。家人答應了。思謙論道。穆相公只樣一個好人。不病至此。又聽得大小姐贊得沉重。方才夫人吩咐。買兩套衫袴。還是替他二人沖喜。我認穆相公。如此大才。任上一套大小套稿。件件都虧他料理。老爺十分愛他。心中欲將

二小姐許他。所以留他在府內。會着有些羞池。豈不把老爺惱壞。不言家人們議論。再言夫人。雖吩咐家人買衫袴。却是無情無緒。真正是歡無半點。愁有萬千。心中想道。穆相公與我有母婿之分。不知連日病體何如。我要到他書房中探看。安慰安慰。他連忙竟奔書房而來。書童一見夫人即稟道。穆相公十分沉重。夫人道。此刻何如。書童道。請夫人一看。便知幾夕。夫人道。你先去稟一聲。說我親自來看穆相公的。書童即忙到床前說道。穆相公醒一醒。夫人在此着你看。與玉在夢中驚醒說道。請夫人不可進來。我有病之人。恐床鋪上有污穢。裏邊夫人。反取罪戾。言未完。夫人早已走至床前。見他形容消瘦。便流下淚來說道。先生連日病體可好。良玉嘆口氣道。夫人請坐。晚生病體沉重。不能起身拜揖。晚生這病。自料不能久住人世。不能見老師之金面。只寫一紙遺書。待老師回府一看。便知幾夕委曲。夫人道。先生貴恙。料想無事。目下小災。不日自然全愈。方才大小姐。也抱病症。因替他沖喜。老身已吩咐家人。買辦兩付衫袴。欲替先生沖沖喜。待先生全愈了。回與我家相公。請先生放心料理。吉人自有天相



良玉說道。晚生一介寒士。蒙老夫人費心。晚生何能消受得起杉枋。晚生倘有不測。有一句要緊的話說。望夫人給一付薄材。抬往荒郊之地。就是大德。心中便想起昔日之杏元小姐的光景。便裏裏啼哭道。要是葬埋時。方向不可差亂。夫人聽了此番。流淚勸道。先生休要過傷。方才所說的方向。却是何方。良玉道。要正朝北。切勿絲毫歪擺。就是生死感深。求夫人應允我。強於杉枋萬倍。說罷又哭。夫人又解勸安慰了一回。方才起身。又吩咐書童好生服侍。才出書房門。只見一個丫環。哭啼啼說道。不好了。大小姐氣絕了。夫人閉聽。竟奔內裏來。才到中堂。又聽得外面哭將起來。只見書童吁吁稟告夫人。不好了。穆相公背死了。夫人聽了此言。不覺亂箭穿心。忍着哭吩咐道。你們先去照看。我看了大小姐就來。書童出外去了。夫人哭啼啼來到房中。只見雲英小姐。和衆丫環。都在那床前啼哭。那種悽惶。令人傷心。夫人來到床前。將杏元小姐一看。只見雙目緊閉氣息全無。不覺一時心酸。放聲大哭起來。正哭之間。只見杏元小姐。悠悠甦醒。睜着雙眼。二小姐止淚痕道。母親不必啼哭。姐姐醒來了。

夫人聽見道。謝天謝地。正要再着人去看穆相公。早見書童來稟報。穆相公已醒轉來了。夫人聽說。方才放心。去了幾分憂愁。因吩咐道。你們在外邊好生服侍。夫人又到杏元小姐身邊說道。我兒好了。從此災退福臨。杏元小姐道。感謝母親金言。但孩兒大限已到。豈能逃脫。爲兒有一句要緊的話說。稟告母親。倘見孩兒死後。不敢望之杉枋。只求一口薄材。須要正真朝南方安葬。夫人哭道。方向自然依你。又暗想道。目下的時症。都是這樣。外面的穆生要朝北。裏邊女兒要朝南。嘆口氣道。只是那裏說起。只得吩咐二小姐。在房中陪着姐姐。老身去看杉枋。可曾買到。于是往外去了。雲英小姐。坐在床邊。向着杏元小姐說道。姐姐你今愈了。方才若是有些差池。你將狼心捨得妹子嗎。杏元小姐道。賢妹若肯垂救愚姐却也不難。雲英小姐哭道。姐姐有何話說。但說無妨。何必隱諱。杏元小姐道。愚姐是萬分無理。不得不說。只得吐露衷腸。望賢妹勿笑。愚姐前日所見賢妹那隻釵兒。因此親物喪情。但我並非汪氏月英。家父曾做過吏部尚書陳日昇。母親吳氏。兄弟春生。家乳名杏元。曾許梅郎史之子梅璧。字良玉。配定終

身。那知禍生不測。被奸賊盧杞。害我去和番。那時梅郎與兄弟養生。一同送至邊關。會過河北重台。贈了梅郎一股金釵。乃是金釵玉釧。以爲來世姻緣之約。不嫌因何落在賢慧魁石之內。此時梅姐一見。問賢妹說是恩父押信回來的。我想恩父得此覓見。梅郎豈能在世。梅郎既無。愚姐豈能存於陽世。二小姐正欲回答。只見春香說道。大小姐原來爲此事。二位小姐呀。婦女實對小姐說。那金釵非是老爺任上之物。乃是穆相公帶來的。他終日對釵哭泣。連茶飯也不沾唇。轉子因一時之戲。偷了他來。穆相公也病得十分沉重。我想他對釵如此敬重。莫非是梅相公。改名更姓。棲身此地。亦未可知。杏元小姐問道。依你如此說來。或者。即是梅郎。亦未可知。二小姐說道。姐姐請放心將養身體。既有梅釵穆生在此。則姐夫之下落有了。待妹子稟明母親。相讓探問便了。杏元小姐道。這是。感賢妹之盛情。於是將重台詩詞分別細說了一遍。雲英小姐。即便抽身。告訴夫人。才至中堂。只見一個老管家走來名叫鄭福。手持拐杖。對夫人說道。夫人。老奴今年八十五歲了。眼中不知見了多少奇病。况穆相公。是老爺慮意。

要養小姐。就是府中姑爺了。當初老爺的一個姪兒。定下了一房媳婦。未曾過門。姪兒得了一場重病。看看難好。也是一個相好的朋友說道。何不把他家姑娘接過來。到床邊與病人沖沖喜就好了。果然靈驗。沖喜之後。就漸漸病體好了。後來生子生孫。福壽兩全。今老奴心中想道。夫人何不將二小姐請到房中走走。或者穆相公好也未可知。夫人道。憑你所說。却也有理。但我家是何等人。豈肯叫小姐到房之理。那老管家道。呀。夫人。那大家小戶俱是一樣。况且在府中做事。亦無外人知道。若夫人如此避嫌疑。恐怕穆相公難好了。那夫人道。你且出去。等我同二小姐商議。鄭福回身往外去了。再言夫人。欲與二小姐商議。拍頭見雲英小姐站在面前。說道我兒你方才聽見老人家說麼。雲英小姐。把臉一紅。說道這個怎好去得。夫人道。我想這有何妨。此刻你姐姐病體如何。小姐道。正後稟告母親。就將杏元小姐的話。細細說了一週。夫人道。正好。我兒今晚可同爲娘前去。一則探問穆相公的眞假。二則暗爲沖喜。三者。穆生就是梅生。不妨。也是年家兄妹。二人主意已定。至晚又安慰了杏元小姐一番。即命春香。掌了一個小小燈籠。二小姐一同奔至書房中來。書童看見夫人

至此。侍立一旁。夫人遠遠站於窗外。春香即叫書童。報與穆相公知道。說夫人特着二小姐。親自來看穆相公的貴恙。書童答應進去說道。穆相公醒一醒。夫人着二小姐在此。問候相公。梅璧此刻在彩牀之中。與杏元小姐相會。訴說離別之苦。忽然驚醒。心中大怒喝道。你只兩個狗才。我的病體。十分沉重。有人來看問。就該辭謝了才是。何得大驚小怪。驚散我的好夢。心中想着杏元小姐。大哭起來。此時春香同小姐。早已到書門房首。良玉道。小姐莫要進來。我却不能拜揖。請小姐回去。多多拜上老夫說人。我穆榮今生不能補報。只好後世啣環相報罷。春香道。請穆相公不必見棄。我家小姐。還有話說。良玉道。他肯出去。反到床前來要說話。只得爬起來。和衣坐在床上。書童將被褥攤在背後。春香對書童說。你們出去。但不知春香就叫書童出去。小姐有何話講。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巧丫環吟詩探心病  
老夫人設席慶奇逢

詞云：佳節人生難遇

強行忙路無門

向花寬句落

梅英

酒後高歌無盡

皓齒蛾眉終感

榮華

二度梅

第三十二回

富貴浮雲 西湖不改四時春 歌舞於今盛  
詩曰 紅塵白浪兩茫茫 軟弱柔鄉是妙方 人從巧

計誇伶俐 天自從容定主張

話說春香。把書童打發出去。回身將燈籠吹息。立在一傍。良玉道。請小姐回後去罷。此處傑男少女。非親非眷。外人知道。恐生嫌疑。春香道。小姐乃牽夫人之命。來問相公病的根由。良玉嘆曰。莫如不講。說亦無用徒令人悲耳。就請小姐回去罷。春香道。相公此言差矣。何以見得吾們不能分憂。相公想起病的根由。我也略知一二。何不乘此吐露衷腸。良玉道。是我心中之事。你們何以知之。只在此唧唧噥噥。好不厭煩。春香道。小姐我們回去罷。他既厭我們。我們不要理他。正是 故將真心託明月 誰知明月照溝渠

於是打起燈籠。往外就走。春香口中念道。夫妻南北

隔天遙 願你朝中着錦袍

話說良玉。見他們起身。正要尋原夢。忽聽這兩句。不覺驚疑。便叫道。快請小姐回來。小生有要緊話說。相求小姐。春香明明聽見。故意假裝不知。反往外面緩緩而行。他將下兩句。並良玉詩一首。高高朗誦道。

姻緣隔斷陰陽路 難得雙雙渡鵲橋

又吟道：馬上駝鞍路道遙 脫了藍衫換紫袍 銀河

久隔離愁緒 怎得雙雙渡鵲橋

再說良玉。喊叫幾聲。不見小姐回來。他便着急道。慳殺小生了。你們若不回來。小生就下床來了。夫人正在窗外聽得喊叫。恐惱壞了他。便悄悄命春香扶回小姐。復進了書房。吹滅了燈。來坐下。春香道。相公既厭我們。又何必大驚小怪。請小姐回來做什麼。良玉說道。方才小生病狂之言。偶而唐突。小姐與小娘子。幸勿見罪。改日陪禮罷。春香道。既是病狂。何必又請小姐轉來。良玉道。還有一事動問。方才小娘子所吟的詩句。却從何而來。請道其詳。以開茅塞。春香道。相公既問此詩句。婢子原說過的。略知一二。相公尊姓。未必穆氏。請相公直道根由。婢子再述。良玉嘆道。事到其間。諒亦難瞞小姐與小娘子。小生本籍乃常州府人氏。姓梅名鰲字良玉。先人乃吏部尚書。母親邱氏。因被奸相陷害。蕩跡天涯。幸蒙揚州陳東初年伯收留。將香元小姐許配。誰知奸相盧杞。將香元小姐和番。那時小生與妻弟春生。一同送至關外。重台。夫妻分別之時。贈

了小生一股金釵玉釵。又唱和離別兩首詩句。今小生帶至府中。不意日。拿出來看看。一時出外小解。不知被那狠心的賊子偷去了。春香向小姐低頭笑道。好嗎。春香又問。以後又怎樣了。良玉道。我小生憶銀思人。故此生病。多蒙夫人照應看管。醫請調治。但此藥何能治我心病。春香道。相公此病要什麼人。方能治得好。良玉道。小生始末已訴。小姐與小娘子尊前。豈能掩飾支唔。若要小生病好。就在兩首詩上。春香道。方才那兩首詩。却有個原故。婢子先要稟明相公之前。看書的須要詳其理。春香道。那一節天緣。湊巧機關。那良玉原無什麼病。不過因思釵之故。以覺過於傷心。又且連日未進飲食。所以病得沉重。頭目昏眩。常常欲睡。又見春香。念出兩句詩句來。病却去了一半。又見春香。應允了他的金釵。便問小娘子有甚言語。但說無妨。只見春香道。婢子非為別事。只為老爺進京。當日穆相公帶回家信云。任上欲結秦晉。無有媒妁。叫夫人留相公在府中。並無內外之分。老爺京軍回來。便將二小姐招贅相公。今合府大小共知。今日替相公恭喜。若相公遇着陳小姐。我小姐置于何地。婢子故而請教相公

。要見陳小姐。却又何難。良玉道。小娘子此言說得有理。但我家你老爺相待。恩同天地。至於說你家小姐姻事。小生一點影響全不知道。况小生有誓在先。若不得陳小姐爲妻。終身不娶。但你家小姐。自必原諒。只是小生的衷曲。望小姐小娘子只詩句釵兒。說明下落。使小生釋其嫌疑。小娘子方才說。要見陳小姐不難。只話令人不解。望道其始末。春香道。相公你必要將我小姐話說明。婢子自必陳述。良玉道。小生蒙你家老爺大人。屢屢看待。至此豈能移改。若陳小姐果有重逢之日。那時小姐之事。亦聽從他父母作主。春香見他此刻應允。就將燒香遇孤女之事。說了一遍。又將前日竊釵之事。大小姐如何害病。如何說出真情。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並將金釵現存二小姐之處。夫人留爲聘禮。良玉道。杏元小姐。果然在此。小娘子莫要哄我。春香道。婢子怎敢。才覺喜笑顏開。病却不知從那裏去了。便叫書童煨粥。又催促春香並小姐進內。與杏元小姐說明。又謝小姐與春香。春香便起身。點起燭來。與小姐一同出外。此刻夫人早已知道穆生卽梅生。遂同小姐春香。一直來至杏元房中。將盤問梅生始末根由。細細說了一

遍。杏元小姐聽說。心中一喜。病好一半。母女們說了一會。夫人對着雲英小姐說道。我兒你姊妹二人。要相憐相愛。今日同嫁了梅生。分外親熱。二小姐把頭一低。微微一笑。又坐了一會。方才安寢。以後兩下的病。都養息了幾天。夫人吩咐。將杉枋箸放庵中。與我老夫婦百年所用。於是擇日看了八月十五團圓之期。與他三人除病。是日良玉取了十兩銀子。賞了兩書童。遂到廳上。拜謝天地。杏元小姐在內也拜了天地。又拜夫人與二小姐。隨後衆家人。俱來恭賀。却排了數福筵席。着人將良玉請到花園。良玉又拜謝夫人。於是簾外設了一席。款待良玉。簾內一席。母女三人。酒飲數巡。夫人着杏元小姐。穿了。仍前胡服。捲起簾兒。二人相見。少不得兩下哭訴衷腸。夫人說道。你二人離別已久。故此胡服相見。以顯聖神之應驗。於是良玉便將別後如何校尉來拿黨公何等縱放。怎麼被賊劫奪。得遇馮公。如何改名。荐到鄒公衙門。細說一遍。小姐聽說春生兄弟沖散。不知下落。又哭了一場。於是自己出關。如何隕命。昭君娘娘如何顯聖。承夫人小姐如何收養。也細說了一遍。說完大家又痛哭了一場。夫人又勸了一番。方

才止住了淚。於是良玉仍回書房中去了。夫人同二位小姐。一同回後去了。再說良玉回至書房。心中想道。此事也是奇怪。那知天緣在此。也得重會小姐。真乃否極泰來。亨通氣象。恨只無有報轉冤仇。因又想道。母親在母舅任上。自有家人服侍。因此放下心思。住了。又非一日。忽聽得有京報回來。說鄒公見駕。奏過諸事。龍心大悅。內陞兵部左堂。告假回家祭祖。准於明日到家。良玉聽了這個消息。便向書童說道。你進去稟夫人知道。說我要去接見你老爺。書童入內。告稟夫人。夫人道。梅相公方才得安穩。這幾日病。還未曾復原。恐勞壞了身子。書童道。小人也曾說過。梅相公定要去的。夫人道。他既要去。備一匹馬。多着幾個家人。不可粗心浮氣。須要小心服侍。吩咐已畢。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清晨。良玉騎馬。同了家人。出城迎接十里路。方才接着鄒公駟轎。家人即催馬上前稟道。夫人着小的們迎接老爺。隨後穆相公也來迎接老爺。鄒公道。怎麼又勞他遠來。話言未了。良玉已到面前。正欲下馬。鄒公道。賢契不要下馬。兩下請便罷了。良玉道。大人吩咐。晚生從命。因並轡而行道。自大人進京之後。晚生

時刻觸想大人在京。不知果會着滿年伯否。鄒公笑道。老恩師那裏。每每道及賢契。命老夫致意。今又勞賢契遠接。真正得罪。不知賢契為何黃瘦消滅。不似在任中豐滿。想必在寒舍簡養。家人們不小心服侍。良玉道。在府中多有叨擾。且老夫人不曾親生。延醫調治。方才病痊。不過未曾還原。過了一刻。方才到府中。夫人聽得老爺已到。夫人便對杏元小姐說道。我兒你暫且往房中去。待你爹爹回來。取笑一場。大小姐聽說。孩兒知道。往房中去了。忽聽家人稟道。老爺回來了。夫人與二小姐迎出來。鄒公至門首。下了轎轎。走將進來。夫人與二小姐迎接進內。到了堂中。家人早已點起香燭。鄒公拜了家神祖宗。又與夫人見了禮。然後夫人吩咐了環。鋪了毡蓆。叫雲英小姐拜見爹爹。鄒公道。我兒不必了。二小姐拜畢入坐。夫人笑道。着人將大小姐請了出來。拜見爹爹。鄒公笑道。夫人此言差矣。老夫同你只生一個女兒。那裏又有什麼大小姐。夫人笑道。雲英孩兒。當初是你養的。只個女兒是我瞞了你養的。鄒公哈哈大笑。夫人休得取笑。正說之間。只見榮丫環扶着一位小姐出來。鄒公大驚。不知此女果係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 昭君送杏元聯姻 鄒公回府知根由

詞曰：昔日娥皇事舜，今朝二女歸梅。姻緣天定，豈

能違。何用君家推惠，借籍攻書上進。婦舅

相遇場園，文章已經占鰲頭。但看蟾宮折桂

話說杏元小姐。走至中堂說道。恩公請坐。待孩兒

拜見。鄒公見了。忙命僕婦扶起。向着夫人笑道。只位

姑娘。從何而來。夫人便將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鄒公

便拍手哈哈大笑道。這就是天緣。非同等閑。因又問道

賢姪女可曾許人家否。夫人笑道。雖未適人。當時他

父母。已會而許梅璧。後因和番兩下阻隔。故而蹉跎至

今。鄒公笑道。原來姪女。就是梅良玉的夫人。老夫失

禮家。杏元小姐道。爹爹何出此言。孩兒已蒙收養。如

拘再造。孩兒雖不肖。念及家父母。全在刑獄之中。異

鄉孤女。求恩父母。格外憐之。鄒公夫人一齊笑道。我

兒說那裏話來。老夫非有他意。所敬者你丈夫是個才子

。當今之世。難不稱贊。夫人道。梅璧即是當今才子。

相公可曾見過。又不知他的人品何如。鄒公笑道。老夫

只聞其名。未見其人。不敢說狂妄之言。夫人道。據只

樣說。但不知與穆生孰高孰下。鄒公道。梅良玉的人才

學業。雖人人稱讚了。老夫却未親見。夫人道。梅生之

才學。如珠璣萬斛。人品是擲果盈車。是實相得過與穆

生不相上下。鄒公笑道。夫人又來了。只梅生乃江南人

氏。離我大名府。二千里路。夫人何以見得與穆生無二

。夫人道。相公把穆生當是何人。鄒公道。穆生就是穆

生。當做何人。夫人道。你不知其中緣故。那穆榮就是

梅良玉。鄒公道。夫人何得而知。於是夫人把兩下思釵

。得病的情由。細細的說了一回。鄒公大笑道。原來有

這許多的隱情。老夫如在夢中。今日方知詳細。據夫人

說來。良玉是小孩兒之婿。雲英女兒又當另許配偶了。

夫人道。相公只另配話的。從此休提。鄒公問道。這話

怎講。夫人便將二人得病。十分沉重。如何行權。探病

沖喜。說了一遍。鄒公聽得他姊妹二人。不肯分別等情

。又將留釵為定。面許梅生。也說了一遍。鄒公大笑道

。夫人亂做了。竟奔到房中來。口中大叫曰。穆賢契。

良玉出來迎着說道。大人。鄒公又叫良玉我賢姪。良玉

一躬道。老恩師。鄒公大笑道。老夫與賢姪聚首兩年。

不知其中備細。真愚人也。良玉又一躬道。小姪乃天地

間一大罪人也。非敢欺瞞老伯。實出於無奈。望老伯恕

小姪欺瞞之罪。鄒公笑道。賢姪說那裏話。於是坐下。談些朝中事情。又講些古書詩句。漸漸提起雲英的姻緣事。於是良玉唯唯。鄒公見良玉如此說道。賢姪非老夫草率言之。老夫久有此意。若賢姪不信。卽命家人。將昔日寄回書信取來。不一刻取來。鄒公遞與良玉道。賢姪請看此信。便見老夫的好意憐才之心也。良玉站起身來。接書觀看。便一躬到地道。小姪一個頑愚。荷蒙大人栽培數年。難報大德。今又蒙結絲蘿。小姪豈不知輕重。而故違命乎。但小姪已定陳氏杏元。豈敢又屈世妹。而故進退兩難。望老伯大人原諒。鄒公笑道。昔娥皇女英同歸處。况他姊妹二人。又不忍分離。甘心不分伯仲。老夫主意已定。賢姪勿得見却。良玉道。既蒙岳父如此。小姪焉敢違命。岳父請上。待小婿拜見。鄒公見他依允親事。心中大喜。就受了良玉四拜。又同至內堂。拜見夫人。至此合府人等。俱稱姑爺。把兩位千金小姐。躲在房中。各自心中暗喜。於是鄒公。忙命治酒。以作賀喜。鄒公同良玉。在書房吃酒。說道賢婿。如今好相執掌朝綱。恐漏真名。禍生不測。莫若依老夫的愚見。仍以穆榮之名。入籍大名府。後日相機。再爲更易如何。那良玉便一躬道。謹遵岳父大人嚴命。河北

今乃科場之年。良玉高高中了大名府的案首。各官見了。也稱鄒公之婿。又且才高。是以舉他博學。輕輕的得了真主。鄒公十分大喜。以爲眼力不差。忙了兩月。又要打點進京鄉試。但唐朝貢生。卽能會試。非其後世。要鄉中了。方能入闈。閑話休提。再言鄒公。忙忙寫了幾封相知的書信。又命五個誠實家人。擇了吉日。送良玉進京。於是良玉辭別鄒公夫婦。同了家人。一齊動身。取路進京。非止一日。那日到了都城。家人尋下了房子。請良玉安歇。已在京中不提。再說春生。在邱公署內。入了河南籍入泮。隨後也中了副榜。今又來至京中會試。再言良玉。在寓所。過了幾日。取出各家信。與家人們先去遞投。將馮公書留下。自己寫了一個手本。同書信。親自奔到都察院衙門而來。走進頭門。良玉吩咐家人。你們在外面等候。自己取了手本書信。獨自走到儀門。只見冷冷清清的。無人出入。又見東角門懸了一塊吊牌。上面寫着一張告示。良玉看見上面寫道。

本院示諭。一應貢生舉監生員知悉。今照得本部院欽奉聖命。今科考試天下各省英才。場期在近。理宜靜候。凡有一應緊要公文。均已委官料理。至於親戚相知。山人野客。赴選生員。投稟見者。一概



辭回。所有書信手本名帖。均投號房。候本部出關之後投遞。並該房管門人役。嗣後預須遵照。不得擅行混稟。倘敢故違。定必重責。決不姑寬。本部院言出法隨。勿得視為具文。倘有軍國重務。卽行稟報。毋違特示。

梅良玉看了一眼道。雖是故套。而馮公爲人耿介。那把門人役。如何肯替我投遞。心中想道。不要理他。我且到宅門上看看。或者遇見過熟人。他便肯代我投遞。亦未可知。一直來到宅門。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人家。迎著說道。相公你是做什麼的。良玉道。小生要會你家老爺的。有書信手本在此。那家人把良玉看了一眼道。你這位相公。好似是在山東船上會我家老爺的穆相公麼。良玉道。正是。那家人見說是穆相公。便說道相公請到迎賓館少坐。待老奴與相公通報。於是在良玉手中。接了書札手本。往內通報。又見一個人。手拿名帖。飛跑前來。家人認定一看。認得是邱姑老爺。家人上前迎着。方知邱相公。前來謁見。請至迎賓館。他才進去通報。像道這邱生是誰。原來就是春生。邱夫人是馮公的妹子。所以春生來拜見舅舅。家人進去投帖。走到迎

賓館坐下。不期良玉先在內。二人忽然相見。不覺大哭起來。一時各敘離別之情。春生已知姐姐神人打救。現在鄒府。良玉又知母親在母舅任上。尚等謁見馮公。未知馮公可能相會否。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三十四回

穆榮會試入學門  
春生赴考上長安

詞曰：不幸一時有禍 三思百歲良方 寬心和氣二

陳湯 吃些方兒爲上 人生名利虛謬 何須

較量爭強 皆因宿念滿衷腸 借此辭婚頂撞

話說家人。接了書札手本名帖。一竟到書房而來。

正見馮公。靜坐觀書。那家人將兩封書信呈上。馮公大怒道。老狗才我已出告示在外。凡一切書信。不許投進。你今敢將書投進。倘或盧杞知道。說我紊亂場規。徇私舉子。怎麼了得。這等放肆的奴才。老人家跪下稟道。非老奴敢於投遞。這一封乃是邱相公姑爺的。一封乃是老爺常恩的穆相公。故而老奴胆敢投遞。於是馮公接過兩封書信一看。只見手本上寫着門生穆榮叩稟老恩師金安。一個名帖上。寫着愚外甥邱魁叩稟。馮公一一

看完。方才道。原來是他二人。既然如此。你可起來。快請他二人進來。家人答應出來道。二位相公。家老爺在內堂相請。二人聞聽。忙正衣冠。隨家人來至內堂。早見馮公笑嘻嘻迎將出來。口中說道。二位賢姪。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二生來至堂中。一齊說道。老年伯請上坐。容小姪等拜見。馮公道。二位賢姪。遠路風霜。只行常禮罷。於是拜畢。入座飲茶畢。馮公道。二位賢姪。是同伴來的麼。良玉道。老伯聽稟。隨將自己的一同行藏。並非同來。適才在迎賓館相遇。說了一遍。馮公聽得。又嗟嘆了一回說道。本當留你二位賢姪。在署安住。但場期將近。恐生疑忌。你二人可將行李攜入大相國寺。再者春生賢姪。你的爹娘。監禁刑獄。切不可前去探問。恐奸相知道。又生他變。待高中之後。皇天佑保。方可相逢。春生打一恭道。小姪領命。馮公又道。那奸賊耳目頗多。但京中親友。不必前去拜望。即黨陸二公。我自自知會。諒他自必同心。決不見怪。於是留了酒飯。二人用畢。方告辭回寓。他二人少不得收拾。同入大相國寺內。專候場期。光陰迅速。不覺已到會試之日。主考入了貢院。舉子皆依例而進已畢。各歸寓

所。靜候發榜。過了數日。發榜。第一名江南常州府穆榮。第二名日寇。報子報到寓所。二人一見。十分大喜。連夜差人回家報喜。二人各敘相會之話。按下不表。再說他二人在京。候天子殿試。正是 天公不絕忠良後 玉筆親標雙棟樑 不日已是殿試之期。梅良玉高高中了第一甲第一名狀元。陳春生得中了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一甲第三名探花。中在山西太原府鍾琦。餘下筆難盡述。却說良玉春生。真是苦盡甘來。第二日良玉春生。換了冠帶。同了探花。率領新進士入朝謝恩。天子一見。新科狀元榜眼探花。才貌兩全。天子顏龍大喜。親賜三杯御酒。兩朵宮花。一齊赴瓊林宴。又謝過皇恩出朝。方才上馬遊街已畢。那長安百姓。人人稱羨。個個誇獎。今將狀元榜眼人才出衆。不知誰家小姐受用他兩個。按下百姓稱讚。再講盧杞奸相。那日朝罷而歸。心中想道。今科狀元穆榮。才貌兩全。真是國家棟樑。當下吩咐禮部尚書黃嵩。不一時請到。兩下談了些閑話。盧杞道狀元穆榮。還在其次。榜眼邱魁。實是可愛。黃嵩連答道。恩師既稱邱魁好孩兒。意欲與愚妹作伐。不知父親意下如何。

那奸賊哈哈大笑道。我兒之言。正合我意。且下言他二人私相討論。再表狀元游街之後。便率領一班進士。去謝主考房師。忙忙碌碌。又過了兩天。次日清晨。又約了大衆。去拜相府。只見門上傳說道。相爺鈞旨。請位老爺請回。單請邱老爺相見。邱生聞聽。便覺不悅。反是良玉勸道。賢弟不要如此。既是相國留茶。相機而答。愚兄在寓所等候。春生見良玉如此吩咐。便一揖道。小弟得罪了。不陪諸位年兄。於是良玉同諸位各回寓所。再言春生。復正衣冠。步進儀門。抬頭看見盧杞正然端坐廳上。春生此時。心中一恨。反停住了步。想了爹娘之仇。姐姐之辱。不共戴天。我既生於天地之間。不去報仇。反去躬身。下拜仇人。意欲回身。又恐難出相府。只得忍氣吞聲。走上堂來。只見盧杞笑哈哈的迎上前來道。不知亞元公駕到。有失遠迎。春生道。豈敢。老太師請台坐。容晚生叩見。盧杞笑道。亞元公乃天下奇才。聖上門生。老夫乃朽而無幹。怎當得亞元公拜見。春生道。老太師乃是國和鼎肅。變理陰陽。皇家國柱。天下政綱。晚生一個庸才。蒙家老太師栽培。那有不拜之理。盧杞道。謬誇美意。只作客禮。春生見他

如此。也不謙遜行了師生之禮。說道。竊老太師的鈞旨了。盧杞也答應了半禮。因心中有佳婿之念。便不介壞。即命看坐。春生道。老太師在上。晚生自當侍教。盧杞道。亞元公那有不坐之理。春生只得打躬告坐。家人獻茶。茶畢。盧杞在上而笑嘻嘻的說道。亞元公真乃翰苑仙才。皇上十分歡喜。前日將亞元公佳作。命老夫批點。捧讀之下。令人悅服。以此大才。自然推祿高位。老夫洗耳而聽。春生又一躬道。晚生懦弱庸才。蒙天子不加叱呵。反賜鼎甲之榮。此皆老太師從中勸讀。栽培晚生矣。盧杞又笑道。令尊大人。向在郡中。與老夫真爲莫逆之交。自調外任。老夫時時渴想。春生道。聖上將家大人。恩庇家庭。時常道及老太師。奈各處一方。未能刻刻領訓。使我父抱歉無已矣。家人又獻上茶來。茶畢。春生打一躬道。晚生告退了。盧杞便站起身來。攜着春生的手道。亞元公請坐。老夫敬備一杯薄酒。奉屈小酌一敘。一面便向家人說道。禮部老爺。可會請來。家人稟道。黃爺在書房多時了。盧杞道。亞元公請了。春生道。晚生方進謁。怎好叨擾。盧杞道。不堪薄酌。休得見笑。春生被他留住。心中好不焦燥。又不好推却。只得

同步來到書房。早見黃嵩在內。黃嵩迎道。亞元公恕弟未曾遠迎。春生道。晚生實不知老先生在此。多有得罪。一面家人排席。只見堂官稟道。聖上有旨。請太師迎接。那奸賊是做成的圈套。假作愁容道。老夫正要請教。亞元公。不料天子宣召老夫。只得少陪了。春生黃嵩一齊道。老師請便。盧杞道。我兒陪着亞元公。多飲幾杯酒。說着內裏去了。黃嵩道。亞元請坐。不一時排下酒席了。一人用畢。黃嵩問道。亞元公青年及第。不知幾位令郎。春生道。晚生雖定荆妻。尚未聯姻。黃嵩笑道。原來如此。弟有一言。奉燙于亞元公之前。又難於啓口。又出於丞相的鈞旨。不得不以實告。不知亞元公納否。春生道。大人有什麼言語。晚生怎敢推却。况又是老師的鈞旨。敢不領訓。黃嵩道。既是亞元公性情慷慨。弟只得實告。老太師非爲別事。只因有一位千金小姐。生得千嬌百媚。才貌兩全。年已及笄。尙未許親。今見亞元公風流倜儻。體態瀟灑。况又滿腹大才。意欲與亞元公通秦晉之好。結此良緣。恐當面推却。故委命學生執斧伐柯。做個月老。不知亞元公意下如何。春生暗暗恨道。把你這個奸賊。我和你不可戴天之仇。恨不得食你

的肉。寤你的友。還要把女兒騙竊於我。只得忍氣吞聲說道。老先生此言差矣。自古道。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妻不可忘。晚生方才言過家中已有荆妻。豈因慕相府之富貴。而擯却荆布之貧賤。此段姻緣。萬難從命。望乞老大人。與晚生婉轉。上復老太師過蒙垂愛。改日再道府謝罪。黃嵩道。亞元公休執拗。弟有句話請問。但不知岳家還是在朝爲官。還是鄉井庶民之家。春生道。老大人此言差矣。晚生不解。請道其詳。不知黃嵩說出什麼話來。相府的姻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 罵禮部邱魁却婚 陷榜眼黃嵩設謀

詞曰：有女豈愁無配 堂堂相府何存 如今逼勒小

書生 自觸心中之忿 春官職可禮樂 當時

敦敦人倫 令人貪富滅妻倫 語禽也能聳聽

詩曰 有意栽花花不發 無心栽柳自成陰 畫虎畫

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話說黃嵩。到也無有什麼別的話說。據依小弟愚見。令岳若是在官之家。待小弟告明了太師。太師行文與令岳道。亞元公招了相府。着他將女兒另擇他家。那

時加官陞爵。令岳自然歡喜。無不樂從。若是庶民之家。更加容易。只要太師發一封鈞旨。寄與地方官。將令岳喚至堂。傳太師鈞旨。若令岳允時。着地方官。給他幾十兩銀。以作嫁奩之資了。倘或抗拒。就差地方官主姻。配一個黎民之家。豈不完了令岳的姻事。那時亞元公招贅相府。受享無窮之福分。而尊大人連爵高陞。豈不兩全其美。春生哈哈大笑道。棄前妻而貪富貴。人可欺而天不可欺。若動此念兒。真乃禽獸也。黃嵩被罵冷笑道。亞元公此時不依也罷。恐太師知道。禍生不測。可惜亞元公十載寒窗之苦。又累及尊大人。那時懊悔也就遲了。請亞元公思之。那春生一聞此事不覺立起身來。便把紗帽往上一推。罵道我看你這班奸賊。把我邱魁常作什麼人。古聖人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你今食皇家俸祿。執掌權衡。不思爲國報本。反忘廉恥。甘爲奸相乾兒。自當潛避。苟延殘生。敢將敗剛亂常的言語。在人前說出。吾邱魁這頂紗帽。把他當做鴻毛。吾忠心可以貫日。決要剷除奸賊。與吾民除害。也罷吾明日早朝。奏明聖上。把你這一般奸賊。刀刀斬盡。鎗槍誅絕。方洩吾心頭之恨。一面罵。一面氣吁吁。竟出

門上轎去了。一路上心中想道。朝中大小官員大位。尙且奏他不對。諒我只新進書生。能做什麼事。反而把性命失了。況且天大的冤。又不能報。也罷如此豺狼當道。不若仍歸林下。以待天時。主意已定。回到寓所。此時良玉不在寓中。詢知家人。說馮老爺請去了。說話分付家人送信與黨陸馮三人。並一班同年說道。吾欲掛官辭婚。仍穿儒巾服色。帶了兩個家人。星夜趕出城外去了不提。再言黃嵩。被春生這一番說罵。只罵得口瞪氣喘都喘出來了。過了一回。反大怒道。這個小畜生。如此無禮。便忙將這一番言語。向盧杞說了一遍。盧杞大怒道。這個小畜生辭婚不允。也就罷了。如何反罵老夫。即分付家人。將這畜生拿下了。送至校尉司。問他個誘毀辱罵朝相之罪。黃嵩道。小畜生已去了。盧杞道。這等可惡可惡。只正是吾把真心花明月詎知明月照溝渠。不說相府之事。再言城中紛紛亂亂。說道新科榜眼。好個人品。不知因何犯了盧杞之怒。竟掛官逃走了。此時城中百姓。俱已曉得。早有人去相府通報。盧杞一聞此言。便大怒道。這個小畜生。只般可惡。他竟藐視國法。要來就來。要去就去。隨命掌官候發鈞帖一張。

撥五城兵馬五百名。差官一員。追趕逃官邱魁。不言兵馬追趕。再言春生。帶着家人二名。逃走出城來。慢慢而來。不意有人追趕。況且官城官塘。離城數十餘里。只見後面旌旗遮日。金鼓齊鳴。又一片叫道。藐視國法。往那裏走。心中一駭。口中說道。吾命休矣。即刻趕上了。春生料難逃脫。只得隨衆一同回來。盧杞命將他送待罪院看守。明日奏聞聖上定奪。不言盧杞之事。再言那兩個家人。見主人已經捉去。只得往城中各衙門送信。此時主考房師各位。俱已聞報。衆官大怒。一面差人至待罪院安慰春生。一面傳齊衆進士商議奏本。再言衙上百姓。已知捉回了榜眼。只候旨下處決。人人抱恨。個個嗟嘆。早已有那些落第舉子氣不過。三五個一堆。六七個成羣。說道天地間那有這等奇事。上科吾等不中。或者還有私弊。至若今科澈底澄清。至公無私。怎麼到弄出這事來。真是學道知修不妙。處方知藝不高。正說之間。只見有幾個走來說。列位先生不是這等說法。奸賊如此大惡。吾輩將來。又必爲魚肉。須得大家作個計較。保救榜眼。一則吾輩以後。不爲奸人播弄。二則榜眼明教儒宗。莫使天下人笑吾輩爲無用之人也。正說

之間。又走幾個來說道。列位如今榜眼已令捉回。被奸賊放在待罪院中。若到明朝。邱榜眼性命難保了。吾等何不鼓譟。內中有忠烈的說道。這奸人罪惡多端。行此不仁不義之事。辱及吾輩斯文。怎麼還說鼓譟。何不大家齊打。這兩個奸賊。爲吾等洩恨。內中有一個說。先生此言有理。頃刻打死這個奸賊。小弟情愿抵命。衆人道。先生爲何如此仗義。那人道。小弟孤身在此。千里遙遙。又無回家盤費。況且故土又無親人。故將此命與衆人除害。先生既何如此誼高仗義。學生等自當觀隨。縱然聖怒。罪不加衆。也必當稟明主考。然後行事。方合道理。衆人道。先生言之有理。如是大家一哄。先來至馮公衙門寫了一個公具的手本。將此事呈明煩長班投進。此刻正遇黨陸二公梅良玉及衆進士計議保本。忽見投進手本。馮公一看。便哈哈大笑。遞遞與黨陸二公看了。大家嘆叫道。難得有此仗義之士。馮公閱過手本。對長班說道。吾已曉得了。但此事出自公忿。吾老爺自不好阻擋。自古道。罪不及衆。他們就知道。長班答應出來。對衆人將此言說了。衆人聽見。說出此言。大家齊聲道。大人言道罪不及衆。只句話。有許多的進士。便一齊

走進察院門。說道主考大人。既有此分付。我等切不迴避。可三更時分。聚集午門便了。內中有幾個說道。吾等寓所。却在城外。恐三更之時。不便進城。只見內中有一個說道。衆位先生。既同心合意。大家不必回去了。做寓離午門不遠。又且寬闊。何不屈諸位到做寓權宿一宵。可以免得失期。二則免半夜奔波。不知諸位先生。尊意如何。大家說道有理。一齊來至那舉子的寓所。果然十分寬闊。又且饒富。那舉子分付家人。抬十幾罇酒。又備幾十桌菜。飲酒之間。大家又說道。要打這兩個奸賊。必須候他到午門下轎之時。方可下手。若是鼓譟。唬得他跑了。反爲不美。衆人道。言之有理。又吃了一會酒。又談了些閑話。不覺已交三鼓。衆人一時起身。竟奔午門而來。到了午門。尙然悄靜。衆人立等。分列兩旁不提。再言盧杞。在府一夜。不會安宿。聽得已交三鼓。便想道。此刻朝臣未動。吾先奔朝房。候聖駕臨殿。參這小畜生。問他個誹謗朝臣。方洩吾心中之恨。主意已定。分付伺候。暫且不提。再言馮黨陸三公。打發衆進士散去。便忙忙碌碌。寫了公奏的公文。又談些閑話。耳聽已交三鼓。便着人催捉良玉。並衆進

士。一同乘轎。衙役執着燈籠火把。竟奔午門而來。那衆舉子。遠遠望見。乃是三位主考。便一齊排列兩旁。候轎子到時。俱一齊打躬到地。說道。三位大人。不第舉子。叩迎。三位主考心中。俱已明白。便分付列位道。賢姪若見盧杞。可着實打他一頓。切不可放他溜了。正說之間。新科狀元。並探花一同新進士。俱各在午門外。見了禮。早見奸相轎子遠遠而來。衆人使了個暗號。俱一齊進朝房去了。衆舉子定睛一看。只見一對燈籠。上面寫的是太子太保。那面寫的乃是盧府府二字。一乘四轎。轎內坐的盧杞。漸漸而來。衆舉子一齊摩拳弄掌。捲袖掛衣。說道來了來了。內中有那知事的說道。列位低聲。恐防驚走了。那衆舉子方靜悄悄立在兩旁。不多一刻。轎子已到了午門。正欲下轎只見一聲喧嘩。兩旁湧出百餘人來打。以後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衆舉子午門毆奸  
聖天子金殿問供

詞曰：聖主開科取士 發崇禮教儒宗 奸臣使盡一

帆風 不肯些需饒縱 衆官表章保本 諸士

協力相助 午門外面鬧沖沖 戮力剪除奸雄

詩曰 姻緣本是前世修 人人何必苦強求 路逢險  
處難迴避 事到頭來不自由

再說舉子一齊上前。那隨行伺候官員。仍是狐假  
虎威。大聲喝道。太師憲駕到此。是什麼大胆喧嘩。衆  
舉子說道。我等正是等候這個害國奸賊。却來得好。一  
齊上前圍住。那抬轎的人。還打算發作。怎當得衆舉子  
。拳頭巴掌。如雨點一般。那一班從人。見如此光景。  
只得丟了轎子。一哄散了。盧杞正要開口。問起來由。  
只聽得一聲齊道。打死了一百個。只當五十雙。我們  
俱償命。還讀什麼書。早把盧杞拖出轎來。就拳打脚踢  
。擗髮掘眼。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奸賊只  
得兩手抱頭。身上亂被毆打。轎子俱已踏碎。正是打  
得難解頰之際。只見一乘轎子來了。正要問何喧嘩。  
衆人見是禮部燈籠。又擁出三五十舉子。把從人打散。將  
黃嵩拖出轎來。一齊用力。打得兩個奸賊。鼻青眼腫。  
衣冠粉碎。哀聲不絕。那鼎沸之聲。四野罕聞。此刻朝  
房內。那些真正官員。俱在馮公面前說道。老都憲也應  
該去排解。那馮公笑道。列位先生。他今日不見  
一個小災悔。也不爲不虧他。他當日不知害了多少忠良

。况這些舉子。乃下第之人。不服老夫管轄。老夫若得  
說得下。到好。若不依老夫。豈不遺其笑。列公何不去  
排解。勸解。衆官也常恨這兩個奸賊。衆人又見馮公如  
此說。却也無一個肯出來。去管閒事。那盧杞被衆人打  
得混身青紫。遍體傷痕。正在難解之際。早見天子臨朝  
。各官出來勸解。黃嵩也被打得狼狽。只見那舉子說道  
。事已至此。大家一同面聖。於是衆官依班入朝。參拜  
已畢。只見盧杞黃嵩。一同入朝。俯伏金階哭奏道。萬  
歲救命。天子龍目一展。往下一看。說道盧先生。爲何  
這般形狀。盧杞哭道。老臣今早上朝。來至午門。忽被  
今科主考。遣舉子埋伏於午門之外。將老臣本章扯碎。  
不問滑濁。將老臣拖出轎來。硬行毆打。遍體皆傷。是  
禮部黃嵩勸解。衆人不肯開口。一齊毆打。老臣朝中首  
相。黃嵩執掌禮部。事關重大。而衆奸敢行兇於華臬禁  
地。毆辱大臣。非衆人擅政藐視國法。皆出於主考之謀  
耳。天子問道。卿家方才扯碎本章。是何本章。衆舉子爲  
何毆打。二卿。盧杞啓奏道。只因新榜眼邱魁。毀辱朝臣  
。藐視國法。無故掛官逃遁。爲臣追回。看守待罪院。  
今早正要奏聞。不意主考。暗使諸士毆打。將本章扯碎



如此百無一上。藐視王章。伏乞天恩作主。天子聞言。心中想道。二卿且歸此事。朕當親訊。隨宣馮公出道。方才盧杞奏道。卿等埋伏士子。毆辱朝臣。並榜眼邱魁。無故挂官逃遁等情。卿可實實奏來。馮公道。臣蒙聖上開科取士。親點場中。尙有規弊。臣等難逃其實。致喚士子。有辱廷臣。臣並不知。况臣等與盧相。素無嫌隙。因何作此藐視之事。且午門殿首相之人。並非得第之士。皆下第之人。臣等焉敢暗使。若我主不信。衆舉子現在午門。皇上召入一問。便知詳細。天子准奏。便差了黃門官。宣進下第舉子。衆舉子同至金階。三呼萬歲已畢。天子問道。你等乃文士之流。儒門之客。當思上進。學那市井無知。藐視國法。擅敢衆集午門。毆打首相。及儒宗。常得何罪。衆舉子一齊奏道。臣等雖山野賤儒。頗知國法。怎敢藐視王章。臣等讀書。原望上進。出力皇家。光宗耀祖。不意今科榜眼。人物風流。文章宏博。盧杞動了擇婿之念。着禮部尙書黃嵩爲媒。強逼邱魁爲婿。邱魁既云。已定糟糠。不能復貪相府寵佳。此亦人之常情。黃嵩不思人倫禮義。又遂迎相府。以相逼勒書生。今其毀退前妻。卸履相府。邱魁百般推

辭。而黃嵩堅逼依允。反利害壓之。邱魁因恐觸怒相府。只得逃避。豈料盧杞身爲首相。不思報本。擅提五城兵馬。追回逃官邱魁拘禁待罪院中。反以藐視國法。辱罵廷臣。奏聞天子。臣等惟恐聖上一時被其惑亂。屈及無辜。敢冒死罪於午門之外。奏明於陛下之前。今早忽盧杞黃嵩上朝。臣等避之不及。却喝令衙役家人。百般叫罵。鞭之以打。臣等思他二人。身居百僚之上。反作此滅倫敗禮欺君蔽聖之事。臣等乃草茅之寒賤。故此略相爭鬥。彼二人視臣孤身下第之士。易於坑陷。自將冠代扯碎。賴臣等辱毀。只求聖上。赦臣等小過。飭部勘問二人欺君逼贅。私調兵馬。擅禁榜眼。滅倫藐視之罪。天子聞言點頭道。原來如此。隨命衆舉子午門外候旨。天子又問盧杞黃嵩說道。方才衆舉子。說你逼勒榜眼。休前妻而配你女。此事是真嗎。盧杞俯伏奏道。此乃女兒私情。皇上休論。邱魁藐視國法。衆舉子羣毆元宰。乞陛下速爲正法。天子聞言大怒道。你二賊職司風化。振理朝綱。不爲教育人才。敦倫上理。反作此欺君誤國。倒置綱常之事。朕也不暇細問。着三法司代回衙門。審明奏聞定奪。天子恨恨退進皇宮。衆臣俱已朝散。

再言大理寺同馮公。來到刑部衙內。早見那些差役。把盧杞黃嵩舉子。並代到差人。又至待罪院。提出榜眼邱魁。一同勘鞫。此時三位大人。上了法堂。上面供着聖旨龍牌。衙役恭進了堂。儀門一開。分付各犯代進。盧杞黃嵩來到大堂。恭拜了。然後來到丹墀。只見馮公對刑部大理寺言道。聖上着弟與二位大人鞠問。二人一齊道。老大人職司風憲。理當應先。弟等副憲可也。馮公笑道。如此弟有僭了。便令盧杞上來問道。我等奉聖上旨意。勘問這事。勿得瞞隱我等以便回旨。盧杞笑道。老夫無什麼口詞。幸三位先生。看同年分上。後會有期。馮公道。老太師只強逼榜眼。私調兵馬。人人皆知。難道算不得口詞麼。盧杞道。強逼榜眼。吓差矣。我堂堂相女。何愁無郎。焉有強逼之理。若說擅動兵馬。那是老夫。因邱魁魏法挂官。未及請旨。是以擅行。這魏挂官。並無別的隱情。馮公道。國家軍務事重。豈爲虛的可以擅行。只就有欺君之罪了。我還問你當初。那梅更科。因何而死。目下陳東初。因何下獄。從直說了。盧杞道。還是別的事情。皇上只命你問邱魁一案。因何又將別事扯在裏面。老夫勸大人息了此怒罷。馮公大

怒道。老太師如若不招。下官就要得罪了。盧杞笑道。大人此言差矣。梅東陳東初。因得罪皇上。阻撓軍機。自取罪戾。與老夫何干。天身居相位。輔佐天子。縱有些小禍。亦不得就加罪刑。馮公向二公道。他故意不招。下官就不容情了。正欲用刑拷問。只聽得聖旨下。馮公聽了一驚道。莫不是殿下說了人情。准奏天子。心中猜疑。三公只得出門來接旨。只見一個內監。捧着聖旨。三人跪接。來到大堂。排設香案。將皇令供起。只見外面搬進許多蟠龍棍刑杖。黃嵩唬得一驚。只黃太監用手指道。只是宗人府的刑杖。皇上命咱家來說。只二個好賊。不服你三人審問。自此發下。將從前欺君誤國。款款刑問奏聞。又說道。三位先生且放心用刑審問。只兩個忘八羔子。十有八九送命了。馮公笑道。公公吩咐。我等也是兩盡其道。方才公公說十有八九送命了。盧杞輔弼太子了。難道不救救他嗎。黃太監道。你們還不知道。方才太子在駕前。苦苦保奏。皇上大怒。說道這兩個好賊。害人不少。若三法司審不明白。皇上還要親自訊問。故叫咱家送刑來。又問道。盧杞在那裏。盧杞在下廩道。老中貴。弟在這裏受冤枉。黃太監道。我

誰竟捉了你。回身又向眾人說道。咱家  
無有後代。全靠一個孫兒。乃是陳東初的門生。名叫黃  
權。原任是江西一個道官。因他做了一個道官。無有什  
麼奉敬與他。他就每每尋思害他。俺家聽見信息。便親  
自到他相府。求他一個情兒。他說道。既是老公公的孫  
兒。只當我的孫兒一樣。自然照應他。馮公等問到夜  
來。怎麼樣了。黃太監道。到後來虧他照應得好。那黃  
士鎮賊判案內去了。他一家一個個都殺得干干淨淨。說  
着便指盧杞罵道。你這兩個狗娘養的。也有今日。又將  
盧杞踢了一靴尖。只聽得一聲。不知生死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宋彞子牛門毆奸 兩殘臣受刑實供

善惡終須有報。天公定不徇私奸巧。到底失  
便宜。設計謀何濟。秦鏡當頭照。豈能隱  
避。匣竈。君家自取殺身禍。留得臭名百世  
人。許得意滿朝綱。赫赫聲名振帝邦。  
一朝敗滅從前過。難道誅身滅族殃。

二度梅 第三十七回

話說盧杞，被黃太監踢了一脚。便倒在地下，吃了一  
聲。黃太監又對黃嵩罵道。你這個傷天害地。不顧羞  
恥的忘八羔子。那日你在相府。還托說些小事。老公公  
打發一個人來吩咐。就是了。何必要老公公親自來做什  
麼。可是你說的麼。那奸賊低着頭。不敢言語。黃太監  
見軍生手內。拿着一根藤棍。就搶過來。便向黃嵩身上  
。不住手打了二三十棍。馮公等上前拉住。黃太監又罵  
了一回。方別了三人。帶着那些錦衣花帽的繳旨去了。  
馮公回身坐下。帶上盧杞黃嵩說道。老太師皇命在身。  
刑法是實利害。趁早說了罷。盧杞道。問官大人。那梅  
陳兩案。出自上意。實係與老夫無干。如何招來。馮公  
道。既是老太師不招。只得從實動刑了。說了一聲。只  
見下面扛了刑具。兩邊一齊吆喝。將二賊拉下。揪住  
地心。脫了靴襪。將二賊夾起。盧黃二賊。喊道。聖旨下  
。痛煞老臣了。馮公道。二位大人。還是招不招。二賊  
下面救着刑說道。三位問官大人。其實冤枉。下官從那  
裏招來。馮公大怒道。你還不招。將刑具收緊。兩旁聽  
得。將大刑一收。只聽得吡吡一聲。兩個奸賊。早已昏  
死過去。馮公又問道。可招不招。執刑的稟道。犯官昏

丁巳

死了。馮公道取冷水噴在頭上。於是眾人取了冷水。噴在二人頂門上。馮公道對刑部大理寺道。二位大人。你看只兩個奸賊。只知往日以己勢害人。誰知今日受此之苦。二公點頭道。正所爲。從前作過事。不幸一齊來。說罷了嘆一番。只聽盧杞一聲叫道。痛煞我也。不一時黃嵩也悠悠醒轉來。嘆了一口氣。哭哭啼啼。向着盧杞說道。恩父孩兒實難熬刑。招了他罷。盧杞道。奉命森嚴。招了也罷。說問官大人。鬆了刑法。老夫情願招了。馮公吩咐兩旁。將刑具鬆了。馮公道。不怕你不招。向着刑部大理寺道。兩位大人。只兩個奸賊情願招了。於是鬆了刑具。那二賊又大叫了一聲。齊齊招了。不一時回護轉來。馮公道道。老太師實實的說。事到其間。還有什麼抵賴。快將梅陳二人的事情。逐一供來。又隨問黃嵩。黃嵩見吐出真情。只得將如何設計爲謀。如何逼勒姻事。從前如何附黨。誣害陳梅二人。從頭至尾。盡皆說出。馮公見他二人齊招了。命值堂取筆硯過來。等他二人畫供。二賊低首無語。畫了供招。馮公命了左右。將他二人。都上了刑具。送入刑部牢中。候旨定奪。各官俱散回衙。少不得三人商議奏本不提。單說馮公回到本

衙。着人將良玉春生。請到後堂說話。二位賢侄。乘機會正好上本。復還原姓。辯一辯先人冤枉。二生打一躬道。謹遵台命。一齊散了。各歸原衙。備上本章。一宿晚景已過。次日五鼓。馮公道帶着盧黃二人的口供本章。又傳衆舉子。來至午門。天子臨殿。衆臣參拜已畢。馮公道將本章呈上。天子龍目觀看。不覺大怒道。此賊正是朕心之患。若不是衆舉子。只番舉動。朕如睡夢之中。當日梅魁判案。是朕一時不明。被奸賊蒙蔽。以致斬訖西郊。陳日昇也被賊拿入天牢。朕一些影響不知道。便速傳旨一道。赦陳日昇官還原職。夫婦金殿領旨回任。天子又問道。梅魁還有後人麼。馮公道。啓奏我主。今科狀元穆榮。即是梅魁之子。按眼跟魁。即是陳日昇之子。天子聽奏。心中大悅。原來二卿。還有後人。傳旨即宣狀元穆榮。見朕。不一時二人手捧本章。天子展開龍目觀看。只聽梅魁本上奏道。

翰林院修撰臣穆榮。奏爲除奸復姓。白冤陳情事。竊臣亦草茅庸才。荷蒙皇上擢用。今科榜首。緣臣本姓梅氏。乃已故罪臣更部給事諫察御史梅魁之子。禍因其年。臣父職直孤忠。事事抗違相意。誰

知慮黃二賊。乃於某年。日陷臣父入叛黨。蒙蔽聖  
聰。斬首西郊。又差捷騎。捉拿家小。臣母子聞知  
。只稱變名潛避。幸遇皇叔。察二臣好惡。法司審  
出真情。又蒙聖恩垂問。微臣豈敢隱情。伏望聖上  
速正欺君之原由。垂念風死之忠魂。飭臣仍復原姓  
。歸葬先人。則臣父雖死。九泉能表不白之污。而  
臣有願立於廟廊矣。恭候綸音。不勝待命惶悚之至  
。謹奏。

天子覽畢。隨奏看春生的表章上又道。

翰林院編修臣邱魁。謹奏爲替父白冤。以廣皇仁事  
。緣臣父陳日昇。原任吏部尚書。素性剛毅。兢兢  
職守。因前吏部都給梅魁。諫阻兵戎。有觸相怒。  
陷列判案。斬首西郊。臣父見梅臣當道。疏乞歸農  
。以全骸骨。後因侍郎袁某。失利邊廷。盧杞乘陷  
害臣姐杏元。去和北番。此時聞命。即便裝束。送  
姐北往。未敢阻擋。豈料奸謀百出。欲把忠良除盡  
。蒙蔽聖聰。將臣父監禁天牢。又假傳聖諭。路捉  
微臣情急無奈。急投河遇救。改姓避害。冒名邱  
魁。今又將臣監禁待罪院。受無妄之冤。又蒙聖恩

。察出二奸黨。所吐始末。仍賜臣父還原職。  
乃是數年沈寃。一朝得蒙天鑒也。再呈者。罪臣荷  
蒙天恩擢撰。臣登榜首。於本月某日。臣親自相府  
進謁。不料二奸賊設計。逼臣休妻強贅相府。罪臣  
再三的婉言推却。二奸見臣不允。復以利害加罪。  
臣一時愚昧。又恐禍生不測。只得挂官走避梅家。  
罪臣非敢藐視國法。今蒙恩下問。罪臣不敢隱情。  
伏乞皇恩採擇寬赦無知。不勝免死待命。謹奏。

天子看過。二人本寧道。二卿着復姓。且自歸班。二  
人叩首謝恩已畢。對馮公道。黃嵩接君誤國。附黨謀  
害忠良。着卽全家勒斬。盧杞親君欺聖。擅持國柄。屈  
害無故多人。罪惡滿盈。着卽絞死。其妻子發回原籍。  
地方官收管。黃嵩家財。抄沒入官。馮公等領旨去了。  
不一時陳公夫婦入朝謝恩。又見天子勞慰了一番。方才  
轉駕回宮。衆官俱散。陳公夫婦回。到私衙。抱頭大哭  
。再言見過了陳公翁婿。各訴苦別之情。母子各訴離別  
之苦。良玉同杏元小姐春生。分別回來。又被盧杞着校  
尉拘拿二人。又賜黨公搭救。逃生路遇強寇劫。二人又  
被巡更作賊。各自逃散等情。良玉隨將逃散馮公一轉

帶到鄴府任上。那杏元亦由神人送到鄴府。後來如何得病相會。細細說了一遍。春生也將驚散後。無奈投水。得遇周漁船搭救。後來將女配之。又被汪公子搶劫。周女喊裏到邱軍門衙署問過確情根由。遇良玉等情。從頭至尾。也細說了一遍。重新又大家哭了一場。方才歇息。只且不言。再說馮公等。行至刑部牢中。提出二賊。綁起押至天地壇。早見全家。俱已綁到。一時將他全家暫首。那些看的人說道。只是奸賊的報應。正說之間。只顧了手。將盧杞綁到京中。百姓個個指著罵道。你只奸賊。也有今日。只見盧杞二目中。吊下淚來道。有今日。悔當初。那看的人說道。你只奸賊怕死。當初何不做出個好人。言還未了。只見絞凳已到。擲去衣衫。用繩將奸賊絞起。頃刻之間。二命嗚呼。早赴幽冥去了。馮公臨命地方保甲。看守尸首。方才回衙。收拾本章。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三十八回

#### 雪沉冤封官賜爵 代巡狩削佞除奸

詩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黃河尚有澄清日 豈有人無得運時

話說天子。絞了盧杞黃嵩二人。在宮中思過。一日發出一道御筆詔書。差了一個老內監捧至午門外宣讀。又着傅宜官。飛騎將陳東初夫婦。梅良玉春生。傅齊午門外跪聽。老內監開讀編音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為君治國。必得赤心匡輔。克承相業弘猷。朕御極以來。遭奸相盧杞隱蔽。以致屠戮忠良。幸蒙皇天垂念。社稷蒼生。奸謀敗露。以正典刑。凡有內外大小官員。洗心滌慮。輔佐皇家。凡有當日附黨。以權出入奸門。許自行違旨細陳。各看卿合議。故臣梅魁。朕念忠烈頗嘉。無故受戮。着賜祭一抬。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地方官動帑建造忠烈牌坊。凡在京王親侯伯。在外文武大小官員。俱着往梅府祭奠。吏部尚書陳日昇。勤勞王事。赤心無私。着陞文華殿大學士。誥命正一品夫人。命將盧杞府第。賜與居住。左都御史馮樂夫。忠心為國。見識宏深。着陞為武英殿大學士。翰林院修撰梅鑾。少年博學。克承先業。着陞翰林院大學士。嫡母邱氏。誥命一品夫人。妻陳氏杏元為國和蕃。感神護送還鄉。貞烈可嘉。又命使替

一襲。玉帶一圍。封爲貞烈郡主。正一品夫人。二

妻鄭氏雲英。封爲翰林院大學士。從一品夫人。翰

林院編修陳春生。練達時務。大有儒風。着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仍在翰林院行走。妻周氏玉姐。封

爲正二品賢惠夫人。妻邱氏雲仙小姐。爲都察院正

德從二品夫人。黨進鄒伯符邱弘山並大理寺刑部尙

書。俱着加三級。候另爲候用。梅驥開喪之後。着

馳驛歸葬。凡遇地方。俱着迎送付勘合火牌。着部

給都代巡印一顆。賜上方劍一口。交梅驥於路巡視

。貪官污吏。以及那土棍鄉豪。飭卿便宜行事。先

斬後奏。其有衆舉子。尙屬可嘉。俱着賜進士第。

候另爲陞用。欽哉謝恩。

各官員三呼萬歲已畢。內監進內繳旨不提。且表陳公。

着聖詔。一齊俱至相府。各官俱來恭賀恭謁。此刻梅

良玉。也將行李發來相府。衆官都寫表謝恩。春生又上

迎親的表章。次日天子批准本章道。

梅良玉陳春生。俱着該事畢之後。該部行文。着二

卿妻之父母。親自駕京來完娶。朕於五鳳樓前。欽

賜二卿喜宴。欽此謝恩。

旨意下來。二人又至宮門謝恩。隨後禮部擇了開喪

日期。送與梅良玉。此乃天子。因梅驥有代天巡狩之故

。故此擇起日期。梅良玉隨吩咐打轎。到大相國寺。誰

知和尚安排停當。良玉進了山門。先參拜佛像。然後方

到梅公靈柩前。哭拜一番。只見粧扮煥然一新。梅驥又

致謝了和尚一番。方回至相府。光陰迅速。不覺又是開

喪日期。先一日。良玉便在寺中宿了。次日五鼓。換了

藏衣孝服。柩旁只見那些五府六部。大小官員。王侯駙

馬。都奉聖旨。俱來祭奠。正是絡驛不絕。外面賓客。

少不得陳公父子。黨陞二公。不一時天子賜了御葬。差

了黃老公公來。代天子行禮。拈香已畢。黃老太監。又

在諸人面前。罵了一回盧杞。又嘆讀了一番忠貞。於

是回了衆王侯。駙馬文武官員。俱向良玉一躬。各辭

謝而去。不覺幾天。弔事已畢。脫了孝衣。換了朝服

。謝恩。天子又面諭道。卿授巡狩之職。一路要細訪

民情。如有盧杞黃嵩二賊的餘黨。在彼地方傷害黎民

者。即便施行。梅驥稽首拜謝了龍恩又奏道。臣受皇恩

。委往巡狩。怎敢不盡心竭力之效。但臣有一己之私。

不揣愚昧。敢覆聖聽。臣父在日。曾代臣定侯氏之女。即是侯鸞。因臣父遭奸害。隻身无伴。隨身只有一書童。被難黃州。意欲投他收養。以度殘喘。不意他陡起不良之心。不念親情。意欲將臣置之死地。幸得書童代替。遂死入獄底。是臣在生之時。皆出義僕替死耳。望乞聖恩賞一微員之職。以獎其恩義。天子點頭道。忠孝節義。皆出勸家一門。可敬可羨。給他七品之職。卿與他向彼地方官庫內。領銀鳩坊立碑。以旌其報主之義。良玉領了聖恩。謝恩出朝。又忙忙碌碌。拜謝文武官員。又過了幾日。兵部送勘合火牌。那都察院送了執事衙役。于是發了船隻。將梅公的柩。抬往船中。良玉辭過了陳公夫婦。春生並合朝官員。排開執事。一路長行。出了都城。上了官船。取路而行。何等威嚴赫赫。氣宇昂昂。一路府縣迎送。俱聞他是都巡。又奉旨歸葬。各預先行打聽。備辦祭禮。真個是逢州過州。逢縣過縣。巡行一回。那些貪酷的官兒。也不知斬了無數。那清廉正直之官。即行飛報保奏。所以一路黎民。歡聲載道。那日來至黃定府。便吩咐衙役道。本府先要進城去私訪。你等可慢慢上岸來。於是換了儒巾衣服。帶了一個小小

書童。就信步而行。來到城邊。逢人便問。此處官。如何。那百姓們。早已知道按院將到。不敢直言。所以問不出一個實信來。只得信步走進城內。又行了幾步。抬頭只見一所大府第。他因走了許多路。脊背酸痛。便低聲向書童道。你只稱我是相公。不可走漏風聲。書童應道。曉得。便走到廟前。那山門上寫着飭賜大佛禪寺。中間山門是關着。東首山門出入。那西首山門。寫一張告示。上寫着。

本府正堂示諭。一應窮雜人等。勿許入內探窺。倘敢故違。定行拿究特示

梅學士看了。心中想道。庵觀寺院。乃天下人之公所。怎麼知府不許人出入。其中必有原故。一面想。一面走出門。回身走到二山門。却是關着。要敲門方才可開。因又想道。那知府即有告示。必然衙中有什麼事在內。本院是個外人。怎好敲門。只得回身出來。須臾又走到廟後。只見有個後門。却是半掩半開。梅學士挨身而進。却連僧人也沒有一個。在此地信步走進。只見三間經房。上面設立一香案。供奉甚是豐滿。却无有一個走進經堂。只見上面。供着一個靈牌。上面寫着唐汝相國





禮法。謹守官規。乞大人訪察。梅學士笑道。本院在大佛寺中。拾得一件東西。不知你認得否。於是把盧杞牌位丟下去了。侯鬯一見。嚇得頂門上失了三魄。九官飛去了七魄。只得連連磕頭。梅學士就用手指著大罵道。你只好賊。只知趨奉權臣。不顧禮倫。可記得你在儀徵那班惡狀。為何將一個平白之人。認作叛黨。沈寃獄底是何道理。今日犯本院手裏。還有什麼理說。侯鬯只顧磕頭求大人筆下超生。保全犯官命罷。梅學士拔出令箭。即命巡捕官押着。摘了印信。取本地同知護印。又將侯鬯。卸了官帶。取過上方寶劍。委令旗牌官。將侯鬯押赴市曹斬首。不一時兩傍刀斧手。將侯鬯綁解。監斬官帶了上方劍。十字街頭口中。宣著旨道。由欽命天下都代巡。訪拿逆叛犯官一名侯鬯。斬首示衆。念罷炮轟一聲。只見人頭落地。監斬官回至察院。繳了令劍。梅學士隨即拜本進京。一面發牌。巡視大名府。即日起馬。那真定府合城官員。送至十里長亭。交界地方不提。再說那大名府。打點察院。待候迎接。那些官員。俱已提心吊胆。且自不言。再講那鄭公。聽得女婿做了按院。奉旨歸葬。便差人出境迎接。自己敬喜。便與二位

小姐夫人說道。老夫眼力不差。令梅生已得高中。選中又十分寵愛。欽命巡視天下。不日即到大名府。我已差人去迎接。夫人聽說。十分歡喜。便說道恭喜老爺。鄭公道。夫人彼此一般。只見那二位小姐。口中不言。心內不知是怎樣歡喜。夫人又向鄭公道。梅生真是苦盡甜來。鄭公應道正是。不多幾日。梅學士早已上了察院。發放了那些官員的案卷已畢。方才止轎。掛了代天巡狩的職司。訪拿貪官污吏的高脚牌。辦理軍民冤枉的吊筒。一對對排列兩行。左中軍排道。手中捧的是正方劍。右堂背的是正命。旗牌官那般威風凜凜。如同御駕親征。不一時已到鄭府門首下了大轎。只見那鄭公笑吟吟迎接道。賢婿一向久渴。恭喜連接。又欽奉聖命。巡視天下。老夫聞知。不勝歡喜。良玉二小姐道。岳父大人。小婿因爲功名。久違台教。本當早爲選調。因有學命在身。望大人恕之。鄭公便攜着良玉的輩。來到大廳上。備了一張椅子。請岳父大人請坐。鄭公女婿見。鄭公道。賢婿一路風霜。只行常禮罷。於是謙遜了一回。那鄭公答了兩禮。隨又到後堂。拜過了夫人。便說道。聖上有旨。欽召岳父進京。小子歸葬父柩。待巡視畢。即便

回京報旨。皇上於五鳳樓前。觀看迎娶。不知詔可會到否。鄭公道。老夫久已得知京報。不日收拾起行。便吩咐家人。排列宴席。不多一時酒宴齊備。於是入席。各飲數杯。又談了些京中之事。良王道。岳父在上小婿聖命在身。不能久待。候復命之日。再親敬二位大人。即便告辭。鄭公隨即備了祭禮。着人隨從良玉的船隻。一路奔常州而來。梅學士到一處。必親自細訪一處。判斷一方。那一日到了常州地方。遠遠見縣官員迎接。船隻已抵碼頭。將柩請回府第。隨即差人往山東接太夫人回來。治葬開吊。只見合省官員。遠處皆是委官員來。惟征處的俱親來祭奠。正是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却說梅良玉。吩咐家人。往山東去接太夫人。在路行程。身止一日。不覺迎接夫人。已到常州地方。家人通報。良玉即忙迎接。太夫人一見淚如湧泉。隨走至梅公柩前。放聲大哭。拜伏於地。不住哀聲。於是良玉攙扶起來。便說道。母親在上。孩兒久別膝下。不孝之罪大矣。夫人哭哭啼啼。指着良玉道。我兒罷了。於是母子各敘離別之情。又抱頭大哭。良王道。孩兒欽奉聖命。登葬父親靈柩。今選定日期。就要治喪開吊。况且孩

兒。聖命在身。巡視天下。不敢久違。夫人道。我兒說得有理。即遣家人預備開弔。於是良玉。即日命人役掃起棚場。又在祖塋墓建立忠烈牌坊。豎起石人石馬。忙碌碌。有一個多月光景。方才靈柩安葬。是日天色清明。百姓擁擠爭圍。府縣各官。親自在街上照應。只是梅府中排着一對對執事。乃天下都代派。翰林院學士。又是狀元及第。又是當日梅公吏部職事。還有那陳府。府邸府。三公各衙門的執事。一班班。一隊隊。隨後便是皇上的御祭禮。又是在京的侯伯駙馬。在外文武大小官員的祭禮。齊齊正正。排列了滿城。到後來才是梅公的靈柩。梅學士穿了麻衣草鞋。哭扶靈柩步行。夫人坐了一乘白緯八轎。轎上看的人人說道。當初梅老爺清廉正直。可惜被奸臣害了性命。今日也是皇天不負他父子忠良。今日回來奉旨歸靈。好不風光。真正可羨。不言衆人稱羨。再說梅公的靈柩。已到祖山。只見各官員。俱一齊來拜奠了一番。只等吉時。方可下窆。於是各官方辭回署。梅學士俱一一拜謝已畢。又在坟前。建坊立碑。上寫着奉旨欽賜忠烈牌坊。上刻着皇恩勅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光祿大夫。梅公伯高諱魁府君大人之

墓。梓邊刻着孝男良玉叩。於是在墓傍坎屋內。與夫人伴了三更。拜辭收墓方回府第。次日又謝衆官員。與合城文士親眷已畢。於是與老太太夫人商議道。母親。孩兒有聖命在身。要巡視各省。不敢久住在家。待奉慈幃。母親可先同家人進京。孩兒巡視事畢。方能進京繳旨復命。老夫人道是。爲娘的也要收拾進京。只是你今日身染位重。還有兩個恩人未報。梅學士道。孩兒因爹爹歸葬之事。未曾提起。書童替死一節。孩兒今已奏過。聖上道。忠孝節義。出我一家。賜了一道誥封。與他墓封追祭。以爲恩人之報。再者。屠申孩兒將他帶在身邊。有相當的缺。孩兒卽當報答。夫人道。我兒言之有理。便喚屠申過來。分付了。於是梅學士擇了吉日。差人備了船隻。送老夫人進京。然後住了兩日。發牌起程。先至儀徵巡視。隨身換了便服。進去私訪。只向三街六市探問。不覺想當年。書童替死之時。流下淚來。一直走進茶房酒肆之中。敘話問了事情。誰知新任的知縣官。是盧杞的門生。姓史。梅學士便回至船中。着了巡捕官。領了一枝令箭。將儀徵縣知縣劉。那知縣現不附體。跪在船頭上。只是磕頭道。卑職不知按台聖駕。實該罰死。

梅學士道。本院代天巡狩。又着軍民肅靜。今聞知你是盧杞之黨。本當拿問。姑念你無大過。令你速速前去。將印信繳回。那史知縣連轡頭道。卑職速速回衙。取了印信。送至梅按院的船上。又叩謝了。方才回去。連夜家眷着家人送歸回籍。自知却候新任官到。交代不詳。再說梅學士喚過屠申說道。恩人請上。我梅良玉受你莫大之恩。無以爲報。今將此知縣印信付你。可卽時補授。屠申道。小人乃何等之人。怎敢民社之事。梅學士道。恩人不必推辭。本院還有一事相煩。屠申道。大人有何分付。敢不效勞。梅學士道。非爲別事。乃當日書童。替了本院之死。今現葬於北門之外。你在此處爲官。可以照應。建牌坊。起坟墓。日後恩人若有次子。承繼一位與他。以接彼之香烟後嗣。於是查出天子所賜書童。勅封。並縣印。俱交屠申。屠申接過。叩謝了梅學士提拔之恩。方換了官代朝服。梅學士代寫了帖。告示。諭曉本縣書吏。擇日上任。與史知縣。交還印信。史知縣回籍去了。屠申縣衙門上衙役傳來。喚地方上的工匠。與書童收墓。收拾起涼棚。親自來吊。梅學士致哀。致哀了一番。梅學士又痛哭了一場。便分付縣知縣

道。貴縣可支動庫內銀兩。造一個大大的坟墓。此乃本院奏過聖上一事。屠知縣答廣道。卑職曉得。於是梅良玉人回至船上。取路往各處去了。屠知縣同得按台如此分付。十分用心。造了一個大大坟墓。後來屠知縣取了一位夫人。連生三子。因梅大人有言。遂將第二個兒子。過繼於書童。改名叫做黃天錫。續了他一世香烟。那屠知縣自有了兒子。八九歲上。便請西席。朝夕攻書上學。連天錫也成了功名。此後來事不提。再言梅巡按。巡察了各省各縣已畢。便將各官的優劣。編成了一冊。取路進京來復了聖命。并繳聖旨。非止一日。在路那一日。就到了長安地方。到了城內。至午門外。端候天子臨軒。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 欽賜完姻排花燭 大家封贈賜團圓

詩曰：好比淒涼夢一場 悲哀離合是堪傷 天公不

負忠良後 富貴榮華姓字香

話說梅良玉巡訪已畢。進京覆命。是日皇上臨軒。衆官朝參已畢。於是出班。將冊籍本覽呈閱。龍顏大悅

。皇上看了道。卿家如此勤勞。不負朕委托之意。雖卿爲太子少保。太和殿學士。禮所呈的冊籍。着即發往吏部閱視。按冊賢否優劣。卽行陞拔。梅良玉卽時謝恩。天子道。卿勞王事。未曾完姻。朕命欽天監。速擇了日期。與卿團圓。於是袍袖一展。羣臣各散回衙。良玉回了府第。與夫人相見。備說屠中已放了縣令。囑其照管書童坟墓。又道天子。十分的隆重。就陞了相位。夫人大喜。又將皇上命欽天監。擇吉完婚之話。說了一遍。次日早換了宰相服色。上朝謝恩。只見欽天監奏道。選擇於三月初三日。乃是黃道的吉日良辰。天恩下降之期。天子乃大悅。便向梅懋春生面諭。朕已擇了定三月初三日。乃是黃道吉日。朕親自於五鳳樓。着三卿迎娶之喜。又召了陳鳳雛三公。前來面諭。卿等兒女的大事。朕當爲舉助香奩嫁妝。以爲耀目之壯觀。於是衆官。各各謝了隆恩而散。良玉欲拜謁回僚。今日正當閑暇。打道到各處去拜望。鄉陳二府。因吉期已到了。便不好入後堂相見。只在前廳一茶而別。回到馮公等與母舅處。到十分的暢敘了一番。陳春生以在京爲官。俱要一一相見了。不必細說。光陰易過。早已到了是三月初三日

天子命了司禮。并趙公公押送了兩份的賜賞。梅相府中堂是。蟒袍一襲。玉帶一圍。明珠十粒。彩緞二十疋。如意一握。溪硯十方。湖縵千條。黃金五百兩。陳杏元小姐是。鳳冠一頂。蟒衣一襲。宮劍一副。洋劍四聯。鄒云仙小姐是。鳳冠一頂。宮錦一襲。玉玩四方。宮香百匣。陳都院府中是。大紅朝蟒一領。金鑲玉帶一束。黃金彩銀十盤。邱云仙小姐是。鳳冠一頂。宮蟒一襲。明珠數粒。瑪瑙一方。周玉姐小姐是。鳳冠一頂。宮錦一襲。霞帔一領。宮香百匣。趙公公領了御旨。送至各府。少不得齊至了午門謝恩。次日又是吉日。天子率領衆百官。齊齊正正。登在樓上觀看。梅陳二家迎娶。不一時梅慶春生。都穿了聖上所賜的朝服。執笏齊至樓前。山呼萬歲。天子面諭道。二卿吉期良辰。可赴迎娶親。朕當賜喜宴。隨命近臣。賜御酒三杯。兩朵金花。一疋紅錦。又着二班鼓樂。送二人跨馬迎親。二人謝恩出朝。齊樂人。梅騎只邊。打着宰相的職事燈球火把。押着二乘彩轎。一路吹吹打打。炮響連天。俱着鄒府而來。春生那邊。打的是中堂職事。又是自己都察院的執事。一路威威武武。燈籠火把。敲鑼齊鳴。

都至邱府而來。原來邱公。一到了京城。就將杏元小姐送還了陳府。陳公夫妻同來。是日春生又要娶親。又恐良玉兩處奔忙。况小姐已拜在府名下。遂將小姐送到鄒府。故此良玉同日娶親。竟奔鄒府而來了。新人雙雙。迎入了彩轎。此刻鄒公。已將陳公夫婦請來。良玉先將陳公夫婦。四跪八拜。又拜鄒公夫婦。全體拜畢。陳公辭回。款待良玉。前廳飲酒。鄒公回後。打扮二位小姐不提。再說春生。押着花轎。來到邱府。請出邱公夫婦。也是四跪八拜。又拜周奶奶。妝扮二位小姐。不一時已吹打打的。以及跑轎喧天。春生白馬紅纓在前面。隨後兩乘的花轎。迎到了五鳳樓前。天子一看。龍顏大悅。不一時周府雲英小姐。拜辭了父母。良玉亦拜辭了鄒公夫婦。二位新人。就上了彩轎。一路的而來。好不熱鬧非常。金鼓齊聲奏起。執事一對一對排列。御樂引路。也直奔五鳳樓前而來。天子一見。一對新人。青年及第。跨馬迎娶。十分可愛可敬。又賜了奇巧的燈球火把。兩處的新人。回了府第。果真是宰相都院娶親。中堂尚書嫁女。驚動了合城的衆百姓爭看。人人稱羨。個個

讚美。梅夫人早已備下了兩處。新人回府。即歸兩處洞房。新人一齊進了府第。賓相讀禮。請出二位夫人。雙居中。先拜了天地。後再來拜祖。先又拜了梅夫人。俱是四跪八拜。方才送入洞房。杏元小姐居長。云英小姐居次。分爲左右兩傍。梅雙俱在兩處。合香已畢。忙出廳前陪客。陳府中。也是備下了兩處的洞房。周玉姐雖然是貧民之家。在患難中定的。却又比邱小姐長大一歲。故此就做了原配。居在東邊房內。邱小姐年小一歲。居在西首房內。進的府門。同拜了天地祖宗父母。然後入了房門合香。那廳前自有陳公陪客伴賓。於是就約了良玉。換了朝服。入了朝房。去謝恩。天子正在五鳳樓前飲宴。二人到了午門。那黃門官啓奏天子。天子大悅。召二人上樓。謝恩已畢。隨命賜下兩個綉墩。傍坐陪宴。二臣謝了聖恩。方才坐下。天子便道。二卿三朝之後。可以率領新人。入宮面見皇太后。朕當自有重賞。二卿便領了聖命。天子又飲了幾杯。便着了內使。捧尊煇金蓮。送了二卿。歸了府第。二臣又謝過了聖恩。天子急刻起駕回宮。二人回轉府第。又留下近侍在家庭筵宴。朝臣飲至初更時分。衆官方才散去。近侍回

署。梅宰相入中堂。將到洞房。少不得以前一日。與陳杏元小姐成親。次日方與云英小姐完姻。陳府中春生亦是如此的。先一日與周玉姐成親。次日就與邱小姐完姻。全其夫妻之情。一宿無話。休提。次日良玉。先至陳府謝恩。然後又到鄒府去謝親。春生也到邱府去謝親已畢。不覺已有三朝之日。兩家俱拜過了天地。然後良玉帶了陳杏元小姐鄒云英小姐。春生帶了周玉姐。邱云仙小姐。一同的入朝謝恩。各依了品級。拜謝聖恩。天子龍恩。天子俱命平身。命內使老公公率領了兩位小姐。入宮朝見皇太后娘娘。俱各留宴。宴罷辭出。又賞賜了許多奇珍異寶。古玩珍珠。着了內監送出了宮門。各各歸了府第。次日梅府中。便請了各位夫人。又請了陳夫人。二位小姐。陪伴二位小姐。鄒奶奶內堂會親筵席。却說梅夫人二位小姐陪伴。外面是陳公鄒公邱公馮公孫公。春生等。俱是良玉陪伴。內外兩處。開場演戲。鼓樂齊鳴。大家盡飲了一場。方才而散。次日陳東初府中。也是請各位夫人小姐。並各位老爺。兩處亦是開場演戲飲宴。然後鄒府邱府次第而請。朝歡暮樂。天下太平。天子每每追悔。前用盧杞。屈害了不知多少忠良。今日馮公

陳公梅公三人。並且秉性忠直。為國輔。皇上。朝野肅靜。人民安樂。國泰年豐。那一班忠良後裔。更加十分忠正廉明。就連往日盧杞官員。也化奸為良也。只是

君正臣賢。萬民樂業保安康。

後來梅驥。夫妻二人。壽至古稀。陳春元連生了三子。鄒云英也生了三子。陳春生與二個夫人。俱是壽過八旬。周玉姐也連生了三子。又生了一女。邱云似也生了二子。兩家俱世代連姻。至今後代聯芳。良玉見鄒公

無後。將小姐所生承桃。鄒公已接續香烟。邱公與周奶奶。也皆無後。陳春生也將二位夫人所生之次子。承桃兩家的。後來俱登了科甲。發出仕皇家。天子見陳公年老。將春生襲了父職。內閣辦事。隨使東宮太子。以師禮待之。梅陳二公。也是忠良。隨閣。方有榮華。看到此處。大家不免的吁嗟嘆幾聲。可。有四句詩詞。讚兩家。有緣相遇。夫妻團圓。詩曰：宿世緣姻豈偶然。百年情誼兩牽連。夫榮妻貴同偕老。留與人間作話傳。

續團圓義小說二度梅全傳卷之四終



# 梅 度 二

並無版權・翻印必究

全一冊實價五十元（外埠酌加郵匯費）

校閱者 上海書店

發行人 祝 左 純

發行所 重慶上海書店

保安路二一九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956B

16

00 1/2

0.20